

忠義水滸人王書

康德十年二月五日印刷  
康德十年二月十日發行

忠義水滸全書 (7)

① 定價 一圓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編輯人 趙 振 興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發行人 張 松 亭
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四

印刷人 駒 越 五 貞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發行所 藝 文 書 房

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 
電話(二)一三三九二

總配  
給元  
滿洲圖書配給株式會社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

## 第七十四回

燕青智撲『擎天柱』

李逵壽張喬坐衙

話說這燕青，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，卻機巧心靈，多見廣識，了身達命，都強似那三十五個。當日燕青稟宋江道：『小乙自幼跟着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，江湖上不會逢着對手，今日幸遇此機會，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，小乙並不要帶一人，自去獻臺上，好歹攀他擲一交。若是輸了擲死，永無怨心；倘或贏時，也與哥哥增些光彩。這日必然有一場好鬧，哥哥却使人救應。』宋江說道：『賢弟，聞知那人身長一丈，貌若金剛，約有千百斤氣力，你這般瘦小身材，縱有本事，怎地近傍得他？』燕青道：『不怕他長大身材，只恐他不着圈套。常言道：「相撲的有力使力，無力鬪智。」非是燕青敢說口，臨機應變，看景生情，不倒的輸與他那呆漢。』盧俊義便道：『我這小乙，端的自小學成好一身相撲，隨他心意，叫他去。至期，盧某自去接迎他回來。』宋江問道：『幾時可行？』燕青答道：『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，來日拜辭哥哥下山，路上略宿一宵，二十六日趕到廟上，二十七日在那裏打探一日，二十八日卻好和那廝放對。』當日無事，次日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。衆人看燕青時，打扮得村村朴朴，將一身花繡把衲襖包得不見，扮做山東貨郎，腰裏插着一把串鼓兒，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，諸人看了都笑。宋江道：『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，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詞與我衆人聽。』燕青一手撚串鼓，一手打板，唱出貨郎太平歌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，衆人又笑。酒至半酣，燕青辭了衆頭領下山，過了金沙灘，取路往泰安州來。

當日天晚，正待要尋店安歇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燕小乙哥，等我一等。』燕青歛下擔子看時，卻是『黑旋風』李逵。燕青道：『你趕來怎地？』李逵道：『你相伴我去荆門鎮走了兩遭，我見你獨自個來放心不下，不會對哥哥說知，偷走下山，特來幫你。』燕青道：『我這裏用你不着，你快早早回去。』李

遠焦躁起來，說道：『你便是真個了得的好漢！我好意來幫你，你倒翻成惡意！我却偏要去！』燕青尋思卻怕壞了義氣，便對李遠說道：『和你去不爭。那裏聖帝生日，都是四山五嶽的人聚會，認得你的頗多，你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和你同去。』李遠道：『依得。』燕青道：『從今路上和你前後各自走，一脚到客店裏入得店門，你便自不要出來，這是第一件了。第二件，到得廟上客店裏，你只推病，把被包了頭臉，假做打鼾睡，更不要做聲。第三件，當日廟上，你挨在稠人中看爭交時，不要大驚小怪。大哥，依得麼？』李遠道：『有甚難處！都依你便了。』當晚兩個投客店安歇。次日五更起來，還了房錢同行，到前面打火喫了飯，燕青道：『李大哥，你先走半里，我隨後來也。』那條路上，只見燒香的人來往不絕，多有講說任原的本事，兩年在泰嶽無對，今年又經三年了。燕青聽得，有在心裏。申牌時候將近，廟上傍邊衆人都立定脚，仰面在那裏看。燕青放下擔兒，分開人叢，也挨向前看時，只見兩條紅標柱，恰與坊巷牌額一般相似，上立一面粉牌，寫道：『太原相撲「擎天柱」』任原。傍邊兩行小字道：『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蒼龍。』燕青看了，便扯匾擔，將牌打得粉碎，也不說什麼，再挑了擔兒，往廟上去了。看的衆人，多有好事的，飛報任原說：今年有劈牌放對的。

且說燕青前面迎着李遠，便來尋客店安歇。原來廟上好生熱鬧，不算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，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延接天下香官。到菩薩聖節之時，也沒安着人處，許多客店，都做滿了。燕青，李遠只得就市梢頭賃一所客店安下，把擔子歇了，取一牀夾被，教李遠睡着。店小二來問道：『大哥是山東貨郎，來廟上趕趁，怕敢出房錢不起？』燕青打着鄉談說道：『你好小覷人！一間小房，值得多少，便比一間大房錢，沒處去了，別人出多少房錢，我也出多少還你。』店小二道：『大哥休怪，正是要緊的日子，先說得明白最好。』燕青道：『我自來做買賣，倒不打緊，那裏不去歇了，不想路上撞見了這個鄉中親戚，現患氣病，因此只得要討你店中歇。我先與你五貫銅錢，央及你就鍋中替我安排些茶飯，臨起身一發酬謝你。』

小二哥接了銅錢，自去門前安排茶飯，不在話下。

沒多時候，只聽得店門外熱鬧，二三十條大漢走入店裏來，問小二哥道：『劈牌定對的好漢，在那房裏安歇？』店小二道：『我這裏沒有。』那夥人道：『都說在你店中。』小二哥道：『只有兩眼房，空着一眼，一眼是個山東貨郎，扶着一個病漢賃了。』那一夥人道：『正是那個貨郎兒劈牌定對。』店小二道：『休道別人取笑！那貨郎兒是一個小小後生，做得甚用！』那夥人齊道：『你只引我們去張一張。』店小二道：『那角落頭房裏便是。』衆人來看時，見緊閉着房門，都去牕子眼裏張時，見裏面牀上兩個人脚廝抵睡着。衆人尋思不下，數內有一個道：『既是敢來劈牌，要做天下對手，不是小可的人，怕人算他，以定是假裝害病的。』衆人道：『正是了，都不要猜，臨期便見。』不到黃昏前後，店裏何止三二十夥人來打聽，分說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。當晚搬飯與二人喫，只見李逵從被窩裏鑽出頭來，小二哥見了，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『阿呀！這個是爭交的爺爺了！』燕青道：『爭交的不是他，他自病患在身，我便是逕來爭交的。』小二哥道：『你休要瞞我，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裏。』燕青道：『你休笑我，我自自妙法，教你們大笑一場，回來多把利物賞你。』小二哥看着他們喫了晚飯，收了碗碟，自去廚頭洗刮，心中只是不信。

次日，燕青和李逵喫了些早飯，分付道：『哥哥，你自拴了房門高睡。』燕青却隨了衆人，來到岱嶽廟裏看時，果然是天下第一，但見：

廟居泰岱，山鎮乾坤。爲山嶽之至尊，乃萬神之領袖。山頭伏檻，直望見弱水蓬萊；絕頂攀松，盡都是密雲薄霧。樓臺森聳，疑是金鳥展翅飛來；殿閣稜層，恍覺玉兔騰身走到。雕梁畫棟，碧瓦朱簷，鳳屏亮榻映黃紗，龜背繡簾垂錦帶。遙觀聖像，九旒冕舜目堯眉；近覩神顏，袞袍袍湯肩禹背。九天司命，芙蓉冠掩映絳紗衣；炳靈聖公，赭黃袍偏稱藍田帶。左侍下玉簪珠履，右侍下紫綬金章。闔殿威嚴，護駕三千金甲將；兩廊勇猛，勤王十萬鐵衣兵。五嶽樓相接東宮，仁安殿緊連北闕。萬里山下

判官分七十二司；白驃廟中，土神按二十四氣。管火池錢面太尉，月月通靈；掌生死五道將軍，年年顯聖。御香不斷，天神飛馬報丹書；祭祀依時，老幼望風皆獲福。嘉寧殿祥雲杳靄，正陽門瑞氣盤旋。萬民朝拜碧霞君，四遠歸依仁聖帝。

當時燕青遊覽了一遭，却出草參亭參拜了四拜，問燒香的道：『這相撲任教師在那裏歇？』便有好事人說：『在迎恩橋下那個大客店裏便是，他教着二三百個上足徒弟。』燕青聽了，逕來迎恩橋下看時，見橋邊欄杆子上坐着二三十個相撲子弟，而前遍插鋪金旗牌，錦繡帳額，等身靠背。燕青閃入客店裏去，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，真乃有揚諦儀容，金剛貌相。坦開胸脯，顯存孝打虎之威；側坐胡牀，有霸王拔山之勢。

在那裏看徒弟相撲。數內有人認得燕青，劈牌來，暗暗報與任原。只見任原跳將起來，擲着膀子，口裏說道：『今年那個合死的，來我手裏納命。』燕青低了頭，急出店門，聽得裏面都笑。急回到自己下處，安排些酒食，與李逵同喫了一回。李逵道：『這們睡，悶死我也！』燕青道：『只有今日一晚，明日便見雌雄。』當時閒話，都不必說。三更前後，聽得一派鼓樂響，乃是廟上衆香官與聖帝上壽。四更前後，燕青李逵起來，問店小二先討湯洗了面，梳光了頭，脫去了裏面衲襖，下面牢拴了腿纏護膝，匾扎起了熟絹水褲，穿的多耳麻鞋，上穿汗衫搭膊，繫了腰。兩個喫了早飯，叫小二分付道：『房中的行李，你與我照管。』店小二應道：『并無失脫，早早得勝回來。』只這小客店裏，也有三二十個燒香的，都對燕青道：『後生，你自斟酌，不要枉送了性命。』燕青道：『當下小人喝采之時，衆人可與小人奪些利物。』衆人都有先去了的。李逵道：『我帶了這兩把板斧去也好。』燕青道：『這個却使不得，被人看破，誤了大事。』當時兩個雜在人隊裏，先去廊下，做一塊兒伏了。那日燒香的人，真乃壓肩疊背，偌大一個東嶽廟一湧便滿了，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。朝着嘉寧殿，扎縛起山棚，棚上都是金銀器皿，錦繡段疋，門外拴着五頭駿馬，全付鞍轡。知州禁住燒香的人，看這當年相撲獻聖一個年老的部署，拿着竹批，上得獻臺，參

神已罷，便請今年相撲的對手，出馬爭交。說言未了，只見人如潮湧，却早十數對哨棒過來，前面列着四把繡旗。那任原坐在轎上，這轎前轎後三二十對花彪膊的好漢，前遮後擁，來到獻臺上。部署請下轎來，開了幾句溫煖的呵會。任原道：『我兩年到岱嶽，奪了頭籌，白白拿了若干利物，今年必用脫膊。』說罷，見一個拿水桶的上來。任原的徒弟，都在獻臺邊，一週遭都密密地立着。且說任原先解了膠膊，除了巾幘，虛籠着蜀錦襖子，喝了一聲參神師，受了兩口神水，脫下錦襖，百十萬人齊喝一聲采。看那任原時，怎生打扮：

頭縮一窩穿心紅角子，腰繫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，於十二個玉蝴蝶牙子扣兒。主腰上排數對金鴛鴦寬褶襯衣，護膝中有銅襠銅袴，繳腋內有鐵片鐵環。扎腕牢拴，踢鞋緊繫。世間駕海擎天柱，嶽下降魔斬將人。

那部署道：『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會有對手，今年是第三番了，教師有甚言語，安覆天下衆香官？』任原道：『四百座軍州，七千餘縣治，好事香官，恭敬聖帝，都助將利物來，任原兩年白受了，今年辭了聖帝還鄉，再也不上山來了。東至日出，西至月沒，兩輪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南及南蠻，北及幽燕，敢有出來和我爭利物的麼？』說猶未了，燕青捺着兩邊人的肩膀，口中叫道：『有有！』從人背上直飛搶到獻臺上來，衆人齊發聲喊。那部署接着問道：『漢子，你姓甚名誰？那裏人氏？你從何處來？』燕青道：『我是山東張貨郎，特地來和他爭利物。』那部署道：『漢子，性命只在眼前，你省得麼？有保人也無？』燕青道：『我就是保人，死了要誰償命？』部署道：『你且脫膊下來看。』燕青除了頭巾，光光的梳着兩個角兒，脫下草鞋，赤了雙脚，蹲在獻臺一邊，解了腿綳護膝，跳將起來，把布衫脫將下來，吐個架子，則見廟裏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，迭頭價喝采，衆人都呆了。任原看了他這花繡，急健身材，心裏倒有五分怯他。殿門外月臺上本州太守坐在那裏彈壓，前後早衣公吏環立七八十對，隨即使人來叫燕青下獻臺，來到面

前。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繡，一似玉亭柱上鋪着軟鞵，心中大喜，問道：『漢子，你是那裏人氏？因何到此？』燕青道：『小人姓張，排行第一，山東萊州人氏，聽得任原招天下人相撲，特來和他爭交。』知州道：『前面那匹全副鞍馬，是我出的利物，把與任原，山棚上應有物件，我主張分一半與你，你兩個分了罷，我自擽舉你在我身邊。』燕青道：『相公，這利物到不打緊，只要擽翻他，教衆人取笑，圖一聲喝采。』知州道：『他是一個金剛般一條大漢，你敢近他不得！』燕青道：『死而無怨。』再上獻臺來，要與任原定對。部署問他先要了文書，懷中取出相撲社條，讀了一遍，對燕青道：『你省得麼？不許暗算。』燕青冷笑道：『他身上都有准備，我單單只這個水棍兒，暗算他甚麼？』知州又叫部署來分付道：『這般一個漢子，俊俏後生，可惜了！你去與他分了這撲。』部署隨即上獻臺，又對燕青道：『漢子，你留了性命還鄉去罷！我與你分了這撲。』燕青道：『你好不曉事，知是我贏我輸！』衆人都和起來，只見分開了數萬香官，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，廊廡屋脊上也都坐滿，只怕遮着了這對相撲。任原此時有心，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，跌死了他。部署道：『既然你兩個要相撲，今年且賽這對戲臺，都要小心着，各各在意。』淨淨地獻臺上只三個人。此時宿霧盡收，旭日初起，部署拿着竹批，兩邊分付已了，叫聲『看撲』。這個相撲，一來一往，最要說得分明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，些兒遲慢不得。當時燕青做一塊兒蹲在右邊，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，燕青只不動彈。初時獻臺上各占一半，中間心裏合交。任原見燕青不動彈，看看逼過右邊來，燕青只瞰他下三面。任原暗忖道：『這人必來弄我下三面。你看我不消動手，只一脚踢這廝下獻臺去。』任原看看逼將入來，虛將左脚賣個破綻，燕青叫一聲『不要來』。任原卻待奔他，被燕青去任原左脅下穿將過去。任原性起，急轉身又來拿燕青，被燕青虛躍一躍，又在右脅下鑽過去。大漢轉身終是不便，三換換得脚步亂了。燕青却搶將入去，用右手扭住任原，探左手插入任原交檔，用肩胛頂住他胸脯，把任原直托將起來，頭重腳輕，借力便旋四五旋，旋到獻臺邊，叫一聲『下



去！』把任原頭在下，腳在上，直擡下獻臺來。這一撲，名喚做『鴛鴦旋』，數萬的香官看了，齊聲喝采。那任原的徒弟們見攔翻了他們師父，先把山棚拽倒，亂搶了利物。衆人亂喝打時，那二三十徒弟搶入獻臺來。知州那裏治押得住，不想傍邊惱犯了這個太歲，却是『黑旋風』。李逵看見了，睜圓怪眼，倒豎虎鬚，面前別無器械，便把杉刺子擦葱般拔斷，拿兩條杉木在手，直打將來。

香官數內有人認得李逵的，說將出名姓來，外面做公人的齊入廟裏大叫道：『休教走了梁山泊『黑旋風』。』那知府聽得這話，從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底下疎失了七魄，便望後殿走了。四下裏的人湧併圍將來，廟裏香官，各自奔走。李逵看任原時，跌得昏暈，倒在獻臺邊，口內只有些游氣。李逵揭塊石板，把任原頭打得粉碎。兩個從廟裏打將出來，門外弓箭亂射入來，燕青，李逵只得爬上屋去，揭瓦亂打。不多時，只聽得廟門前喊聲大舉，有人殺將入來。當頭一個，戴白范陽氈笠兒，身穿白段子襖，跨口腰刀，挺條朴刀，那漢是北京『玉麒麟』盧俊義。後面帶着史進，穆弘，魯智深，武松，解珍，解寶七籌好漢，引一千餘人，殺開廟門，入來策應。燕青，李逵見了，便從屋上跳將下來，跟着大隊便走。李逵去客店裏拿了雙斧，趕來廝殺。這府裏整點得官軍來時，那夥好漢，已自去得遠了。官兵已知梁山泊人衆難敵，不敢來追趕。却說盧俊義便叫收拾李逵回去，行了半日，路上又不見了李逵。盧俊義又笑道：『正是招災惹禍，必須使人尋他上山。』穆弘道：『我去尋他回寨。』盧俊義道：『最好。』

且不說盧俊義引衆還山，却說李逵手持雙斧，直到壽張縣。當日午衙方散，李逵來到縣衙門口，大叫入來：『梁山泊『黑旋風』爹爹在此！』嚇得縣中人手足都麻木了，動彈不得。原來這壽張縣貼着梁山泊最近，若聽得『黑旋風』李逵五個字，端的醫得小兒夜啼驚哭，今日親身到來，如何不怕！當時李逵逕去知縣椅子上坐了，口中叫道：『着兩個出來說話，不來時，便放火。』廊下房內衆人商量：『只得着幾個出去答應；不然，怎地得他去？』數內兩個吏員出來廳上拜了四拜，跪着道：『頭領到此，必有指使。』李逵

道：『我不來打攪你縣裏人，因往這裏經過，閒要一遭，請出你知縣來，我和他廝見。』兩個去了，出來回話道：『知縣相公却纔見頭領來，開了後門，不知走往那裏去了。』李逵不信，自轉入後堂房裏來尋。『頭領看，那幪頭衣衫匣子在那裏放着。』李逵扭開鎖，取出幪頭，領上展角，將來戴了，把綠袍公服穿上，把角帶繫了，再尋皂靴，換了麻鞋，拿着槐簡，走出廳前，大叫道：『吏典人等都來參見。』衆人沒奈何只得上去答應。李逵道：『我這般打扮也好麼？』衆人道：『十分相稱。』李逵道：『你們令史祇候都與我到衙了，便去；若不依我，這縣都翻做白地。』衆人怕他，只得聚集些吏人來，擎着牙杖骨朵，打了三通擂鼓，向前聲喏。李逵呵呵大笑，又道：『你衆人內也着兩個來告狀。』吏人道：『頭領坐在此地，誰敢來告狀？』李逵道：『可知人不來告狀，你這裏自着兩個裝做告狀的來告。』我又不傷他，只是取一回笑要。』公吏人等商量了一會，只得着兩個牢子裝做廝打的來告狀，縣門外百姓都放來看。兩個跪在廳前這個告道：『相公可憐見，他打了小人。』那個告：『他罵了小人，我纔打他。』李逵道：『那個是喫打的。』原告道：『小人是喫打的。』又問道：『那個是打了他的？』被告道：『他先罵了，小人是打他來。』李逵道：『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，先放了他去。這個不長進的，怎地吃人打了，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衆。』李逵起身，把綠袍抓扎起，槐簡揣在腰裏，掣出大斧，直看着枷了那個原告人，號令在縣門前方纔大踏步去了，也不脫那衣靴。縣門前看的百姓，那裏忍得住笑。正在壽張縣前走過東，走過西，忽聽得一處學堂讀書之聲，李逵揭起簾子，走將入去，嚇得那先生跳窗走了。衆學生們哭的哭，叫的叫，跑的跑，躲的躲，李逵大笑。出門來，正撞着穆弘。穆弘叫道：『衆人憂得你苦，你卻在這裏風！快上山去！』那裏由他，拖着便走，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，逕奔梁山泊來，有詩爲證：

牧民縣令每猖狂，

自幼先生教不良。

應遣鐵牛巡歷到，

琴堂鬧了鬧書堂。

二人渡過金沙灘，來到寨裏，衆人見了李逵這般打扮都笑。到得忠義堂上，宋江正與燕青慶喜，只見李逵放下綠欄袍，去了雙斧，搖搖擺擺，直至堂前，執着槐簡，來拜宋江。拜不得兩拜，把這綠欄袍踏裂，絆倒在地，衆人都笑。宋江罵道：『你這廝恁大膽！不會着我知道，私走下山，這是該死的罪過！但到處便惹起事端，今日對衆弟兄說過，再不饒你！』李逵啼啼連聲而退。梁山泊自此人馬平安，都無甚事，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藝，操練人馬，令會水者上船習學。各寨中添造軍器，衣袍，鎧甲，鎗刀，弓箭，牌弩旗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泰安州備將前事申奏東京，進奏院中，又有收得各處州縣申奏表文，皆爲宋江等反亂，騷擾地方。此時道君天子有一個月不會臨朝視事，當日早朝，正是三下靜鞭鳴御闕，兩班文武列金階，殿頭官喝道：『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』進奏院卿出班奏曰：『臣院中收得各處州縣累次表文，皆爲宋江等部領賊寇，公然直進府州，劫掠庫藏，搶擄倉廩，殺害軍民，貪厭無足，所到之處，無人可敵。若不早爲勦捕，日後必成大患。』天子乃云：『上元夜此寇鬧了京國，今又往各處騷擾，何況那裏附近州郡？朕已累次差遣樞密院進兵，至今不見回奏。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：『臣聞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，上書「替天行道」四字，此是矧民之術。民心旣服，不可加兵。卽目遼兵犯境，各處軍馬遮掩不及，若要起兵征伐，深爲不便。以臣愚意，此等山間亡命之徒，皆犯官刑，無路可避，遂乃嘯聚山林，恣爲不道。若降一封丹詔，光祿寺頒給御酒珍羞，差一員大臣，直到梁山泊，好言撫諭，招安來降，假此以敵遼兵，公私兩便。伏乞陛下聖鑒。』天子云：『卿言甚當，正合朕意。』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爲使，齎擎丹詔御酒，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數，是日朝中陳太尉領了詔勅，回家收拾。不爭陳太尉奉詔招安，有分教，香醪翻做燒身藥，丹詔應爲引戰書。畢竟陳太尉怎地來招安宋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五回

『活閻羅』倒船偷御酒

『黑旋風』扯詔罵欽差

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來作賀：『太尉此行，一爲國家幹事，二爲百姓分憂，軍民除患。梁山泊以忠義爲主，只待朝廷招安，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語，加意撫恤。』正話間，只見太師府幹人來請說道：『太師相約太尉說話。』陳宗善上轎，直到新宋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，幹人直引進節堂內書院中，見了太師，側邊坐下。茶湯已罷，蔡太師問道：『聽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請你來說知：到那裏不要失了朝廷綱紀，亂了國家法度。你會聞論語有云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使矣。」』陳太尉道：『宗善盡知，承太師指教。』蔡京又道：『我叫這個幹人跟隨你去。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見不到處，就與你提撥。』陳太尉道：『深謝恩相厚意。』辭了太師，引着幹人，離了相府，上轎回家。方纔歇定，門吏來報：高殿帥下馬。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，請到廳上坐定，敘問寒溫已畢，高太尉道：『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內，必然阻住。此賊累辱朝廷，罪惡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後患，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還此賊仍味良心，怠慢聖旨，太尉早回京，不才奏過天子，整點大軍，親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吾之願。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個虞候，能言快語，問一答十，好與太尉提撥事情。』陳太尉謝道：『感蒙殿帥憂心。』高俅起身，陳太尉送至府前上馬去了。次日蔡太師府張幹辦，高殿帥府李虞候，二人都到了。陳太尉拴束馬匹，整點人數，將十瓶御酒裝在龍鳳擔內挑了，前插黃旗。陳太尉上馬，親隨五六人，張幹辦，李虞候都乘馬匹，丹詔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門。——以下官員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——迤邐來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接着，請到府中設筵相待，勸問招安一節，陳太尉都說了備細。張叔夜道：『論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；只是一件，

太尉到那裏，須是陪些和氣、用甜言美語，撫恤他衆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，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，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他，便壞了大事。」張幹辦、李虞候道：「放着我兩個跟着太尉，定不致差遲。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氣，須壞了朝廷綱紀，小輩人常壓着，不得一半，若放他頭起便做模樣。」張叔夜道：「這兩個是甚麼人？」陳太尉道：「這一個人是蔡太師府內幹辦，這一個是高太尉府裏虞候。」張叔夜道：「只好教這兩位幹辦不去罷！」陳太尉道：「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，不帶他去，必然疑心。」張叔夜道：「下官這話，只是要好，恐怕勞而無功。」張幹辦道：「放着我兩個，萬丈水無涓滴漏。」張叔夜再不敢言語。一面安排筵宴管待，送至館驛內安歇。次日，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。

卻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衆相會，商議軍情，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，未見真實，心中甚喜。當日小喽囉領着濟州報信的直到忠義堂上，說道：「朝廷今差一個太尉陳宗善，齎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詔一道已到濟州城內，這裏整備迎接。」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并綵緞二疋，花銀十兩，打發報信人先回。宋江與衆人道：「我們受了招安，得爲國家臣子，不枉喫了許多時磨難，今日方成正果！」吳用笑道：「論吳某的意，這番必然招安不成，縱使招安，也看得俺們如草芥。等這廝引將大軍來到，教他着些毒手，殺得人亡馬倒，夢裏也怕，那時方受招安，纔有些氣度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若如此說時，須壞了忠義」二字。林沖道：「朝廷中貴官來時，有多少裝么，中間未必是好事。」關勝便道：「詔書上必然寫着些諛嚇的言語，來驚我們。」徐寧又道：「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顧安排接詔。」先令宋清，曹正準備筵席，委柴進都管提調，務要十分齊整，鋪設下太尉幙次，列五色綉緞，堂上堂下，搭綵懸燈。先使裴宣。蕭讓，呂方，郭盛預前下山，離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軍頭領準備大船傍岸。吳用傳令：「你們盡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」

且說蕭讓引着三個隨行，帶引五六人，並無寸錢，將着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陳太尉當日在途中，張

幹辦，李處候不乘馬匹，在馬前步行，背後從人，何止二三百，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，前面擺列導引人馬，龍鳳擔內挑着御酒，騎馬的背着詔匣。濟州牢子，前後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內，指望覓個小富貴。蕭讓，裴宣，呂方，郭盛在半路上接着，都俯伏道傍迎接。那張幹辦便問道：『你那宋江大似誰？天子詔勅到來，如何不親自來接？甚是欺君！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？請太尉回去。』蕭讓，裴宣，呂方，郭盛俯伏在地，請罪道：『自來朝廷不會有詔到寨，未見真實。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，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，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則個。』李處候便道：『不！全好事，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。』有詩爲證：

貝錦生讒自古然，

小人凡事不宜先。

九天恩雨今宣布，

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當時呂方，郭盛道：『是何言語！只如此輕看人！』蕭讓，裴宣只得懇請他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喫。衆人和隨來到水邊，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，一隻裝載馬匹，一隻裝裴宣等一千人；一隻請太尉下船，并隨從一應人等，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。那隻船正是『活閻羅』阮小七監督。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，一家帶一口腰刀。陳太尉初下船時，昂昂然，傍若無人，坐在中間。阮小七招呼衆人，把船棹勸，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。李處候便罵道：『村驢，貴人在此，全無忌憚！』那水手那裏睬他，只顧唱歌。李處候拿起籐條，來打兩邊水手，衆人並無懼色。有幾個爲頭的回話道：『我們自唱歌，于你甚事。』李處候道：『殺不盡的反賊，怎敢回我話？』便把籐條去打，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。阮小七在船上說道：『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，這船如何得去？』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。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，見後頭來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橈子，叫一聲『船漏了！』水早滾上艙裏來，急叫救時，船裏有一尺多水。那兩隻船將攏來，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。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，那裏來顧御

酒詔書。兩隻快船先行去了。阮小七叫上水手來，舀了艙裏水，把展布都拭抹了，卻叫水手道：『你且撥一瓶御酒過來，我先嘗一嘗滋味。』一個水手便去擔中取一瓶酒出來，解了封頭，遞與阮小七。阮小七接過來，聞得噴鼻馨香，阮小七道：『只怕有毒，我且做個不着，先嘗些個。』也無碗瓢，和瓶便呷，一飲而盡。阮小七喫了一瓶道：『有些滋味。』一瓶那裏濟事，再取一瓶來，又一飲而盡。喫得口滑，一連喫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『怎地好？』水手道：『船梢頭有一桶白酒在那裏。』阮小七道：『與我取盪水的瓢來，我都教你們到口。』將那六瓶御酒，都分與水手衆人吃了，卻裝上十瓶村釀水白酒，還把原封頭縛了，再放在龍鳳擔內，飛也似搖着船來，趕到金沙灘，卻好上岸。宋江等都在那裏迎接，香花燈燭，鳴金擂鼓，并山寨裏鼓樂，一齊都響。將御酒擺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個人擡；詔書也在一個桌子上擡着。陳太尉上岸，宋江等着，納頭便拜。宋江道：『文面小吏，罪惡迷天，曲辱貴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』李虞候道：『太尉是朝廷大貴人大臣，來招安你們，非同小可！如何把這等漏船，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，險些兒誤了大貴人性命！』宋江道：『我這裏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！』張幹辦道：『太尉衣襟上兀自溼了，你如何要賴！』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，不離左右，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，見這李虞候，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腳，你來我去，都有心要殺這厮，只是礙着宋江一個，不敢下手。

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，開讀詔書，四五次纔請得上轎。牽過兩匹馬來，與張幹辦，李虞候騎。這兩個男女，不知身已多大，裝煞臭么，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，令衆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關來。宋江等一百餘個頭領，都跟在後面，直迎至忠義堂前，一齊下馬，請太尉上堂。正面放着御酒詔匣，陳太尉，張幹辦，李虞候立在左邊；蕭讓，裴宣立在右邊。宋江叫點衆頭領時，一百七人於內，單只不見了李遠。此時是四月間天氣，都穿夾羅戰襖，跪在堂上，拱聽開讀。陳太尉詔書匣內取出詔書，度與蕭讓。裴宣讀禮。衆將拜罷，蕭讓展開詔書，高聲讀道：

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。五帝憑禮樂而有疆封，三皇用殺伐而定天下。事從順逆，人有賢愚，朕承祖宗之大業，開日月之光輝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爲爾宋江等嘯聚山林，劫擄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討，誠恐勞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，詔書到日，即將應有錢糧，軍器，馬匹，船隻，目下納官，拆毀巢穴，率領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違戾詔制，天兵一至，齟齬不留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三年孟夏四月

日詔示

蕭讓卻纔讀罷，宋江已下皆有怒色；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，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，扯的粉碎，便來揪住陳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時宋江，盧俊義大橫身抱住，那裏肯放他下手。恰纔解拆得開，李虞候喝道：『這厮是甚麼人，敢如此大膽！』李逵正在尋人打處，劈頭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『寫來的詔書，是誰說的話？』張幹辦道：『這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天子聖旨。』李逵道：『你那天子，正不知我這裏衆好漢，來招安老爺們，倒要做大！你的天子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天子，偏我哥哥做不得天子！你莫要來惱犯着黑爹爹，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！』衆人都來解勸，把『黑旋風』推下堂去。宋江道：『太尉且寬心，休想有半星兒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衆人霑恩。』隨即取過一副嵌寶金花鍾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，傾在銀酒海內，看時，卻是村醪白酒，再將九瓶都打開，傾在酒海內，卻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衆人見了，盡都駭然，一個個都走下堂去了。魯智深提着鐵禪杖，高聲叫罵：『人娘撮鳥！恁煞是欺負人，把水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喫！』『赤髮鬼』劉唐也挺着朴刀殺上來，『行者』武松掣出雙戒刀，『沒遮攔』穆弘，『九紋龍』史進，一齊發作。六個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。宋江見不是話，橫身在裏面攔當，急傳將令，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，休教傷犯。此時四下大小頭領，一大半鬧將起來，宋江，盧俊義只得親身上馬，將太尉並開詔一千人數護送下三關，再拜伏罪：『非宋江等無心歸降，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。』

若以數句善言撫恤，我等盡忠報國，萬死無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則個。」急急送過渡口，這一千人，赫得屁滾尿流，飛奔濟州去了。

卻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聚頭領筵席，宋江道：「雖是朝廷詔旨不明，你們衆人也恁性躁。」吳用道：「哥哥，你休執迷！招安須自有日，如何怪得衆兄弟們發怒？朝廷志不將人爲念！如今閒話都打疊起，兄長且傳將令：馬軍拴束馬匹，步軍安排軍器，水軍整頓船隻，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。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，片甲不回，夢着也怕，那時卻再商量。」衆人道：「軍師言之極當。」是日散席，各歸本帳。

且說陳太尉回到濟州，把梁山泊開詔一事，訴與張叔夜。張叔夜道：「敢是你們多說甚言語來！」陳太尉道：「我幾曾敢發一言！」張叔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枉費了心力，壞了事情，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聖上，事不宜遲。」

陳太尉，張幹辦，李虞候一行人從星夜回京來，見了蔡太師，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。蔡京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夥草寇，安敢如此無禮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這夥橫行，」陳太尉哭道：「若不是太師福蔭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！今日死裏逃生，再見恩相！」太師隨即叫請童樞密，高楊二太尉，都來相府，商議軍情重事。無片時，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。衆官坐下，蔡太師教喚過張幹辦，李虞候，備說梁山泊扯詔毀謗一事。楊太尉道：「這夥賊徒如何主張詔安他？當初是那一箇官奏來？」高太尉道：「那日我若在朝內，必然阻住，如何肯行此事！」童樞密道：「鼠竊狗偷之徒，何足慮哉！區區不才，親引一支軍馬，尅時定日，掃清水泊而回。」衆官道：「來日奏聞。」當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衆官三呼萬歲，君臣禮畢，蔡太師出班，將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問道：「當日誰奏寡人主張招安？」侍臣給事中奏道：「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」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問罪。天子又問蔡京道：「此賊爲害多時，差何人可以收勦？」蔡太師奏道：「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。以臣愚意，必得樞密院

官親率大軍，前去勦掃，可以刻日取勝。」天子教宣樞密使童貫問道：「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麼？」童貫跪下奏曰：「古人有云：『孝當竭力，忠則盡命』，臣願效犬馬之勞，以除心腹之患。」高俅，楊戩亦皆保舉。天子隨即降下聖旨，賜與金印兵符，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爲大元帥，任從各處選調軍馬，前去勦捕梁山泊賊寇，擇日出師起行。正是登壇攘臂稱元帥，敗陣攢眉似小兒。畢竟童樞密怎地出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六回

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

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

話說樞密使童貫受了天子統軍大元帥之職，徑到樞密院中，便發調兵符驗，要撥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各起軍一萬，就差本處兵馬都監統率；又於京師御林軍內選點二萬，守護中軍。樞密院下一應事務，盡委副樞密使掌管。御營中選兩員良將，爲左羽右翼。號令已定，不旬日間，諸事完備。一應接續軍糧，并是高太尉差人耀運。那八路軍馬：

睢州兵馬都監 段鵬舉

鄭州兵馬都監 陳 翥

陳州兵馬都監 吳秉彝

唐州兵馬都監 韓天麟

許州兵馬都監 李 明

鄧州兵馬都監 王 義

湖州兵馬都監 馬萬里

嵩州兵馬都監 周 信

御營中選到左羽右翼良將二員爲中軍，那二人：

御前飛龍大將 鄴 美

御前飛虎大將 畢 勝

童貫掌握中軍爲主帥，號令大小三軍齊備，武庫撥降軍器，選定吉日出師。高楊一太尉設筵餞行，朝廷

着仰中書省一面賞軍。且說童貫已領衆將，次日先驅軍馬出城，然後拜辭天子，飛身上馬，出這新曹門，來五里短亭。只見高楊二太尉率領衆官，先在那裏等候。童貫下馬，高太尉執盞擎杯，與童貫道：『樞密相公此行，與朝廷建大功，早奏凱歌。此寇潛伏水洼，只須先截四邊糧草，堅固寨柵，誘此賊下山，然後進兵。那時一個個生擒活捉，庶不負朝廷委用。』童貫道：『重蒙教誨，不敢有忘。』各飲罷酒，楊太尉也來執盞與童貫道：『樞密素讀兵書，深知韜略，勦擒此寇，易如反掌；爭奈此賊潛伏水泊，地利未便。樞密到彼，必有良策。』童貫道：『下官到彼，見機而作，自有法度。』高楊二太尉一齊進酒賀道：『都門之外，懸望凱旋。』相別之後，各自上馬。有各衙門合屬官員送路的，不知其數；或近送，或遠送，次第回京，皆不必說。大小三軍，一齊進發，各隨隊伍，甚是嚴整。前軍四隊，先鋒總領行軍；後軍四隊，合後軍監督；左右八路軍馬，羽翼旗牌催督；童貫鎮握中軍，總統馬步，御林軍二萬，都是御營揀揀的人。童貫執鞭，指點軍兵進發。怎見得軍容整肅，但見：

兵分九隊，旗列五方。綠沉鎗，點銅鎗，鴉角鎗，布遍野光芒；青龍刀，偃月刀，鴈翎刀，生滿天殺氣。雀畫弓，鐵胎弓，寶鸞弓，對插飛魚袋內；射虎箭，狼牙箭，柳葉箭，齊攢獅子壺中。樺車弩，漆抹弩，脚登弩，排滿前軍；開山斧，偃月斧，重花斧，緊隨中隊。竹節鞭，虎眼鞭，水磨鞭，齊懸在肘上；流星鎚，鷄心鎚，飛抓鎚，各帶在身邊。方天戟，豹尾翩翩；丈八矛，珠纒錯落。龍文劍掣一汪秋水，虎頭牌畫幾縷春雲。先鋒猛勇，領拔山開路之精兵；元帥英雄，統喝水斷橋之壯士。左統軍。右統軍。恢弘膽略；遠哨馬，近哨馬，馳騁威風。震天鼙鼓搖山嶽，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當日童貫離了東京，迤邐前進，不一二日，已到濟州界分。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；大軍屯住城外。只見童貫引輕騎入城，至州衙前下馬。張叔夜邀請至堂上，拜罷起居已了，侍立在面前。童樞密道：『水洼草

賊。殺害良民，邀劫商旅，造惡非止一端，往往勦捕，蓋爲不得其人，致容滋蔓。吾今統率大軍十萬，戰將百員，刻日要掃清山寨，擒拿衆賊，以安兆民。」張叔夜答道：「樞相在上，此寇潛伏水泊，雖然是山林狂寇，中間多有智謀勇烈之士，樞相勿以怒氣自激，引軍長驅，必用良謀，可成功績。」童貫聽了大怒罵道：「都似你這等懦弱匹夫，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；誤了國家大事，以致養成賊勢。吾今到此，有何懼哉！」張叔夜那裏再敢言語，且備酒食供送。童樞密隨即出城，次日驅領大軍，近梁山泊下寨。

且說宋江等已有細作人探知多日了。宋江與吳用已自鐵桶般商量下計策，只等大軍到來，告示諸將，各要遵依，毋得差錯。

再說童樞密調撥軍兵；點差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爲正先鋒，鄆州都監陳燾爲副先鋒，陳州都監吳秉彝爲正合後，許州都監李明爲副合後，唐州都監韓天麟，鄆州都監王義二人爲左哨，湖州都監馬萬里，嵩州都監周信二人爲右哨，龍虎二將鄴美，畢勝爲中軍羽翼，童貫爲元帥，總領大軍，全身披掛，親自監督。戰鼓三通，諸軍盡起。行不過十里之外，塵土起處，早有敵軍哨路。來的漸近，鸞鈴響處，約有三十餘騎哨馬，都戴青包巾，各穿綠戰襖，馬上盡繫着紅纓，每邊拴掛數十個銅鈴，後插一把雉尾，都是釧銀細桿長鎗，輕弓短箭。爲頭的戰將是誰？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鎗橫鴉角，刀插蛇皮，銷金的中幘佛頭青，挑繡的戰袍鸚哥綠。腰繫絨緜眞紫色，足穿氣袴軟香皮。雕鞍後對懸錦袋，內藏打將的石頭；戰馬邊繫掛銅鈴，後插招風的雉尾。驃騎將軍「沒羽箭」，張清哨路最當先。

馬上來的將軍，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「巡哨都頭領「沒羽箭」張清」。左有龔旺，右有丁得孫，直哨到童貫軍前，相離不遠；只隔百十步，勒馬便回。前軍先鋒二將，不得軍令，不敢亂動，報至中軍。主帥童貫親到軍前，觀猶未盡，張清又哨將來。童貫欲待遣人追戰，左右說道：「此人鞍後錦袋中都是石子。丟不

放空，不可追趕。』張清連哨了三遭，不見童貫進兵，返回，行不到五里，只見山背後鑼聲響動，早轉出五百步軍來，當先四個步軍頭領，乃是『黑旋風』李逵，『混世魔王』樊瑞，『八臂那吒』項充，『飛天大聖』李袞，直奔前來。但見：

人人虎體，個個彪形。當先兩座惡星神，隨後二員真殺曜。李逵手持雙斧，樊瑞腰掣龍泉。項充牌畫玉爪狻猊，李袞牌描金精繡豸。五百人絳衣赤襖，一部從紅旆朱纓。青山中走出一羣魔，綠林內迸開三昧火。

那五百步軍就山坡下一字兒擺開，兩邊團牌齊齊扎住。童貫領軍在前見了，便將玉塵尾一招，大隊軍馬衝擊前去。李逵，樊瑞引步軍分開兩路，都倒提着蠻牌，攔過山脚便走。童貫大軍趕出山嘴，只見一派平川曠野之地，就把軍馬列成陣勢，遙望李逵，樊瑞度嶺穿林，都不見了。童貫中軍立起攢木將臺，令撥法官二員上去，左招右颯，一起一伏，擺作四鬥底陣。陣勢纔完，只聽得山後砲響，就後山飛出一彪軍馬來。童貫令左右攔住戰馬，自上將臺看時，只見山東一路軍馬湧出來：前一隊軍馬紅旗，第二隊雜綵旗，第三隊青旗，第四隊又是雜綵旗。只見山西一路人馬也湧來：前一隊人馬是雜綵旗，第二隊白旗，第三隊又是雜綵旗，第四隊阜旗，旗背後盡是黃旗。大隊軍將，急先湧來，占住中央，裏面列成陣勢。遠觀未實，近觀分明，正南上這隊人馬，盡都是火焰紅旗，紅甲紅袍，朱纓赤馬，前面一把引軍紅旗，上面金銷南斗六星，下繡朱雀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盜頂朱纓飄一顆，

猩猩袍上花千朵。

獅蠻帶束紫玉團，

狻猊甲露黃金鎖。

狼牙木棍鐵釘排，

龍駒遍體胭脂裹。

紅旗招展半天霞，

正按南方丙丁火。



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『先鋒大將「霹靂火」秦明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；左手是『聖水將』單廷珪，右邊是『神火將』魏定國。三員大將，手拏兵器，都騎赤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壁一隊人馬，盡是青旗，青甲，青袍，青纓，青馬。前面一把引軍青旗，上面金銷東斗四星，下繡青龍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藍靛包巾光滿目，

翡翠征袍花一簇。

鎧甲穿連獸吐環，

寶刀閃爍龍吞玉。

青氈遍體粉團花，

戰襖護身鸚鵡綠。

碧雲旗動遠山明，

正按東方甲乙木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左軍大將「大刀」關勝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醜郡馬』宣贊，右手是『井木犴』郝思文。三員大將，手拏兵器，都騎青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壁一隊人馬，盡是白旗，白甲，白袍，白纓，白馬，前面一把引軍白旗，上面金銷西斗五星，下繡白虎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白旗中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漠漠寒雲護太陰，

梨花萬朵疊層琛。

素色羅袍光閃閃，

爛銀鎧甲冷森森。

賽霜駿馬騎獅子，

出白長鎗捲綠沉。

一簇旗旛飄雪練，

正按西方庚辛金。

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『右軍大將「豹子頭」林冲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鎮三山』黃信，右手是『病尉遲』孫立。三員大將，手拏兵器，都騎白馬，立於陣前。後面一簇人馬，盡是卓旗，黑甲，黑袍，黑纓，黑馬。前面一把引軍黑旗，上面金銷北斗七星，下繡玄武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黑旗中湧出一員大將。

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堂堂捲地烏雲起，

鐵騎強弓勢莫比。

皁羅袍穿龍虎軀，

烏油甲掛豺狼體。

鞭似烏龍搭兩條，

馬如潑墨行千里。

七星旗動玄武搖，

正按北方壬癸水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合後大將「雙鞭」呼延灼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百勝將』韓滔，右手是『天日將』彭玘。三員大將，手持兵器，都騎黑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青旗，紅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巽卦，下繡飛龍。那一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攬甲披袍出戰場，

手中拈着兩條鎗。

雕弓彎鳳壺中插，

寶劍沙魚鞘內藏。

束霧衣飄黃錦帶，

騰空馬頰紫絲韁。

青旗紅焰龍蛇動，

獨據東南守巽方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虎軍大將「雙鎗將」董平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摩雲金翅』歐鵬，右手是『火眼狻猊』鄧飛，手持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紅旗，白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坤卦，下繡飛熊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當先湧出英雄將，

凜凜威風添氣象。

魚鱗鐵甲緊遮身，

鳳翅金盔拴護項。

衝波戰馬似龍形，

開山大斧如弓樣。

紅旗白甲火雲飛，

正據西南坤位上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急先鋒」索超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右手是『鐵笛仙』馬麟。三員大將，手搦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卓旗，青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長卦，下繡飛豹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虎坐雕鞍膽氣昂，

彎弓插箭鬼神慌。

朱纓銀蓋遮刀面，

絨縷金鈴貼馬傍。

盔頂瓊花紅錯落，

甲穿柳葉翠遮藏。

卓旗青甲煙塵內，

東北天山守良方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九紋龍」史進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跳澗虎』陳達，右手是『白花蛇』楊春。三員大將，手搦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白旗，黑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乾卦，下繡飛虎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雕鞍玉勒馬嘶風，

介冑稜層黑霧濛。

豹尾壺中銀鏃箭，

飛魚袋內鐵胎弓。

甲邊翠縷穿雙鳳，

刀面金花嵌小龍。

一簇白旗飄黑甲，

天門西北是乾宮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青面獸」楊志』。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錦豹子』楊林，右手是『小霸王』周通。三員大將，手搦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八方擺布的鐵桶相似，陣門裏馬軍隨馬隊，步軍隨步隊，各持鋼刀，大斧，闊劍，長鎗，旗旛齊整，隊伍威嚴。去那八陣中央，只見團團一遭，都是杏黃旗，間着六十四面長脚旗，上面金銷六十四卦，亦分四門。南門都是馬軍，正南上黃旗影裏，捧出兩員上將，一般結束。但見：

熟銅鑼間花腔鼓，簇簇攢攢分隊伍。

戲金鎧甲赭黃袍，剪絨戰襖葵花舞。

核心兩騎馬如龍，陣內一雙人似虎。

週圍遶定杏黃旗，正按中央戊己土。

那兩員首將都騎黃馬，上首是『美髯公』朱全，下首是『插翅虎』雷橫，一遭人馬，盡都是黃旗，黃袍，銅甲，黃馬，黃纓，中央陣四門：東門是『金眼彪』施恩，西門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，南門是『雲裏金剛』宋萬，北門是『病大蟲』薛永。那黃旗中間，立着那面『替天行道』杏黃旗，旗桿上拴着四條絨繩，四個長壯軍士攥定。中間馬上有那一個守旗的壯士。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冠簪魚尾圈金線，甲皺龍鱗護錦衣。

凜凜身軀長一丈，中軍守定杏黃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『險道神』郁保四。那簇黃旗後，便是一叢砲架，立着那個砲手『轟天雷』凌振，帶着副手二十餘人，圍遶着砲架。架子後一帶，都擺着撓鈎套索，准備捉將的器械。撓鈎手後，又是一遭雜綵旗旛，團團便是七重圍子手，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繡旗，上面銷金二十八宿星辰，中間立着一面堆絨繡就眞珠圈邊，腳綴金鈴，頂插雉尾，鵝黃帥字旗。那一個守旗的壯士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鎧甲斜拴海獸皮，絳羅巾幘插花枝。

冲天殺氣人難犯，守定中軍帥字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『沒面目』焦挺。去那帥字旗邊，設立兩個護旗的將士，都騎戰馬，一般結束，手執鋼鎗，腰懸利劍，一個是『毛頭星』孔明，一個是『獨火星』孔亮。馬前馬後，排着二十四個把狼牙棍的鐵甲軍士。後面兩把領戰繡旗，兩邊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畫戟。左手十二枝畫戟叢中，捧着一員驍將。

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踞鞍立馬天風裏，  
鎧甲輝煌光燄起。

麒麟束帶稱狼腰，  
解豸吞胸當虎體。

冠上明珠嵌曉星，  
鞘中寶劍藏秋水。

方天畫戟雪霜寒，  
風動金錢豹子尾。

繡旗上寫得分明：『小溫侯』呂方。那右手十二枝畫戟叢中，也捧着一員驍將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三叉寶冠珠燦爛，  
兩條雉尾錦爛斑。

柿紅戰襖遮銀鏡，  
柳綠征裙壓繡鞍。

束帶雙跨魚鱗尾，  
護心甲掛小連環。

手持畫桿方天戟，  
飄動金錢五色旛。

繡旗上寫得分明：『賽仁貴』郭盛。兩員將各持畫戟，立馬兩邊。畫戟中間，一簇鋼叉，兩員步軍驍將，一般結束。但見：

虎皮磕腦豹皮靴，  
襯甲衣籠細織金。

手內鋼叉光閃閃，  
腰間利劍冷森森。

一個是『兩頭蛇』解珍，一個是『雙尾蝎』解寶。弟兄兩個，各執着三股蓮花叉，引着一行步戰軍士，守護着中軍。隨後兩匹錦鞍馬上，兩員文士，掌管定賞功罰罪的人。左手那一個，烏紗帽，白羅襪，胸藏錦繡，筆走龍蛇，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『聖手書生』蕭讓；右手那一個，綠紗巾，皂羅衫，氣貫長虹心如秋水，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傑『鐵面孔目』裴宣。這兩個馬後，擺着紫衣持節的人二十四個，當路將二十四把麻扎刀。那刀林中立着兩個錦衣三串行刑劊子。怎生結束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一個皮主腰，乾紅簇就；一個羅踢串，彩色裝成。一個雙環撲獸劍金明，一個頭巾畔花枝掩映。一個白紗衫遮籠錦體，一個阜柔袖半露鴉青。一個將漏塵斬鬼法刀擎，一個把水火棍手中提定。

上手是『鐵臂膊』蔡福，下手是『一枝花』蔡慶；弟兄兩個，立於陣前，左右都是擎刀手。背後兩邊擺着二十四枝金鎗銀鎗，每邊設立一員大將領隊。左邊十二枝金鎗隊裏，馬上一員驍將，手執金鎗，側坐戰馬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錦鞍駿馬紫絲韉，

金翠花枝壓鬢旁。

雀畫弓懸一彎月，

龍泉劍掛九秋霜。

繡袍巧製鸚哥綠，

戰服輕裁柳葉黃。

頂上纓花紅燦爛，

手拈鐵桿纓金鎗。

這員驍將，乃是梁山泊『金鎗手』徐寧。右手十二枝銀鎗隊裏，馬上一員驍將，手執銀鎗，也側坐駿馬。怎生披掛，但見：

蜀錦鞍韉寶鏡光，

五明駿馬玉玳瑁。

虎筋弦扣雕弓硬，

燕尾梢攢箭羽長。

綠錦袍明金孔雀，

紅鞵帶束紫鴛鴦。

參差半露黃金甲，

手執銀絲鐵桿鎗。

這員驍將，乃是梁山泊『小李廣』花榮。兩勢下都是風流威猛二將：金鎗手，銀鎗手，各帶阜羅巾，鬚邊都插翠葉金花。左手十二個金鎗手穿綠，右手十二個銀鎗手穿紫。背後又是錦衣對對，花帽雙雙，新袍簇簇，錦襖攢攢。兩壁廂碧幢翠幙，朱幡阜蓋，黃鉞白旄，青萍紫電。兩行二十四把鉞斧，二十四對鞭撻。中間一字兒三把銷金傘蓋，三匹繡鞍駿馬。正中馬前，立着兩個英雄。左手那個壯士，端的是儀容濟楚，

世上無雙。有西江月爲證：

頭巾側一根雉尾，束腰下四顆銅鈴。黃羅衫子晃金明，飄帶繡裙相稱。兜小襪麻鞋嫩白，壓腿紉護膝深青。旗標令字號神行，百里登時取應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頭領『神行太保』戴宗，手持鵝黃令字繡旗，專管大軍中往來飛報軍情，調兵遣將，一應事務。右手那個對立的壯士，打扮得出衆超羣，人中罕有。也有西江月爲證：

褐衲襖滿身錦襯，青包巾遍體金銷。鬢邊插朶翠花嬌，鬢鵲玉環光耀。紅串繡裙裹肚，白襦素練圍腰。落生弩子捧頭挑，百萬軍中偏俏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風流子弟，能幹機密的頭領『浪子』燕青，背着強弓，插着利劍，手提着齊眉桿棒，專一護持中軍。遠望着中軍，去那右邊銷金青羅傘蓋底下，繡鞍馬上，坐着那個道德高人，有名羽士。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如意冠玉簪翠筆，絳綃衣鶴舞金霞。火神珠履映桃花，環珮玕璫斜掛。背上雌雄寶劍，匣中微噴光華。青羅傘蓋擁高牙，紫驪馬雕鞍穩跨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呼風喚雨，役使鬼神，行法真師『入雲龍』公孫勝。馬上背着兩口寶劍，手中按定紫絲繩。去那左邊銷金青羅傘蓋底下，錦鞍馬上，坐着那個足智多謀，全勝軍師吳用。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白道服阜羅沿襟，紫絲絛碧玉鈎環。手中羽扇動天關，頭上綸巾微岸。貼裏暗穿銀甲，垓心穩坐雕鞍。一雙銅鍊掛腰間，文武雙全師範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能通韜略，善用兵機，有道軍師『智多星』吳學究，馬上手擎羽扇。腰懸兩條銅鍊。去那正中銷金大紅羅傘蓋底下，那照夜玉獅子金鞍馬上，坐着那個有仁有義統軍大元帥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鳳翅盔高擡金寶，渾金甲密砌龍鱗。錦征袍花朵簇陽春，鏗鏘劍腰懸光噴。繡腿緋絨圈翡翠，玉玲瓏帶束麒麟。眞珠傘蓋展紅雲，第一位天罡臨陣。

這個正是梁山泊主，濟州鄆城縣人氏，山東『及時雨』『呼保義』宋公明，全身結束，自仗鏗鏘寶劍，坐騎金鞍白馬，立於陣中監戰，掌握中軍。馬後大戟長戈，錦鞍駿馬，整整齊齊，三五十員牙將，都騎戰馬，手執長鎗，全副弓箭。馬後又設二十四枝畫角，全部軍鼓大樂。陣後又設兩隊遊兵，伏於兩側，以爲護持中軍羽翼。左是『沒遮攔』穆弘，引兄弟『小遮攔』穆春，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；右是『赤髮鬼』劉唐，引看『九尾龜』陶宗旺，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，伏在兩脅。後陣又是一隊陰兵，簇擁着馬上三個女頭領：中間是『一丈青』扈三娘，左邊是『母大蟲』顧大嫂，右邊是『母夜叉』孫二娘；押陣後是他三個丈夫：中間『矮脚虎』王英，左是『小尉遲』孫新，右是『菜园子』張青，總管馬步軍兵三千。那座陣勢非同小可，但見：

明分八卦，暗合九宮，占天地之機關，奪風雲之氣象。前後列龜蛇之狀，左右分龍虎之形。丙丁前進，如萬條烈火燒山；壬癸後隨，似一片烏雲覆地。左勢下盤旋青氣，右手裏貫串白光。金霞遍滿中央，黃道全依戊己。四維有二十八宿之分，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。盤盤曲曲，亂中隊伍變長蛇；整整齊齊，靜裏威儀如伏虎。馬軍則一衝一突，步卒是或後或前。休誇八陣成功，謾說六韜取勝。

孔明施妙計，李靖播神機。

樞密使童貫在陣中將台上，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馬，無移時，擺成這個九宮八卦陣勢，軍馬豪傑，將士英雄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心膽俱落，不住聲道：『可知但來此間收捕的官軍，便大敗而回，原來如此利害！』看了半晌，只聽得宋江軍中催戰的鑼鼓不住聲發搥。童貫且下將台，騎上戰馬，再出前軍，來請將中間道：『那個敢廝殺的出去打話？』先鋒隊裏轉過一員猛將，挺身躍馬而出，就馬上欠身稟童貫道：『小將願往，



乞取鈞旨。』看乃是鄭州都監陳翥，白袍銀甲，青馬絳纓，使一口大桿刀，見充副先鋒之職。童貫便教軍中金鼓旗下發三通擂，將台上把紅旗招展兵馬，陳翥從門旗下飛馬出陣，兩軍一齊吶喊。陳翥兜住馬，橫着刀，厲聲大叫：『無端草寇，背逆狂徒，天兵到此，尙不投降，直待骨肉爲泥，悔之何及！』宋江正南陣中先鋒頭領虎將秦明，飛馬出陣，更不打話，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陳翥。兩馬相交，兵器并舉，一個使棍的當頭便打，一個使刀的劈面砍來。二將來來往往，翻翻復復，鬥了二十餘合，秦明賣個破綻。放陳翥趕將入來，一刀卻砍個空。秦明趁勢，手起棍落把陳翥連盔帶頂，正中天靈，陳翥翻身死於馬下。秦明的兩員副將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飛馬直衝出陣來，先搶了那匹好馬，接應秦明去了。東南方門旗裏虎將『雙鎗將』董平，見秦明得了頭功，在馬上尋思：『大軍已踏動銳氣，不就這裏搶將過去，捉了童貫，更待何時！』大叫一聲，如陣前起個霹靂，兩手持兩條鎗，把馬一拍，直撞過陣來。童貫見了，勒回馬望中軍便走。西南方門旗裏驃騎將『急先鋒』索超也叫道：『不就這裏捉了童貫，更待何時！』手輪大斧，殺過陣來。中央秦明見了兩邊衝殺過去，也招勸本隊紅旗軍馬，一齊搶入陣中，來捉童貫。正是數隻阜鷗追紫燕，一羣猛虎啖羊羔。畢竟樞密使童貫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七回

梁山泊十面埋伏

宋公明兩贏童貫

話說當日宋江陣中前部先鋒，三隊軍馬趕過對陣，大刀闊斧，殺得童貫三軍人馬，大敗虧輸，星落雲散，七損八傷。軍士拋金棄鼓，撇戟丟鎗，覓子尋爺，呼兄喚弟，折了萬餘人馬，退三十里外扎住。吳用在陣中鳴金收軍，傳令道：『且未可盡情追殺，略報個信與他。』梁山泊人馬都收回山寨，各自獻功請賞。且說童貫輸了一陣，折了人馬，早扎寨柵安歇下，心中憂悶，會集諸將商議。鄭美，畢勝二將道：『樞相休憂，此寇知得官軍到來，預先擺布下這座陣勢。官軍初到，不知虛實，因此中賊奸計。想此草寇，只是倚山爲勢，多設軍馬，虛張聲勢，一時失了地利。我等且再整練馬步將士，停歇三日，養成銳氣，將息戰馬，三日後將全部軍將分作長蛇之陣，俱是步軍殺將去。此陣如長山之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都要連絡不斷，決此一陣，必見大功。』童貫道：『此計大妙，正合吾意。』即時傳下將令，整肅三軍，訓練已定，第三日五更造飯，軍將飽食，馬帶皮甲，人披鐵鎧，大刀闊斧，弓弩上弦。正是鎗刀流水急，人馬撮風行。大將鄭美，畢勝當先引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泊來。八路軍馬，分於左右，前面發三百鐵甲哨馬前去探路，回來報與童貫中軍知道，說：『前日戰場上，並不見一個軍馬。』童貫聽了心疑，自來前軍問鄭美，畢勝道：『退兵如何？』鄭美答道：『休生退心，只顧衝突將去。長蛇陣擺定，怕做甚麼？』官軍迤邐前行，直進到水泊邊，竟不見一個軍馬，但見隔水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煙火，遠遠地遙望見水滸寨山頂上一面杏黃旗在那裏招颭，亦不見些動靜。童貫與鄭美，畢勝勒馬在萬軍之前，遙望見對岸水面上蘆林中一隻小船，船上一個人，頭戴青箬笠，身披綠蓑衣，斜倚着船背，岸西獨自釣魚。童貫的步軍，隔着岸叫那漁人，問道：『賊在那裏？』那漁人只不應。童貫叫能射箭的放箭，兩騎馬直近岸邊灘頭

來，近水兜住馬，扳弓搭箭，望那漁人後心，颯地一箭去。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落水裏去了。這一個馬軍放一箭，正射到箬衣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也落水裏去了。那兩個馬軍是童貫軍中第一慣射弓箭的。兩個喫了一驚，勒回馬，上來欠身稟童貫道：『兩箭皆中，只是射不透，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。』童貫再撥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馬軍，來灘頭擺開，一齊望着那漁人放箭。那亂箭射去，漁人不慌，多有落在水裏的，也有射着船上的。但射着箬衣箬笠的，都落水裏去。童貫見射他不死，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，赴水過去，捉那漁人，早有三五十人赴將過去。那漁人聽得船尾水響，知有人來，不慌不忙放下魚釣，取棹竿拿在身邊，近船來的，一棹竿一個，太陽上着的，腦袋上着的，而門上着的，都打下水裏去了。後面見沈了幾個，都赴轉岸上，去尋衣甲。童貫看見大怒，教撥五百軍漢下水去，定要拿這漁人；若有回來的，一刀兩段。五百軍人脫了衣甲，吶聲喊，一齊都跳下水裏，赴將過去。那漁人回轉船頭，指着岸上童貫大罵道：『亂國賊臣，害民的禽獸，來這裏納命，猶自不知死哩！』童貫大怒，喝教馬軍放箭。那漁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『兀那裏有軍馬到了。』把手指一指，棄了箬衣箬笠，翻身攢入水底下去了。那五百軍正趕到船邊，只聽得在水中亂叫，都沉下去了。那漁人正是『浪裏白條』張順，頭上箬笠上面是箬葉裹着，裏面是銅打成的；箬衣裏面，一片熟銅打就，披着如龜殼相似；可知道箭矢射不入。張順攢下水底，拔出腰刀，只顧排頭價戳人，都沉下去，血水滾將起來。有乖的赴了開去，逃得性命。童貫在岸上看得呆了，身邊一將指道：『山頂上那面黃旗正在那裏磨動。』童貫定睛看了，不解何意，衆將也沒做道理處，艷美道：『把三百鐵甲哨馬，分作兩隊，教去兩邊山後出哨，看是如何。』卻纔分到山前，只聽得蘆葦中一個轟天雷砲飛起，火烟撩亂，兩邊哨馬齊回來報，有伏兵到了。童貫在馬上那一驚不小，艷美，畢勝兩邊差人，教軍士休要亂動。數十萬軍都掣刀在手，前後飛馬來叫道：『如有先走的便斬！』按住三軍人馬。童貫且與衆將立馬望時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喊殺喧天，早飛出一彪軍馬，都打着黃旗，當先有

兩員驍將領兵。怎見得那隊軍馬整齊：

黃旗攤出萬山中，

燦燦金光射碧空。

馬似怒濤衝石壁，

人如烈火撼天風。

鼓聲震動森羅殿，

砲力掀翻泰華宮。

劍隊暗藏『插翅虎』，

鎗林飛出『美髯公』。

兩騎黃驃馬上，兩員英雄頭領：上首『美髯公』朱仝，下首『插翅虎』雷橫，帶領五千人馬，直殺奔官軍，童貫令大將鄲美，畢勝當先迎敵，兩個得令。便驟馬挺鎗出陣，大罵：『無端草賊，不來投降，更待何時！』雷橫在馬上大笑，喝道：『匹夫死在眼前，尙且不知！怎敢與吾決戰？』畢勝大怒，拍馬挺鎗，直取雷橫，雷橫也使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二將約戰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鄲美見畢勝戰久，不能取勝，拍馬舞刀，逕來助戰。朱仝見了，大喝一聲，飛馬輪刀，來戰鄲美。四匹馬兩對兒在陣前廝殺，童貫看了，喝采不迭，關到濶深裏，只見朱仝，雷橫實個破綻，撥回馬頭，望本陣便走。鄲美，畢勝兩將不捨，拍馬追將過去。對陣軍發聲喊，望山後便走，童貫叫盡力追趕過山脚去，只聽得山頂上畫角齊鳴，衆軍抬頭看時，前後兩個砲直飛起來。童貫知有伏兵，把軍馬約住，教不要去趕，只見山頂上閃出那面杏黃旗來，上面繡着『替天行道』四字。童貫覷過山，那邊看時，見山頭上一簇雜綵繡旗開處，顯出那個鄆城縣蓋世英雄山東『呼保義』宋江來。背後便是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花榮，徐寧，金鎗手，銀鎗手，衆多好漢。童貫見了大怒，便差人馬上山來拿宋江。大軍人馬，分爲兩路，卻待上山，只聽得山頂上鼓樂喧天，衆好漢都笑。童貫越添心上怒，咬碎口中牙，喝道：『這賊怎敢戲吾！我當自擒這廝。』鄲美諫道：『樞相，彼必有計，不可親臨險地，且請回軍，來日卻再打聽虛實，方可進兵。』童貫道：『胡說！事已到這裏，豈可退軍！教星夜與賊交鋒。今已見賊，勢不容退：：：。』話猶未絕，只聽得後軍吶喊，探子報道：『正西

山後衝出一彪軍來，把後軍殺開做兩處。」童貫大驚，帶了鄆美，畢勝，急回來救應後軍時，東邊山後鼓聲響處，又早飛出一隊人馬來。一半是紅旗，一半是青旗，捧着兩員大將，引五千軍馬殺將來。那紅旗軍隨紅旗，青旗軍隨青旗，隊伍端的整齊，但見：

對對紅旗開翠袍，  
爭飛戰馬轉山腰。

日烘旗幟青龍見，  
風擺旌旗朱雀搖。

二隊精兵皆勇猛，  
兩員上將顯英豪。

秦明手舞狼牙棍，  
關勝斜橫偃月刀。

那紅旗隊裏頭領是『霹靂火』秦明，青旗隊裏頭領是『大刀』關勝。二將在馬上殺來，大喝道：『童貫早納下首級！』童貫大怒，便差鄆美來戰關勝，畢勝去鬪秦明。童貫見後軍發喊得緊，又教鳴金收軍，且休戀戰，延便且退。朱仝，雷橫引黃旗軍又殺將來。兩下裏夾攻，童貫軍兵大亂，鄆美，畢勝保護着童貫，逃命而走。正行之間，刺斜裏又飛出一彪軍馬來，接住了廝殺。那隊軍馬，一半是白旗，一半是黑旗，黑白旗中，也捧着兩員虎將，引五千軍馬，攔住去路。這隊軍端的齊整：

砲似轟雷山石裂，  
綠林深處顯戈矛。

素袍兵出銀河湧，  
玄甲軍來黑氣浮。

兩股鞭飛風雨響，  
一條鎗到鬼神愁。

左邊大將呼延灼，  
右手英雄『豹子頭』。

那黑旗隊裏頭領是『雙鞭』呼延灼，白旗隊裏頭領是『豹子頭』林冲。二將在馬上大喝道：『奸臣童貫，待走那裏去？早來受死！』一衝直殺入軍中來。那睢州都監段懣舉接住呼延灼交戰，湖州都監馬萬里接着林冲廝殺。這馬萬里與林冲鬪不到數合，氣力不加，卻待要走，被林冲大喝一聲，慌了手脚，着了一矛，戳

在馬下。段鵬舉看見馬萬里被林沖攔死，無心戀戰，隔過呼延灼雙鞭，霍地撥回馬便走。呼延灼奮勇趕將入來，兩軍混戰，童貫只教奪路且回。只聽得前軍喊聲大舉，山背後飛出一彪步軍，直殺入核心裏來。當先一僧一行者，領着軍兵，大叫道：『休教走了童貫！』那和尚不修經懺，專好殺人，單號『化和尚』，雙名魯智深。這行者景陽岡會打虎，水滸寨最英雄，有名『行者』武松。這兩個殺入陣來，怎見得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魯智深一條禪杖，武行者兩口鋼刀。鋼刀飛出火光飄，禪杖來如鐵砲。禪杖打開腦袋，鋼刀截斷人腰。兩般軍器不相饒，百萬軍中顯耀。

童貫衆軍被魯智深，武松引領步軍一衝，早四分五落。官軍人馬，前無去路，後沒退兵，只得引鄧美，畢勝撞透重圍，殺條血路，奔過山背後來。正方喘息，又聽得砲聲大震，戰鼓齊鳴，看兩員猛將當先，一簇步軍攔路，怎見得：

『兩頭蛇』腥風難近，『雙尾蝎』毒氣齊噴。鋼又一對世無倫，較獵場中聲震。左手解珍出衆，右手解寶超群。數千鐵甲虎狼軍，攪碎長蛇大陣。

來的步軍頭領解珍，解寶，各執五股鋼叉，又引領步軍殺入陣內。童貫人馬遮攔不住，突圍而走，五面馬軍步軍一齊追殺，趕得官軍星落雲散，鄧美，畢勝力保童貫而走。見解珍，解寶兄弟兩個，挺起鋼叉，直衝到馬前。童貫急忙拍馬，望斜裏便走，背後鄧美，畢勝趕來救應；又得唐州都監韓天麟，鄧州都監王義，四個併力，殺出核心。方纔進步，喘息未定，只見前面塵起，叫殺連天，綠叢叢林子裏又早飛出一彪人馬，當先兩員猛將，攔住去路。那兩個是誰？但見：

一個宣花大斧，一個出白銀鎗。鎗如毒蟒露梢長，斧起處似開山神將。一個風流俊骨，一個猛烈剛腸；董平國士更無雙，『急先鋒』索超誰讓。

這兩員猛將：『雙鎗將』董平，『急先鋒』索超，兩個更不打話，飛馬直取董貫。王義挺鎗去迎，被索超手起斧落，砍於馬下。韓天麟來救，被董平一鎗搥死。鄧美，畢勝死保護董貫，奔馬逃命。四下裏金鼓亂響，正不知何處軍來。童貫攏馬上坡看時，四面八方四隊馬軍，兩脅兩隊步軍，栲栳圈，簸箕掌，梁山泊軍馬大隊齊殺來。童貫軍馬如風落雲散，東零西亂。正看之間，山坡下一簇人馬出來，認的旗號是陳州都監吳秉彝，許州都監李明。這兩個引着些斷鎗折戟，收殘軍馬，暫轉琳琅山躲避。看見招呼時，正欲上坡急調人馬，又見山側喊聲起來，飛過一彪人馬趕出，兩把認旗招颭，馬上兩員猛將，各執兵器，飛奔官軍。這兩個是誰？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盔上長纓飄火焰，紛紛亂撒猩紅，胸中豪氣吐長虹。戰袍裁蜀錦，鎧甲鍍金銅。兩口寶刀如雪練，垓心抖擻威風，左衝右突顯英雄。軍班『青面獸』，好漢『九紋龍』。

這兩員猛將，正是楊志，史進，兩騎馬，兩口刀，卻纔截住吳秉彝，李明兩個軍官廝殺。李明挺槍向前來鬪楊志，吳秉彝使方天戟，來戰史進。兩對兒在山坡下一來一往，盤盤旋旋，各逞平生武藝，童貫在山坡下勒住馬，觀之不定。四個人約鬪到三十餘合，吳秉彝用戟奔史進心坎上戳將來，史進只一閃，那枝戟從肋窩裏放個過，吳秉彝連人和馬搶近前來，被史進手起刀落，只見一條血頸光連肉，頓落金盔在馬邊，吳秉彝死於坡下。李明見先折了一個，卻待也要撥回馬走時，被楊志大喝一聲，驚得魂消魄散，膽顫那馬心後裏手中那條鎗，不知顛倒。楊志把那口刀從頂門上劈將下來，李明只一閃，那刀正剗着馬的後胯下，蹄蹠將下去，把李明閃下馬來，棄了手中鎗，卻待奔走，這楊志手快，隨復一刀，砍個正着。可憐李明半世軍官，化作南柯一夢！兩員官將，皆死於坡下。楊志，史進追殺敗軍，正如砍瓜截瓠相似。童貫和鄧美，畢勝在山坡上看了，不敢下來，身無所措，三個商量道：『似此如何殺得出去？』鄧美道：『樞相且寬心，小將望見正南上箇兀自有大隊官軍扎住在那裏，旗旛不倒，可以解救。畢都統保守樞相在山頭，鄧美



殺開條路，取那枝軍馬來，保護樞相出去。」童貫道：「天色將晚，你可善觀方便，疾去早來。」鄧美提着大桿刀，飛馬殺下山來，衝開條路，直到南邊。看那隊軍馬時，卻是嵩州都監周信，把軍兵團團擺定，死命抵住核心裏。看見那鄧美來，便接入陣內，問：「樞相在那裏？」鄧美道：「只在前面山坡上，專等你這枝軍馬去救護殺出來。事不宜遲，火速便起。」周信聽說罷，便教傳令，馬步軍兵，都要相顧，休失隊伍，齊心併力。二員大將當先，衆軍助喊，殺奔山坡邊來。行不到一箭之地，刺斜裏一枝軍到，鄧美舞刀，逕出迎敵，認得是睢州都監段鵬舉。三個都相見了，合兵一處，殺到山坡下。畢勝下坡迎接上去，見了童貫，二處商議道：「今晚便殺出去好？卻推到來朝去好？」鄧美道：「我四人死保樞相，只就今晚殺透重圍出去，可脫賊寇。」看看近夜，只聽得四邊喊聲不絕，金鼓亂鳴。約有二更時候，星月光亮，鄧美當先，衆軍官簇擁童貫在中間，一齊併力，殺下山坡來。只聽得四下裏亂叫道：「不要走了童貫！」衆官軍只望正南路衝殺過來。看看混戰到四更左右，殺出核心，童貫在馬上以手加額，頂禮天地神明道：「慚愧！脫得這場大難！」催趕出界，奔濟州去。卻纔歡喜未盡，只見前面山坡邊一帶火把，不計其數；背後喊聲又起，看見火把光中兩條好漢，撚着兩口朴刀，引出一員騎白馬的英雄大將，在馬上橫着一條點鋼鎗。那人是誰？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馬步軍中推第一，天罡數內爲尊，上天降下惡星辰。眼珠如點漆，面部似鑄銀。丈二鋼鎗無敵手，身騎快馬騰雲，人材武藝兩超羣。梁山盧俊義，河北「玉麒麟」。

那馬上的英雄大將，正是「玉麒麟」盧俊義。馬前這兩個使朴刀的好漢：一個是「病關索」楊雄，一個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，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餘人，抖搜精神，攔住去路。盧俊義在馬上大喝道：「童貫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」童貫聽得，對衆道：「前有伏兵，後有追兵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鄧美道：「小將捨條性命，以報樞相，汝等衆官，緊保樞相，奪路望濟州去，我自戰住此賊。」鄧美拍馬舞刀，直奔盧俊義。

兩馬相交，鬪不到數合，被盧俊義把鎗只一逼，逼過大刀，捨入身去，劈腰捉住，一脚蹬開戰馬，把鄭美活捉去了。楊雄，石秀便來接應，衆軍齊上，橫拖倒拽捉了去。畢勝和周信，段鵬舉捨命保童貫，衝殺攔路軍兵，且戰且走；背後盧俊義趕來，童貫敗軍，忙忙似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天曉脫得追兵，望濟州來。正走之間，前面山坡背後又衝出一隊步軍來，那軍都是鐵掩心甲，絳紅羅頭巾，當先四員步軍頭領，畢竟是誰？

『黑旋風』雙持板斧，『喪門神』單仗龍泉，項充，李袞在傍邊，手舞團牌體健。斬虎須投大穴，誅龍必向深淵。三軍威勢振青天，惡鬼眼前活見。

這李遼輪兩把板斧，鮑旭仗一口寶劍，項充，李袞各舞雙牌遮護，卻似一團火塊，從地皮上滾將來，殺得官軍四分五落而走。童貫與衆將且戰且走，只逃性命。李遼直砍入馬軍隊裏，把段鵬舉馬脚砍翻，掀將下來，就勢一斧，劈開腦袋；再復一斧，砍斷咽喉，眼見得段鵬舉不活了。且說敗殘官軍將次捱到濟州，真乃是頭盔斜掩耳，護項半兜腮，馬步三軍沒了氣力，人困馬乏。奔到一條溪邊，軍馬都且去喫水，只聽得對溪一聲砲響，箭矢如飛蝗一般射將過來。官軍急上溪岸去，樹林邊轉出一彪軍馬來，爲頭馬上三個英雄是誰？

舞動一條玉蟒，撒開萬點飛星。東昌驃騎是張清，『沒羽箭』誰人敢近！飛鎗的鎗無虛發，飛叉的叉不容情。兩員虎將勢縱橫，左右馬前幫定。

原來這『沒羽箭』張清和龔旺，丁得孫帶領三百餘騎馬軍。那一隊驃騎馬軍，都是銅鈴面具，雉尾紅纓，輕弓短箭，繡旗花鎗。三將爲頭直衝將來。嵩州都監周信見張清軍馬少，便來迎敵，畢勝保着童貫而走。周信縱馬挺鎗來迎，只見張清左手納住鎗，右手似招寶七郎之形，口中喝一聲道：『着！』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，翻身落馬；龔旺，丁得孫傍邊飛馬來相助，將那兩條叉戳定咽喉，好似霜摧邊地草，雨打上

林花，周信死於馬下。童貫止和畢勝逃命，不敢入濟州，引了敗殘軍馬，連夜投東京去了，於路收拾逃難軍馬下寨。

原來宋江有仁有德，素懷歸順之心，不肯盡情追殺，惟恐衆將不捨，要追童貫，火急差戴宗傳下將令，布告衆頭領，收拾各路軍馬步卒，都回山寨請功。各處鳴金收軍而回，鞍上將都敲金鐙，步下卒齊唱凱歌，紛紛盡入梁山泊，個個同回宛子城。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先到水滸寨中，忠義堂上坐下，令裴宣驗看各人功賞。盧俊義活捉鄧美，解上寨來。跪在堂前。宋江自解其縛，請入堂內上坐，親自捧杯陪話，奉酒壓驚。衆頭領都到堂上，是日殺牛宰馬，重賞三軍，留鄧美住了兩日，備辦鞍馬，送下山去。鄧美大喜。宋江陪話道：『將軍陣前陣後，冒瀆威嚴，切乞恕罪。宋江等本無異心，只要歸順朝廷，與國家出力，被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，望將軍回朝，善言解救。倘得他日重見恩光，生死不忘大德。』鄧美拜謝不殺之恩，登程下山。宋江令人直送出界回京，不在話下。

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與吳用等衆頭領商量。原來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計，都是吳用機謀布置，殺得童貫膽寒心碎，夢裏也怕，大軍三停折了二停。吳用道：『童貫回到京師，奏了官家，如何不再起兵來！必得一人直投東京，探聽虛實，回報山寨，預作準備。』宋江道：『軍師此論，正合吾心。你弟兄中，不知那個敢去？』只見坐次之中一個人應道：『兄弟願往。』衆人看了，都道：『須是他去，必幹大事。』不是這個人去，有分教，重施謀略，再敗官軍，且是衝陣馬亡青嶂下，戲波船陷綠蒲中。畢竟梁山泊是誰人前去打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八回

十節度議取梁山泊

宋公明一敗高太尉

再說梁山泊好漢，自從兩贏童貫之後，宋江，吳用商議，必用着一個人，去東京探聽消息虛實，上山回報，預先準備軍馬交鋒。言之未絕，只見『神行太保』戴宗道：『小弟願往。』宋江道：『探聽軍情，多虧煞兄弟一個。雖然賢弟去得，必須也用一個相幫去最好。』李逵便道：『兄弟幫哥哥去走一遭。』宋江笑道：『你便是那個不惹事的「黑旋風」！』李逵道：『今番去時，不惹事便了。』宋江喝退，一壁再問：『有那個兄弟敢去走一遭？』『赤髮鬼』劉唐稟道：『小弟幫戴宗哥哥去如何？』宋江大喜道：『好！』當日兩個收拾了行裝，便下山去。

且不說戴宗，劉唐來東京打聽消息，卻說童貫和畢勝沿路收聚得敗殘軍馬四萬餘人，比到東京，於路教衆多管軍的頭領，各自部領所屬軍馬，回營寨去了，只帶御營軍馬入城來。童貫卸了戎裝衣甲，逕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議。兩個見了，各敘禮罷，請入後堂深處坐定。童貫把大折兩陣，結果了八路軍官，并許多軍馬，艷美又被活捉去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，一一都告訴了。高太尉道：『樞相不要煩惱，這件事只瞞了今上天子便了，誰敢胡奏！我和你去告稟太師，再作個道理。』童貫和高俅上了馬，逕投蔡太師府內來。已有報知童樞密回來了，蔡京料道不勝，又聽得和高俅同來，蔡京教喚入書院裏來廝見。童貫拜了太師，淚如雨下。蔡京道：『且休煩惱，我備知你折了軍馬之事。』高俅道：『賊居水泊，非船不能征進，樞密只以馬步軍征剿，因此失利，中賊詭計。』童貫訴說折兵敗陣之事，蔡京道：『你折了許多軍馬，費了許多錢糧，又折了八路軍官，這事怎敢教聖上得知！』童貫再拜道：『望乞太師遮蓋，救命則個！』蔡京道：『明日只奏道天氣暑熱，軍士不伏水土，權且罷戰退兵。倘或震怒說道：「似此心腹大患，不去勦滅，後必爲殃。」如

此時，恁衆官卻怎地回答？」高俅道：「非是高俅誇口，若還太師肯保高俅領兵親去那裏征討，一鼓可平。」蔡京道：「若得太尉肯自去，可知是好，明日便當保奏太尉爲帥。」高俅又稟道：「只有一件，須得聖旨任便起軍，并隨造船隻；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，或備官價，收買木料，打造戰船；水陸並進，船騎同行，方可指日成功。」蔡京道：「這事容易。」正話間，門吏報道：「鄧美回來了。」童貫大喜。太師教喚進來，問其緣故。鄧美拜罷，敘說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，盡數放回，不肯殺害，又與盤纏，令回鄉里。因此小將得見鈞顏。高俅道：「這是賊人詭計，故意慢我國家。今後不點近處軍馬，直去山東，河北揀選得用的人，跟高俅去。」蔡京道：「既然如此計議定了，來日內裏相見，面奏天子。」各自回府去了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都在侍班閣子裏相聚。朝鼓響時，各依品從，分列丹墀，拜舞起居已畢，文武分班，列於玉階之下，只見蔡太師出班奏道：「昨遣樞密使童貫統率大軍，進征梁山泊草寇，近因炎熱，軍馬不伏水土，抑且賊居水洼，非船不行，馬步軍兵，急不能進，因此權且罷戰，各回營寨暫歇，別候聖旨。」天子乃云：「似此炎熱，再不復去矣！」蔡京奏道：「童貫可於泰乙宮聽罪，別令一人爲帥，再去征伐，乞請聖旨。」天子曰：「此寇乃是心腹大患，不可不除，誰與寡人分憂？」高俅出班奏曰：「微臣不材，願效犬馬之勞，去征勦此寇，伏取聖旨。」天子云：「既然卿肯與寡人分憂，任卿擇選軍馬。」高俅又奏：「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，非仗舟船，不能前進；臣乞聖旨，於梁山泊近處，採伐木植，督工匠造船，或用官錢收買民船，以爲戰伐之用。」天子曰：「委卿執掌。從卿處置，可行卽行，慎勿害民。」高俅奏道：「微臣安敢！只容寬限，以圖成功。」天子令取錦袍金甲，賜與高俅，另選吉日出師。

當日百官朝退，童貫，高俅送太師到府，便喚中書省關房掾史，傳奉聖旨，定奪撥軍。高太尉道：「前者有十節度使，多曾與國家建功，或征鬼方，或伐西夏，並金遼等處，武藝精熟，請降鈞帖，差撥爲將。」蔡太師依允，便發十道劄付文書，仰各各部領所屬精兵一萬，前赴濟州取齊，聽候調用。十個節度使非同

小可，每人領軍一萬，尅期並進。那十路軍馬：

河南河北節度使 王煥

上黨太原節度使 徐京

京北弘農節度使 王文德

潁州汝南節度使 梅展

中山安平節度使 張開

江夏零陵節度使 楊溫

雲中鴈門節度使 韓存保

隴西漢陽節度使 李從吉

瑯琊彭城節度使 項元鎮

清河天水節度使 荆忠

原來這十路軍馬，都是曾經訓練精兵，更兼這十節度使，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，後來受了招安，直做到許大官職，都是精銳勇猛之人，非是一時建了些少功名。當日中書省定了程限，發十道公文，要這十路軍馬如期都到濟州，遲慢者定依軍令處置。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軍，爲頭統制官，喚做劉夢龍。那人初生之時，其母夢見一條黑龍飛入腹中，感而遂生；及至長大，善知水性，曾在西川峽江討賊有功，陞做軍官都統制，統領一萬五千水軍，陣船五百隻，守住江南。高太尉要取這支水軍並船隻星夜前來聽調，又差一個心腹人，喚做牛邦喜，也做到步軍校尉，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應河道內拘刷船隻，都要來濟州取齊，交割調用。高太尉帳前牙將極多，於內兩個最了得：一個喚做黨世英，一個喚做黨世雄；弟兄二人，現做統制官，各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高太尉又去御營內選撥精兵一萬五千，通共各處軍馬一十三萬，先於諸路差官

供送糧草，沿途交納。高太尉連日整頓衣甲，製造旌旗，未及登程，有詩爲證：

輕事貪功願領兵，  
兵權到手便留行。

幸因主帥遲遲去，  
多得三軍數日生。

卻說徽宗，劉唐在東京住了幾日，打探得備細消息，星夜回還山寨，報說此事。宋江聽得高太尉親自領兵，調天下軍馬一十三萬，十節度使統領前來，心中驚恐，便和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『仁兄勿憂，小生也久聞這十節度的名，多與朝廷建功，只是當初無他的敵手，以此只顯他的豪傑。如今放着這一班好弟兄，如狼似虎的人，那十節度已是過時的人了，兄長何足懼哉！比及他十路軍來，先教他喫我一驚。』宋江道：『軍師如何驚他？』吳用道：『他十路軍馬都到濟州取齊，我這裏先差兩個快廝殺的，去濟州相近，接着來軍，先殺一陣：——這是報信與高俅知道。』宋江道：『叫誰去好？』吳用道：『差「沒羽箭」張清，「雙鎗將」董平，此二人可去。』宋江差二將各帶一千馬軍，前去巡哨濟州，相迎截殺各路軍馬；又撥水軍頭領，準備泊子裏奪船。山寨中頭領預先調撥已定，且不細說，下文便知。

再說高太尉在京師俄延了二十餘日，天子降勅催促起軍，高俅先發御營軍馬出城，又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，隨軍消遣。至日祭旗，辭駕登程，卻好一月光景。時值初秋天氣，大小官員都在長亭餞別。高太尉戎裝披掛，騎一匹金鞍戰馬，前面擺着五匹玉轡雕鞍從馬，左右兩邊，排着黨世英，黨世雄弟兄兩個，背後許多殿帥統制官，統軍提轄，兵馬防備團練等官，參隨在後。那隊伍軍馬，十分擺布得整齊，詩曰：

臣奸罔上非忠蓋，  
好戰全違舊典章。

不事懷柔服強暴，  
只驅良善敵刀鎗。

那高太尉部領大軍出城，來到長亭前下馬，與衆官作別，飲罷餞行酒，攀鞍上馬，登程望濟州進發。於



路上縱容軍士，盡去村中縱橫擄掠，黎民受害，非止一端。

却說十路軍馬陸續都到濟州，有節度使王文德領着京北等處一路軍馬，星夜奔濟州來，離州尚有四十餘里。當日催動人馬，趕到一個去處，地名鳳尾坡，坡下一座大林。前軍卻好抹過林子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，林子背後山坡腳邊轉出一彪軍馬來，當先一將攔路。那員將頂盔掛甲，插箭鬚弓，去那弓袋箭壺內側插着小小兩面黃旗，旗上各有五個金字，寫道：『英雄雙鎗將，風流萬戶侯。』兩手拈兩桿銅鎗。此將乃是梁山泊第一個慣衝頭陣的勇將董平，因此人稱爲『董一撞』。董平勒定戰馬，截住大路喝道：『來的是那裏兵馬？不早早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』這王文德兜住馬，呵呵大笑道：『瓶兒罐兒也有兩個耳朵，你須會聞我等十節度使累建大功，名揚天下，大將王文德麼？』董平大笑，喝道：『只你便是殺晚爺的大頭！』王文德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『反國草寇，怎敢辱吾！』拍馬挺鎗，直取董平，董平也挺雙鎗來迎。兩將鬪到三十合，不分勝敗。王文德料道贏不得董平，喝一聲：『少歇再戰。』各歸本陣。王文德分付衆軍，休要戀戰，直衝過去。王文德在前，三軍在後，大發聲喊，殺將過去。董平後面引軍追趕，將過林子，正走之間，前面又衝出一彪軍馬來。爲首一員上將，正是『沒羽箭』張清，在馬上大喝一聲：『休走！』手中拈定一個石子打將來，望王文德頭上便着。急待躲時，石子打中盔頂，王文德伏鞍而走，跑馬奔逃。兩將趕來，看看趕上，只見側首衝過一隊軍來。王文德看時，卻是一般的節度使楊溫軍馬，齊來救應。因此，董平，張清不敢來追，自回去了。

兩路軍馬同入濟州歇定，太守張叔夜接待各路軍馬。數日之間，前路報來，高太尉大軍到了，十節度出城迎接，都相見了太尉，一齊護送入城，把州衙權爲帥府，安歇下了。高太尉傳下號令，教十路軍馬，都向城外屯駐，伺候劉夢龍水軍到來，一同進發。這十路軍馬，各自下寨，近山砍伐木植，人家搬擔門窗，搭蓋窩鋪，十分害民。高太尉自在城中帥府內，定奪征進人馬；無銀兩使用者，都克頭哨出陣交鋒；有銀

兩者，留在中軍，虛功濫報。似此奸弊，非止一端。高太尉在濟州不過一二日，劉夢龍戰船到了，參謁帥府。禮畢，高棟隨即便喚十節度使都到廳前，共議良策。王煥等稟復道：『太尉先教馬步軍去探路，引賊出戰，然後卻調水路戰船，去劫賊巢，令其兩下不能相顧，可獲羣賊矣！』高太尉從其所言。當時分撥王煥，徐京爲前部先鋒，王文德，梅展爲合後收軍，張開，楊溫爲左軍，韓存保，李從吉爲右軍，項元鎮，荆忠爲前後救應使，黨世雄引領三千精兵，上船協助劉夢龍水軍船隻，就行監戰。諸軍盡皆得令，整束了三日，請高太尉看閱諸路軍馬。高太尉親自出城，一一點看了，便遣大小三軍，并水軍，一齊進發，逕望梁山泊來。

且說董平，張清回寨，說知備細，宋江與衆頭領統率大軍，下山不遠，早見官軍到來。前軍射住陣腳，兩邊拒定人馬，只見先鋒王煥出陣，使一條長鎗，在馬上厲聲高叫：『無端草寇，敢死村夫，認得大將王煥麼？』對陣繡旗開處，宋江親自出馬，與王煥聲喏道：『王節度使，你年紀高大了，不堪與國家出力，當鎗對敵，恐有些一差二誤，枉送了你一世清名。你回去罷！另教年紀小的出來戰。』王煥聽得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廝是個文而俗吏，安敢抗拒天兵！』宋江答道：『王節度，你休逞好手，我這一班兒替天行道的好漢，不到得輸與你！』王煥便挺鎗戮將過來。宋江馬後，早有一將，彎鈴響處，挺鎗出陣。宋江看時，卻是『豹子頭』林沖，來戰王煥。兩馬相交，衆軍助喊，高太尉自臨陣前，勒住馬看。只聽得兩軍吶喊喝采，果是馬軍踏鎗擡身看，步卒掀盔舉眼觀。兩個施逞諸路鎗法，但見：

一個屏風鎗勢如霹靂，一個水平鎗勇若奔雷，一個朝天鎗難防難躲，一個鑽風鎗怎敵怎遮。這個恨不得鎗戳透九霄雲漢，那個恨不得鎗刺透九曲黃河。一個鎗如蟒離巖洞，一個鎗似龍躍波津，一個使鎗的雄似虎吞羊，一個使鎗的俊如鷗撲兔。

王煥大戰林沖，約有七八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兩邊各自鳴金，二將分開，各歸本陣。只見節度使荆忠到前

軍，馬上欠身，稟覆高太尉道：『小將願與賊人決一陣，乞請鈞旨。』高太尉便教荆忠出馬交戰。宋江馬後響鈴響處，呼延灼來迎。荆忠使一口大桿刀，騎一匹瓜黃馬，二將交鋒，約鬪二十合，被呼延灼賣個破綻，隔過大刀，順手提起銅鞭來，只一下，打個襯手，正着荆忠腦袋，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於馬下。高俅看見折了一個節度使，火急便差項元鎮，驟馬挺鎗，飛出陣前，大喝：『草賊敢戰吾麼？』宋江馬後，『雙鎗將』董平撞出陣前，來戰項元鎮。兩個鬪不到十合，項元鎮霍地勒回馬，拖了鎗便走。董平拍馬去趕，項元鎮不入陣去，遶着陣脚，落荒而走。董平飛馬去追，項元鎮帶住鎗，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拽滿弓，翻身背射一箭。董平聽得弓弦響，擡手去隔，一箭正中右臂，棄了鎗，撥回馬便走。項元鎮掛着弓，撚着箭，倒趕將來。呼延灼，林沖見了，兩騎馬各出，救得董平歸陣。高太尉指揮大軍混戰，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，後面軍馬，遮攔不住，都四散奔走。高太尉直趕到水邊，卻調人去接應水路船隻。

且說劉夢龍和黨世雄布領水軍，乘駕船隻，迤邐前投梁山泊深處來，只見茫茫蕩蕩，盡是蘆葦葦葦，密密遮定港汊。這裏官船，檣篙不斷，相連十餘里水面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山坡上一聲砲響，四面八方，小船齊出，那官船上軍士，先有五分懼怯，看了這等蘆葦深處，盡皆慌了；怎禁得蘆葦裏面埋伏着小船，齊出衝斷大隊！官船前後不相救應，大半官軍，棄船而走。梁山泊好漢，看見官軍陣腳亂了，一齊鳴鼓搖船，直衝上來。劉夢龍和黨世雄急回船時，原來經過的淺港內，都被梁山泊好漢用小船裝載柴草，砍伐山中木植，填塞斷了，那檣槳竟搖不動。衆多軍卒，盡棄了船隻下水。劉夢龍脫下戎裝披掛，爬過水岸，揀小路走了。這黨世雄不肯棄船，只顧叫水軍尋港汊深處搖去，不到二里，只見前面三隻小船，船上都是阮氏三雄，各人手執蓼葉鎗，挨近船邊來，衆多駕船軍士，都跳下水裏去了。黨世雄自持鐵搦，立在船頭上，與阮小二交鋒，阮小二也跳下水裏去，阮小五，阮小七兩個逼近身來。黨世雄見不是頭，撇了鐵搦，也跳下水裏去了。見水底下鑽出『船火兒』張橫來，一手揪住頭髮，一手提定腰跨，滴溜溜丟上蘆葦根頭；先

有十數個小嘍囉躲在那裏，鏡鈎套索搭住，活捉上水滸寨來。

卻說高太尉見水面上船隻，都紛紛滾滾，亂投山邊去了，船上縛着的，盡是劉夢龍水軍手旗號，情知水路裏又折了一陣，忙傳軍令，且教收兵，回濟州去，別作道理。五軍比及要退，又值天晚，只聽得四下裏火砲不住價響，宋江軍馬，不知幾路殺將來。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。正是陰陵失路逢神弩，赤壁鏖兵遇怪風。畢竟高太尉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

劉唐放火燒戰船

宋江兩敗高太尉

話說當下高太尉望見水路軍士，情知不濟，正欲回軍，只聽得四邊炮響，急收聚衆將，奪路而走。原來梁山泊只把號砲四下裏施放，卻無伏兵，只嚇得高太尉心驚膽戰，鼠竄狼奔，連夜收軍回濟州。計點步軍折陷不多；水軍折其大半，戰船沒一隻回來；劉夢龍逃難得回；軍士會水的，逃得性命，不會水的，都淹死在水中。高太尉軍威挫折，銳氣摧殘，且向城中屯駐軍馬，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；再差人齎公文去催，不論是何船隻，堪中的盡數拘拿，解赴濟州，整頓征進。

卻說水滸寨中，宋江先和董平上山，拔了箭矢，喚『神醫』安道全用藥調治。安道全使金瘡藥敷住瘡口，在寨中養病。吳用收住衆頭領上山，水軍頭領張橫，解黨世雄到忠義堂上請功。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軟監着，將奪到的船隻，盡數都收入水寨，分派與各頭領去了。

再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，會集諸將，商議收勦梁山之策，數內上黨節度使徐京稟道：『徐某幼年遊歷江湖，使鎗賣藥之時，曾與一人交遊。那人深通韜略，善曉兵機，有孫吳之才調，諸葛之智謀，姓聞名喚章，現在東京城外安仁村教學。若得此人來爲參謀，可以敵吳用之詭計。』高太尉聽說，便差首將一員，齎帶緞疋鞍馬，星夜回東京，禮請這教村學秀才聞煥章來，爲軍前參謀；便要早赴濟州，一同參贊軍務。那員首將回京去，不得三五日，城外報來，宋江軍馬，直到城邊搦戰。高太尉聽了大怒，隨即點就本部軍兵，出城迎敵，就令各寨節度使同出交鋒。

卻說宋江軍馬見高太尉提兵至近，急忙退十五里外平川曠野之地。高太尉引軍趕去，宋江兵馬已向山坡邊擺成陣勢，紅旗隊裏，捧出一員猛將，號旗上寫得分明，乃是『雙鞭』呼延灼。兜住馬，橫着鎗，立在陣

前。高太尉看見道：『這廝便是統領連環馬時，背反朝廷的。』便差雲中節度使韓存保出馬迎敵。這韓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畫戟。兩個在陣前，更不打話，一個使戟去搦，一個用鎗來迎。兩個戰到五十餘合，呼延灼賣個破綻，閃出去，拍着馬，望山坡下便走。韓存保緊要幹功，跑着馬趕來。八個馬蹄翻滾撒鉞相似，約趕過五七里無人之處，看看趕上，呼延灼勒回馬，帶轉鎗，舞起雙鞭來迎。兩個又鬪十數合之上，用雙鞭分開畫戟，回馬又走。韓存保尋思，這廝鎗又近不得我，鞭又贏不得我，我不就這裏趕上，活拿這賊，更待何時！搶將近來，趕轉一個山嘴，有兩條路，竟不知呼延灼何處去了。韓存保勒馬上坡來望時，只見呼延灼邁着一條溪走。存保大叫：『潑賊，你走那裏去！快下馬來投降，饒你命！』呼延灼不走，大罵存保。韓存保卻大寬轉來抄呼延灼後路。兩個卻好在溪邊相迎着。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溪，只中間一條路，兩匹馬盤旋不得。呼延灼道：『你不降我，更待何時！』韓存保道：『你是我手裏敗將，倒要我降你？』呼延灼道：『我漏你到這裏，正要活捉你。你性命只在頃刻！』韓存保道：『我正來活捉你！』兩個舊氣又起。韓存保挺着長戟，望呼延灼前心兩脅軟肚上，雨點般搦將來。呼延灼用鎗左撥右逼，摔風般搦入來。兩個又鬪了三十來合。正鬪到濃深處，韓存保一戟，望呼延灼軟脅搦來，呼延灼一鎗，望韓存保前心刺去。兩個各把身軀一閃，兩般軍器，都從脅下搦來。呼延灼挾住韓存保戟桿，韓存保扭住呼延灼鎗桿；兩個都在馬上，你扯我拽，挾住腰胯，用力相爭。韓存保的馬，後蹄先塌下溪裏去了，呼延灼連人和馬，也拽下溪裏去了。兩個在水中扭做一塊。那兩匹馬濺起水來，一人一身水。呼延灼棄了手裏的鎗，挾住他的戟桿，急去掣鞭時，韓存保也撇了他的鎗桿，雙手按住呼延灼兩條臂；你揪我扯，兩個都滾下水去。那兩匹馬流星也似跑上岸來，望山邊去了。兩個在溪水中都滾沒了軍器，頭上戴的盔沒了，身上衣甲飄零，兩個只把空拳來在水中廝打，一遞一拳，正在水深裏，又拖上淺水裏來。正解拆不開，岸上一彪軍馬趕到，為頭的是『沒羽箭』張清。衆人下手，活捉了韓存保。差人急去尋那走了的兩匹戰馬，只見那馬卻聽得馬嘶人喊，

也跑回來尋隊，因此收住。又去溪中撈起軍器，還呼延灼，帶溼上馬，卻把韓存保背剪縛在馬上，一齊都奔峪口。只見前面一彪軍馬，來尋韓存保，兩家卻好當住。爲頭兩員節度使：一個是梅展，一個是張開。因見水洩洩地馬上縛着韓存保，梅展大怒，舞三尖兩刃刀，直取張清。交馬不到三合，張清便走，梅展趕來，張清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石子飛來，正打中梅展額角，鮮血迸流，撇了手中刀，雙手掩面。張清急便回馬，卻被張開搭上箭，拽滿弓，一箭射來，張清把馬頭一提，正射中馬眼，那馬便倒。張清跳在一邊，撚着鎗便來步戰。那張清原來只有飛石打將的本事，鎗法上卻慢。張開先救了梅展，次後來戰張清。馬上這條鎗，神出鬼沒，張清只辦得架隔，遮攔不住，拖了鎗，便走入馬軍隊裏躲閃。張開鎗馬到處，殺得五六十馬軍，四分五落，再奪得韓存保，卻待回來，只見喊聲大舉，峪口兩彪軍到：一隊是『霹靂火』秦明，一隊是『大刀』關勝，兩個猛將殺來。張開只保得梅展走了，衆軍兩路殺入來，又奪了韓存保。張清搶了一匹馬，呼延灼使盡氣力，只好隨衆廝殺，一齊掩擊到官軍隊前，乘勢衝動，退回濟州。梁山泊軍馬也不追趕，只將韓存保連夜解上山寨來。

宋江等坐在忠義堂上，見縛到韓存保來。喝退軍士，親解其索，請坐廳上，慇懃相待。韓存保感激無地，就請出黨世雄相見，一同管待。宋江道：『二位將軍，切勿相疑，宋江等並無異心，只被濫官汚吏，逼得如此。若蒙朝廷赦罪招安，情願與國家出力。』韓存保道：『前者陳太尉齎到招安詔勅來山，如何不乘機會去邪歸正？』宋江答道：『便是朝廷詔書，寫得不明，更兼用村醜倒換御酒，因此弟兄衆人，心皆不伏。那兩個張幹辦，李虞候，擅作威福，恥辱衆將。……』韓存保道：『只因中間無好人維持，誤了國家大事。』宋江設筵管待已了，次日，具備鞍馬，送出谷口。這兩個在路上說宋江許多好處，回到濟州城外，卻好晚了。次早入城，來見高太尉，說宋江把二將放回之事。高俅大怒道：『這是賊人詭計，慢我軍心。你這一人，有何面目見吾！左右與我推出，斬訖報來！』王煥等衆官都跪下告道：『非干此二人之

事，乃是宋江，吳用之計。若斬此二人，反被賊人恥笑。」高太尉被衆人苦告，饒了兩個性命，削去本身職事，發回東京泰乙宮聽罪。這兩個解回京師。

原來這韓存保是韓忠彥的姪兒。忠彥乃是國老太師，朝廷官員，都有出他門下。有個門館教授，姓鄭名居忠，原韓忠彥擡舉的人，見任御史大夫。韓存保把上件事告訴他；居忠上轎。帶了存保來見尙書余深，同議此事。余深道：『須是稟得太師，方可面奏。』二人來見蔡京說：『宋江本無異心，只望朝廷招安。』蔡京道：『前者毀詔誘上，如此無禮，不可招安，只可勦捕！』二人稟說：『前番招安，惜爲去人，不布朝廷德意，用心撫恤；不用嘉言，專說利害，以此不能成事。』蔡京方允。約至次日早朝，道君天子升殿，蔡京奏准再降詔勅，令人招安。天子曰：『現今高太尉使人來請安仁村聞煥章爲參謀，早赴軍前委用，就差此人伴使前去。如肯來降，悉免本罪。如仍不伏，就着高俅定限，日下勦捕盡絕還京。』蔡太師寫成草詔，一面取聞煥章赴省筵宴。原來這聞煥章是有名文士，朝廷大臣，多有知識的，俱備酒食迎接。席終各散，一邊收拾起行。有詩爲證：

年來教授隱安仁，忽召軍前捧綽綸。

權貴滿朝多舊識，可無一個薦賢人。

且不說聞煥章同天使出京，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心中煩惱。門吏報道：『牛邦喜到來！』高太尉便教喚進，拜罷問道：『船隻如何？』邦喜稟道：『於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餘隻，都到閘下。』太尉大喜。賞了牛邦喜，便傳號令，教把船都放入閘港，每三隻一排釘住，上用板鋪，船尾用鐵環鎖定；盡數發步軍上船，其餘馬軍，近水設送船隻。比及編排得軍士上船，訓練得熟，已得半月之久，梁山泊盡都知道了。吳用喚劉唐受計，掌管水路建功。衆多水軍頭領，各各准備小船，船頭上排排釘住鐵葉，船艙裏裝載蘆葦乾柴，柴中灌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屯住在小港內。卻教砲手凌振，於四望高山上，放砲爲號；又於水邊樹木叢雜之



處，都縛旌旗於樹上；每一處設金鼓火炮，虛屯人馬，假設營壘，請公孫勝作法祭風。旱地上分三隊軍馬接應。吳用指畫已了。

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催起軍馬，水路統軍，卻是牛邦喜，又同劉夢龍并黨世英這三個掌管。高太尉披掛了，發三通擂鼓，水港裏船開，旱路上馬發，船行似箭，馬去如飛，殺奔梁山泊來。先說水路裏船隻，連篙不斷，金鼓齊鳴，迤邐殺入梁山泊深處，並不見一隻船。看看漸近金沙灘，只見荷花蕩裏，兩隻打魚船，每隻船上只有兩個人，拍手大笑。頭船上劉夢龍便叫放箭亂射，漁人都跳下水底去了。劉夢龍急催動戰船，漸近金沙灘頭。一帶陰陰的都是細柳，柳樹上拴着兩頭黃牛，綠莎草上睡着三四個牧童，遠遠地又有一個牧童，倒騎着一頭黃牛，口中嗚嗚咽咽吹着一管笛子來。劉夢龍便教先鋒悍勇的首先登岸。那幾個牧童跳起來，呵呵大笑，盡穿入柳陰深處去了。前陣五七百人搶上岸去。那柳陰樹中，一聲砲響，兩邊戰鼓齊鳴：左邊就衝出一隊紅甲軍，爲頭是『霹靂火』秦明；右邊衝出一隊黑甲軍，爲頭是『雙鞭』呼延灼，各帶五百軍馬，截出水邊。劉夢龍急招呼軍士下船時，已折了大半軍校。牛邦喜聽得前軍喊起，便教後船且退。只聽得山頂上連珠砲響，蘆葦中颼颼有聲，却是公孫勝披髮仗劍，踏罡布斗，在山頂上祭風。初時穿林透樹，次後走石飛砂，須臾白浪掀天，頃刻黑雲覆地，紅日無光，狂風大作。劉夢龍急救掉船回時，只見蘆葦叢中，藕花深處，小港狹汊，都掉出小船來，鑽入大船隊裏。鼓聲響處，一齊點着火把，霎時間，大火竟起，烈焰飛天，四分五落，都穿在大船內。前後官船，一齊燒着。怎見得火起，但見：

黑煙迷綠水，紅焰起清波。風威捲荷葉滿天飛，火勢燎蘆林連梗斷。神號鬼哭，昏昏日色無光；獄撼山崩，浩浩波聲若怒。艦航盡倒，舵檣皆休。船尾旌旗，不見青紅交雜；樓頭劍戟，難排霜雪爭叉。僵尸與魚鼈同浮，熱血共波濤並沸。千條火焰連天起，萬道烟霞貼水飛。

當時劉夢龍見滿港火飛，戰船都燒着了，只得棄了頭盔衣甲，跳下水去，又不敢傍岸，揀港深水闊處，

赴將開去逃命。蘆林裏面一個人，獨駕着小船，直迎將來，劉夢龍便鑽入水底下去了。卻好有一個人攔腰抱住，拖上船來。撐船的是『出洞蛟』童威，攔腰抱的是『混江龍』李俊。卻說牛邦喜見四下官船隊裏火着，也棄了戎裝披掛，卻待下水，船梢上鑽起一個人來，拿着鑊鉤，劈頭搭住，倒拖下水裏去。那人是『船火兒』張橫。這梁山泊內殺得屍橫水面，血濺波心，焦頭爛額者，不計其數。只有黨世英搖着小船，正走之間，蘆林兩邊，弩箭弓矢齊發，射死水中。衆多軍卒，會水的逃得性命回去；不會水的，盡皆渰死；生擒活捉者，都解投大寨。李俊捉得劉夢龍，張橫捉得牛邦喜，欲待解上山寨，惟恐宋江又放了。兩個好漢自商量，把這二人，就路邊結果了性命，割下首級，送上山來。

再說高太尉引領軍馬在水邊策應，只聽得連珠砲響，鼓聲不絕，料道是水面上廝殺，驟着馬前來靠山臨水探望。只見紛紛軍士，都從水裏逃命，爬上岸來。高俅認得是自家軍校，問其緣故，說被放火燒盡船隻，俱各不知所在。高太尉聽了，心內越慌。但望見喊聲不斷，黑煙滿空，急引軍回舊路時，山前鼓聲響處，衝出一隊馬軍，攔路當先，『急先鋒』索超，輪起開山大斧，驟馬搶近前來。高太尉身邊節度使王煥，挺鎗便出，與索超交戰。鬪不到五合，索超撥回馬便走。高太尉引軍追趕，轉過山嘴，早不見了索超。正走間，背後『豹子頭』林冲，引軍趕來，又殺一陣。再走不過六七里，又是『青面獸』楊志，引軍趕來，又殺一陣。又奔不到八九里，背後『美髯公』朱仝趕上來，又殺一陣。這是異用使的追趕之計：不去前而攔截，只在背後趕殺，敗軍無心戀戰，只顧奔走，救護不得後軍。因此高太尉被趕得慌，飛奔濟州，比及入得城時，已自三更。又聽得城外寨中火起，喊聲不絕，原來被石秀，楊雄埋伏下五百步軍，放了三五把火，潛地去了。驚得高太尉魂不附體，連使人探視，回報去了，方纔放心。整點軍馬，折其大半。

高俅正在納悶間，遠探報道：『天使到來。』高俅遂引軍馬，并節度使出城迎接，見了天使，就說降詔招安一事。都與聞煥章參謀使相見了，同進城中帥府商議。高太尉先討抄白備照觀看。待不招安來，又連

折了兩陣，拘刷得許多船隻，又被盡行燒毀；待要招安來，恰又羞回京師；心下躊躇，數日主張不定。不想濟州有一個老吏，姓王名瑾，那人平生刻毒，人盡呼爲「剜心王」，卻是濟州府撥在帥府供給的吏。因見了詔書抄白，更打聽得高太尉心內遲疑不決，遂來帥府，早獻利便事件，稟說：「貴人不必沉吟，小吏看見詔上已有活路：這個寫草詔的翰林待詔，必與貴人好，先開下一個後門了。」高太尉見說大驚，便問道：「你怎見得先開下後門？」王瑾稟道：「詔書上最要緊是中間一行。道是：『除宋江，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』。此一句；是圈圍話。如今開讀時，卻分作兩句讀，將「除宋江」另做一句，「盧俊義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」。另做一句；賺他漏到城裏，捉下爲頭宋江一個，把來殺了，卻將他手下衆人，盡數解散，分調開去。自古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。」但沒了宋江，其餘的做得甚用？此論不知恩相貴意若何？」高俅大喜，隨即陞王瑾爲帥府長史，便請開參謀說知此事。開煥章諫道：「堂堂天使，只可以正理相待，不可行詭詐於人。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謀之人識破，翻變起來，深爲未便。」高太尉道：「非也！自古兵書有云：『兵行詭道』。豈可用得正大？」聞參謀道：「雖然兵行詭道，這一事是天子聖旨，乃以取信天下。自古王言如綸如綽，因此號爲玉音，不可修改。今若如此，後有知者，難以此爲准信。」高太尉道：「且顧眼下，卻又理會！」遂不聽開煥章之言。先遣一人往梁山泊報知，令宋江等全夥，前來濟州城下，聽天子詔勅，赦免罪犯。

卻說宋江又贏了高太尉這一陣。燒了的船，令小校搬運做柴，不曾燒的，拘收入水寨。但是活捉的軍將盡都陸續放回濟州。當日宋江與大小頭領正在忠義堂上商議，小校報道：「濟州府差人上山來報道：『朝廷特遣天使，頒降詔書，赦罪招安，加官賜爵，特來報喜。』」宋江聽罷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便叫請那報事人到堂上問時，那人說道：「朝廷降詔，特來招安。高太尉差小人前來，報請大小頭領，都要到濟州城下行禮，開讀詔書。並無異議，請勿疑惑。」宋江叫請軍師商議定了，且取銀兩緞疋，賞賜來人，先發

付回濟州去了。宋江傳下號令，大小頭領，盡教收拾去聽開讀詔書。盧俊義道：「兄長且未可性急，誠恐這是高太尉的見識，兄長不宜便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若如此疑心時，如何能殺歸正？還是好歹去走一遭。」吳用笑道：「高俅那厮，被我們殺得膽寒心碎，便有十分的計策，也施展不得。放着衆兄弟一班好漢，不要疑心，只願跟隨宋公明哥哥下山。我這裏先差『墨旋風』李逵，引着樊瑞，鮑旭，項充，李袞，將帶步軍一千，埋伏在濟州東路，再差『一丈青』扈三娘，引着顧大嫂，孫二娘，王矮虎，孫新，張青，將帶步軍一千，埋伏在濟州西路：若聽得連珠砲響，殺奔北門來取齊。」吳用分調已定，衆頭領都下山，只留水軍頭領看寨守柵，只因高太尉要用詐術，誘引這夥英雄下山，不聽聞參謀諫勸，誰想只就濟州城下，翻爲九里山前。正是只因一紙君王詔，惹起全班壯士心。畢竟衆好漢怎地大鬧濟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

張順鑿漏海餓船

宋江三敗高太尉

話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帥府坐地，喚過王煥等衆節度使商議；傳令將各路軍馬，拔寨收入城中；教現在節度使俱全副披掛，伏於城內；各寨軍士，盡數準備擺列於城中，城上俱各不豎旗旗，只於北門上立黃旗一面，上書『天詔』二字。高俅與天使衆官，都在城上，只等宋江到來。

當日梁山泊中，先差『沒羽箭』張清，將帶五百哨馬，到濟州城邊，週迴轉了一遭，望北去了。須臾，『神行太保』戴宗，步行來探了一遭。人報與高太尉，親自臨月城上，女牆邊，左右從者百餘人，大張麾蓋，前設香案。遙望北邊宋江軍馬來，前面金鼓，五方旌旗，衆頭領簸箕掌，栲栳圈，鷹翅一般，擺列將來。當先爲首，宋江，盧俊義，吳用，公孫勝，在馬上欠身，與高太尉聲喏。高太尉見了，使人在城上叫道：『如今朝廷赦你們罪犯，特來招安，如何披甲前來？』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道：『我等大小人員未蒙恩澤，不知詔意如何？未敢去其介冑。望太尉週全。可盡喚在城百姓耆老，一同聽詔，那時承恩卸甲。』高太尉出令，教喚在城耆老百姓，盡都上城聽詔。無移時，紛紛滾滾，盡皆到了。宋江等在城下，看見城上百姓老幼擺滿，方纔勒馬向前。鳴鼓一通，衆將下馬。鳴鼓二通，衆將步行到城邊，背後小校，牽着戰馬，離城一箭之地，齊齊地伺候着。鳴鼓三通，衆將在城下拱手，聽城上開讀詔書。那天使讀道：

制曰：人之本心，本無二端；國之恆道，俱是一理。作善則爲良民，造惡則爲逆黨。朕聞梁山泊聚衆已久，不蒙善化，未復良心。今差天使頒降詔書，除宋江，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。其爲首者，詣京謝恩；協隨助者，各歸鄉閭。嗚呼，速霽雨露，以就去邪歸正之心，毋犯雷霆，當效革故鼎新之意。故茲詔示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 年 月 日

當時軍師吳用正聽讀到除宋江三字，便目視花榮道：『將軍聽得麼？』卻纔讀罷詔書，花榮大叫：『既不赦我哥哥，我等投降則甚？』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着那個開詔使臣道：『看花榮神箭！』一箭射中面門，衆人急救。城下衆好漢，一齊叫聲『反』！亂箭望城上射來，高太尉回避不迭。四門突出軍馬來，宋江軍中，一聲鼓響，一齊上馬便走。城中官軍追趕，約有五六里回來，只聽得後軍砲響，東有李逵，引步軍殺來，西有扈三娘，引馬軍殺來；兩路軍兵，一齊合到。官軍只怕有埋伏，急退時，宋江全夥，卻回身搃殺將來；三面夾攻，城中軍馬大亂，急急奔回，殺死者多。宋江收軍，不教追趕，自回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寫表，申奏朝廷說：『宋江賊寇，射死天使，不伏招安。』外寫密書，送與蔡太師，童樞密，楊太尉，煩爲商議，教太師奏過天子，沿途接應糧草，星夜發兵前來，併力勦捕羣賊。

卻說蔡太師收得高太尉密書，徑自入朝，奏知天子。天子聞奏，龍顏不悅云：『此寇數辱朝廷，累犯大逆。』隨即降勅，教諸路各助軍馬，并聽高太尉調遣。楊太尉已知節次失利，再於御營司選撥二將，就於龍猛，虎翼，捧日，忠義四營內，各選精兵五百，共計二千，跟隨兩個上將，去助高太尉殺賊。

這兩員將軍是誰？一個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，官帶左義衛親軍指揮使，護駕將軍丘岳，一個是八十萬禁軍副教頭，官帶右義衛親軍指揮使，車騎將軍周昂。這兩個將軍，累建奇功，名聞海外，深通武藝，威鎮京師，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。當時楊太尉點定二將，限目下起身，來辭蔡太師。蔡京分付道：『小心在意，早建大功，必當重用！』二將辭謝了去。四營內，一個個選揀身長體健，腰細膀闊，山東河北，能登山，慣赴水，那一等精銳軍漢，撥與二將。這丘岳，周昂，辭了衆省院官，去辭楊太尉稟說：『明日出城。』楊太尉各賜與二將五匹好馬，以爲戰陣之用。二將謝了太尉，各自回營，收拾起身。次日，軍兵拴着馬行程，都在御營司前伺候。丘岳，周昂二將，分做四隊：龍猛，虎翼二營一千軍，有二千餘騎軍馬，丘岳總

領；捧日，忠義二營一千軍，也有二千餘騎軍馬，周昂總領。又有一千步軍，分與二將隨從。丘岳，周昂到辰牌時分，擺列出城。楊太尉親自在城門上看軍。且休說小校威雄，親隨勇猛。去那兩面繡旗下，一叢戰馬之中，簇擁着護駕將軍丘岳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纓撒火，錦兜鍪，雙鳳翅照天盔。披一副絲絨穿，紅綿套，嵌連環鎖子甲。穿一領翠沿邊，珠絡縫，荔枝紅，圈金繡戲獅袍，繫一條襯金葉，玉玲瓏，雙獼尾，紅綉釘盤螭帶。着一雙簇金線，海驢皮，胡桃紋，抹綠色雲根靴。彎一張紫檀靶，泥金梢，龍角面，虎筋絃寶雕弓。懸一壺柴竹桿，朱紅扣，鳳尾翎，狼牙金點鋼箭。掛一口七星裝，沙魚鞘，賽龍泉，欺巨闕霜鋒劍。橫一把撒朱纓，水磨桿，龍吞頭，偃月樣三停刀。騎一匹快登山，能跳澗，背金鞍，播玉勒胭脂馬。

那丘岳坐在馬上，昂昂奇偉，領着左隊人馬，東京百姓，看了無不喝采。隨後便是右隊，捧日，忠義兩營軍馬，端的整齊。去那兩面繡旗下，一叢戰馬之中，簇擁着車騎將軍周昂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吞龍頭，撒青纓，珠閃爍爛銀盔。披一副損鎗尖，壞箭頭，襯香綿熟鋼甲。穿一領繡牡丹，飛雙鳳，圈金線絳紅袍。繫一條稱狼腰，宜虎體，嵌七寶麒麟帶。着一雙起三尖，海獸皮，倒雲根虎尾靴。彎一張雀畫面，龍角靶，紫絲繡六鈎弓。攢一壺卓雕翎，鐵木桿，透唐貌繫子箭。使一柄欺寰達，賽石丙，劈開山金蘸斧。駛一匹負千斤，高八尺，能衝陣火龍駒。懸一條銀桿四方稜，賽金光劈楞簡。

這周昂坐在馬上，停停威猛。領着右隊人馬，來到城邊，與丘岳下馬，來拜辭楊太尉，作別衆官，離了東京，取路望濟州進發。

且說高太尉在濟州，和聞參謀商議：比及添撥得軍馬到來，先使人去近處山林，砍伐木植大樹；附近州縣，拘刷造船匠人，就濟州城外，搭起船塢，打造戰船；一面出榜，招募勇敢水手軍士。

濟州城中客店內，歇着一個客人，姓葉名春，原是泗州人氏，善會造船。因來山東，路經梁山泊過，被他那裏小夥頭目，劫了本錢，流落在濟州，不能彀回鄉。聽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，征進梁山泊，以圖取勝，將紙畫成船樣，來見高太尉。拜罷，稟道：『前者恩相以船征進，爲何不能取勝？蓋因船隻皆是各處拘刷將來的，使風搖櫓，俱不得法；更兼船小底尖，難以用武。葉春今獻一計，若要收伏此寇，必須先造大船數百隻。最大者名爲大海鰲船。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，船中可容數百人，每車用十二個人踏動；外用竹笆遮護，可避箭矢；船面上豎立弩樓，另造划車，擺布於上。如要進發，棗樓上一聲梆子響，二十四部水車，一齊用力踏動，其船如飛，他將何等船隻可以攔當！若是遇着敵軍，船面上伏弩齊發，他將何物可遮護！其第二等船，名爲小海鰲船。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車；船中可容百十人，前面後尾，都釘長釘；兩邊亦立弩樓，仍設遮洋笆片。這船卻行梁山泊小港，當住這廝私路伏兵。若依此計，梁山之寇，指日唾手可平。』高太尉聽說，看了圖樣，心中大喜。便叫取酒食衣服，賞了葉春，就着做監造船都作頭。連日晝夜催併，砍伐木植，限日定時，要到濟州交納。各路府州縣，均各合用造船物料。如若違限二十日，笞四十，每一日加一等；若違限五日外者，定依軍令處斬。各處逼迫守令催督，百姓亡者數多，衆民嗟怨。有詩爲證

井蛙小見豈知天，

可慨高俅聽謠言。

畢竟鰲船難取勝，

傷財勞衆枉徒然。

且不說葉春監造船等，卻說各處添撥水軍人等，陸續都到濟州。高太尉分撥各寨節度使出聽調，不在話下。只見門吏報道：『朝廷差遣丘岳，周昂二將到來。』高太尉令衆節度使出城迎接。二將到帥府，參見了太尉，親賜酒食，撫慰已畢，一面差人賞軍，一面管待二將。二將便請太尉將令，引軍出城搦戰。高太尉道：『二公且消停數日，待海鰲船完備，那時水陸并進，船騎雙行，一鼓可平賊寇。』丘岳，周昂稟道：『某等觀梁山泊草寇，如同兒戲，太尉放心，必然奏凱還京。』高俅道：『二將若果應口，吾當奏



知天子前，必當重用。」是日宴散，就帥府前上馬，回歸本寨，且把軍馬屯駐聽調。

不說高太尉催促造船征進，卻說宋江與衆頭領自從濟州城下叫反殺人，奔上梁山泊來，却與吳用等商議道：『兩次招安都傷犯了天使，越增的罪惡重了，朝廷必然又差軍馬來。』便差小喽囉下山，去探事情如何，火急回報。不數日，只見小喽囉探知備細，報上山來：『高俅近日招募一水軍，叫葉春爲作頭，打造大小海鰲船數百隻；東京又新差遣兩個御前指揮，俱到來助戰。一個姓丘名岳，一個姓周名昂，二將英勇各路又添撥到許多人馬，前來助戰。』宋江便與吳用計議道：『似此大船，飛遊水面，如何破得？』吳用笑道：『有何懼哉！只消得幾個水軍頭領便了。早路上交鋒，自有猛將應敵。然雖如此，料這等大船，要造必在數旬間，方得成就。目今尚有四五日光景，先教一兩個弟兄去那造船廠裏，先薙惱他一遭，後卻和他慢慢地放對。』宋江道：『此言最好！可教「鼓上蚤」時遷，「金毛犬」段景住，這兩個走一遭。』吳用道：『再叫張青，孫新，扮作拽樹民夫，雜在人叢裏，入船廠去。叫顧大嫂，孫二娘，扮做送飯婦人，和一般的婦人，雜將入去，卻叫時遷，段景住相幫。再用張清引軍接應，方保萬全。』前後喚到堂上，各各聽令已了。衆人歡喜無限，分投下山，自去行事。

卻說高太尉曉夜催促，督造船隻，朝暮捉拿民夫供役。那濟州東路上一帶，都是船廠，造造大海鰲船百隻，何止回人數千，紛紛攘攘。那等蠻軍，都拔出刀來，唬嚇民夫，無分星夜，要趕完備。是日，時遷，段景住，先到了廠內，兩個商量道：『眼見的孫張二夫妻，只是去船廠裏放火，我和你你去那裏，不顯我和你高強。我們只伏在這裏左右，等他船廠裏火發，我便卻去城門邊伺候，必然有救軍出來，乘勢閃將入去，就城樓上放起火來，你便卻去城西草料場裏，也放起把火來，教他兩下裏救應不迭。這場驚嚇不小。』兩個自暗暗地相約了，身邊都藏了引火的藥頭，各自去尋個安身之處。卻說張青，孫新兩個來到濟州城下，看見三五百人，拽木頭入船廠裏去。張孫二人，雜在人叢裏，也去拽木頭，投廠裏去。廠門口約有二

百來軍漢，各帶腰刀，手拿棍棒，打着民夫，儘力拖拽入廠裏面交納。團團一遭，都是排柵；前後搭蓋茅草廠屋，有二三百間。張青，孫新入到裏面看時，匠人數千；解板的在一處，釘船的在一處，黏船的在一處，匠人民夫，亂滾滾往來，不記其數。這兩個徑投做飯的笆棚下去躲避。孫二娘，顧大嫂兩個穿了些腌臢衣服，各提着個飯罐，隨着一般送飯的婦人，打開入去。看看天色漸晚，月色光明，衆匠人大半倚兀自在那裏掙趨未辦的工程。當時近有二更時分，孫新，張青在左邊船廠裏放火，孫二娘，顧大嫂在右邊船廠裏放火。兩下火起，草屋焰騰騰地價燒起來。船廠內民夫工匠，一齊發喊，拔柵衆柵，各自逃生。

高太尉正睡間，忽聽得人報道：『船場裏火起！』急忙起來，差撥官軍，出城救應。丘岳，周昂二將，各引本部軍兵，出城救火。去不多時，城樓上一把火起。高太尉聽了，親自上馬，引軍上城救火時，又見報道：『西草場內又一把火起。』照耀渾如白日。丘周二將，引軍去西草場中救護時，只聽得鼓聲振地，喊殺連天，原來『沒羽箭』張清，引着五百驃騎將軍，在那裏埋伏，看見丘岳，周昂引軍來救應，張清便直殺將來，正迎着丘岳，周昂軍馬。張清大喝道：『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！』丘岳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張清。張清手搦長鎗來迎，不過三合，拍馬便走。丘岳要逞功勞，隨後趕來，大喝：『反賊休走！』張清按住長鎗，輕輕去錦袋內，偷取個石子在手，扭回身軀，看丘岳來得較近，手起喝聲道：『着！』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門，翻身落馬。周昂見了，便和數個牙將，死命來救丘岳。周昂戰住張清，衆將救得丘岳上馬去了。張清與周昂戰不到數合，回馬便走，周昂不趕，張清又回來。卻見王煥，徐京，楊溫，李從吉四軍路到。張清手招引了五百驃騎軍，竟回舊路去了。這裏官軍，恐有伏兵，不敢去趕，自收軍兵回來，且只顧救火。三處火滅，天色已曉。

高太尉教看丘岳中傷如何。原來那一石子，正打着面門唇口裏，打落了四個牙齒；鼻子嘴唇，都打破了。高太尉着令醫人治療，見丘岳重傷，恨梁山泊深入骨髓；一面使人喚葉春，分付教在意造船征進；船

廠四圍，都教節度便下了寨柵，早晚隄備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張青，孫新夫妻四人，俱各歡喜；時遷，段景住兩個，都回舊路；六人已都有部從人馬，迎接回梁山泊去了。都到忠義堂，去說放火一事。宋江大喜，設宴時遷六人。自此之後，不時間使人探視。

造船將完，看看冬到。其年天氣甚煖，高太尉心中暗喜，以爲天助。葉春造船，也都以辦，高太尉催耀水軍，都要上船，演習本事。大小海鰐等船，陸續下水。城中帥府招募到四山五嶽水手人等，約有一萬餘人，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學踏車，着另一半學放弩箭。不過二十餘日，戰船演習已都完足了。葉春請太尉看船，有詩爲證：

自古兵機在速攻，  
鋒摧師老豈成功。

高棟鹵莽無通變，  
經歲勞民造戰艦。

是日，高棟引領衆多節度使，軍官頭目，都來看船。把海鰐船三百餘隻，分布水面。選十數隻船，遍插旌旗，飾鑼擊鼓，椰子響處，兩邊水車，一齊踏動，端的是風飛電走。高太尉看了，心中大喜；似此如飛船隻，此寇將何攔截？此戰必勝。隨取金銀鍍足，賞賜葉春；其餘人匠，各給盤纏，疎放歸家。次日，高棟令有司宰烏牛，白馬，豬羊，菓品，擺列金，銀，錢，紙，致祭水神。排列已了，衆將請太尉行香。丘岳瘡口已完，恨入心髓，只要活捉張清報讎。當同周昂與衆節度使，一齊上馬，跟隨高太尉到船邊下馬，隨侍高棟，致祭水神。焚香讚禮已畢，燒化楮帛，衆將稱賀已了，高棟叫取京師原帶來的歌兒舞女，都令上船作樂待宴。一面教軍健車船，演習飛走水面，船上笙簫謾品，歌舞悠揚，遊玩終夕不散。當夜就船中宿歇。次日，又設席而飲酌，一連三日筵宴，不肯開船。忽有人報道：『梁山泊賊人寫一首詩，貼在濟州城裏土地廟前，有人揭得在此。』其詩寫道：

幫閒得志一高棟，  
漫領三軍水上遊。

便有海鯨船萬隻，俱來泊內一齊休。

高太尉看了詩大怒，便要起軍征勦：『若不殺盡賊寇，誓不回軍！』聞參謀諫道：『太尉暫息雷霆之怒。想此狂寇懼怕，特寫惡言誆嚇，不爲大事。消停數日之間，撥定了水陸軍馬，那時征進未遲。目今深冬，天氣和煖，此天子洪福，元帥虎威也。』高俅聽罷甚喜，遂入城中，商議撥軍遣將。旱路上便調周昂，王煥同領大軍，隨行策應，卻調項元鎮，張開，總領軍馬一萬，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條大路上守住廝殺。原來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，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煙水。近來只有山前這條大路，卻是宋公明方纔新築的，舊不會有。高太尉教調馬軍先進，截住這條路口。其餘聞參謀，丘岳，徐京，梅展，王文德，楊溫，李從吉，長史王瑾，造船人葉春，隨行牙將，大小軍校隨從人等，都跟高太尉上船征進。聞參謀諫道：『主帥只可監督馬軍，陸路進發，不可自登水路，親領險地。』高太尉道：『無傷！前番二次，皆不得其人，以致失陷了人馬，折了許多船隻。今番造得若干好船，我若不親臨監督，如何擒捉此寇？今次正要與賊人決一死戰，汝不必多言！』聞參謀再不敢開口，只得跟隨高太尉上船。高俅撥三十隻大海鯨船，與先鋒丘岳，徐京，梅展管領，撥五十隻小海鯨船開路，令楊溫同長史王瑾，船匠葉春管領。頭船上立兩面大紅繡旗，上書十四個金字道：『攪海翻江衝巨浪，安邦定國滅洪妖。』中軍船上，卻是高太尉，聞參謀，引着歌兒舞女，自守中軍隊伍。向那三五十隻大海鯨船上，擺開碧油幢，帥字旗，黃鉞白旄，朱旛皂蓋，中軍器械。後面船上，便令王文德，李從吉壓陣。此是十一月申時。馬軍得令先行。水軍先鋒丘岳，徐京，梅展，三個在頭船上，首先進發，飛雲捲霧，望梁山泊來。但見海鯨船：

前排箭洞，上列弩樓。衝波如蛟蜃之形，走水似鯢鯨之勢。龍鱗密布，左右排二十四部絞車；鴈翅齊分，前後列一十八般軍器。青布織成皂蓋，紫竹製作遮洋。往來衝擊似飛梭，展轉交鋒欺快馬。

宋江，吳用已知備細，預先布置已定，單等官軍船隻到來。當下三個先鋒，催動船隻，把小海鯨分在兩

邊，當住小港；大海鰲船，望中進發。衆軍諸將，正如蟹眼鶴頂，只望前面奔竄，迤邐來到梁山泊深處。只見遠遠地早有一簇船來，每隻船上，只有十四五人，身上都有衣甲，當中坐着一個頭領。前面三隻船上，插着三把白旗，旗上寫道：『梁山泊阮氏三雄』；中間阮小二，左邊阮小五，右邊阮小七。遠遠地望見明晃晃都是戎裝衣甲，卻原來盡把金銀箔紙糊成的。三個先鋒見了，便叫前船上將火炮，火鎗，火箭，一齊打放。那三阮全然不懼，料着船近，鎗箭射得着時，發聲喊，齊跳下水裏去了。丘岳等奪得三隻空船，又行不過三里來水面，見三隻快船，搶風搖來。頭隻船上，只見十數個人，都把青黛黃丹，土硃泥粉，抹在身上，頭上披着髮，口中打着胡哨，飛也似來。兩邊兩隻船上，都只五七個人，搽紅畫綠不等。中央是『玉旛竿』孟康，左邊是『出洞蛟』童威。右邊是『翻江蜃』童猛。這裏先鋒丘岳，又叫打放火器，只見對面發聲喊，都乘了船，一齊跳下水裏去了。又捉得三隻空船。再行不得三里多路，又見水面上三隻中等船來船上四把櫓，八個人搖動，十餘個小嘍囉，打着一面紅旗，簇擁着一個頭領坐在船頭上，旗上寫『水軍頭領「混江龍」李俊』。左邊這隻船上，坐着這個頭領，手拈鐵鎗，打着一面綠旗，上寫道：『水軍頭領「船火兒」張橫』。右邊那隻船上，立着那個好漢，上面不穿衣服，下腿赤着雙腳，腰間插着幾個鐵鑿，手中挽個銅鎚，打着一面旱旗銀字，上書『水軍頭領「浪裏白條」張順』。乘着船高聲說道：『承謝送船到海。』三個先鋒聽了，喝教：『放箭！』弓弩響時，對面三隻船上衆好漢，都翻筋斗跳下水裏去了。此是暮冬天氣，官軍船上，招來的水手軍士，那裏敢下水去？

正猶預間，只聽得梁山泊頂上，號砲連珠價響，只見四分五落，蘆葦叢中，鑽出千百隻小船來，水面上如飛蝗一般。每隻船上，只三五個人，船艙中竟不知有何物。大海鰲船要撞時，又撞不得。水車正要踏動時，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，車輻板竟踏不動。弩樓上放箭時，小船上人，一個個自頂片板遮護。看看逼將攔來，一個把鑊鉤搭住了舵，一個把板刀便砍那踏車的軍士。早有五六十個爬上先鋒船來。官軍急要退時，

後面又塞定了，急切退不得。前船正混戰間，後船又大叫起來。高太尉和聞參謀在中軍船上，聽得大亂，急要上岸，只聽得蘆葦中金鼓大振，船內軍士一齊喊道：『船底漏了。』滾滾走入水來。前船後船，盡皆都漏，看看沉下去。四下小船，如螞蟻相似，望大船邊來。高太尉新船，緣何得漏？卻原來是張順引領一班兒高手水軍，都把鎗鑿在船底下鑿透船底，四下裏滾入水來。

高太尉爬去舵樓上，叫後船救應，只見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將起來，便跳上舵樓來，口裏說道：『太尉，我救你性命。』高太尉看時，卻不認得，那人近前，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幘，一手提住腰間束帶，喝一聲下去，把高太尉撲通地丟下水裏去。堪嗟赫赫中軍將，翻作淹淹水底人！只見旁邊兩隻小船，飛來救應，拖起太尉上船去。那個人便是『浪裏白條』張順，水裏拿人，渾如甕中捉鼈，手到拈來。

前船丘岳見陣勢大亂，急尋脫身之計，只見傍邊水手叢中，走出一個水軍來。丘岳不會隄防，被他趕上只一刀，把匠岳砍下船去。那個便是梁山泊『錦豹子』楊林。徐京，梅展，見殺了先鋒丘岳，兩節度奔來殺楊林。水軍叢中，連掄出四個小頭領來：一個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，一個是『病大蟲』薛永，一個是『打虎將』李忠，一個是『操刀鬼』曹正，一發從後面殺來。徐京見不是頭，便跳下水去逃命，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，又喫拿了。薛永將梅展一鎗，擱着腿股，跌下船裏去。原來八個頭領，來投充水軍，尙兀自有三個在前船上：一個是『青眼虎』李雲，一個是『金錢豹子』湯隆，一個是『鬼臉兒』杜興。衆節度使便有三頭六臂，到此也施展不得。

梁山泊宋江，盧俊義，已自各分水陸進攻。宋江掌水路，盧俊義掌旱路。休說水路全勝，且說盧俊義引領諸將軍馬，從山前大路，殺將出來，正與先鋒周昂，王煥馬頭相迎。周昂見了，當先出馬，高聲大罵：『反賊，認得俺麼？』盧俊義大喝：『無名小將，死在目前，尙且不知！』便挺鎗躍馬，直奔周昂，周昂也輪動大斧，縱馬來敵。兩將就山前大路上交鋒，鬪不到二十餘合，未見勝敗。只聽得後隊馬軍，發起喊來。

原來梁山泊大隊軍馬，都埋伏在山前兩下大林叢中，一聲喊起，四面殺將出來。東南關勝，秦明，西北林冲，呼延灼；衆多英雄，四路齊到。項元鎮，張開，那裏攔當得住，殺開條路，先逃性命走了。周昂，王煥不敢戀戰，拖了鎗斧，奪路而走，逃入濟州城中；扎住軍馬，打聽消息。

再說宋江掌水路，捉了高太尉，急教戴宗傳令，不可殺害軍士。中軍大海鰲船上聞參謀等，并歌兒舞女一應部從，盡擄過船。鳴金收軍，解投大寨。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等，都在忠義堂上，見張順水洩洩地解到高棟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堂扶住，便取過羅緞新鮮衣服，與高太尉從新換了，扶上堂來，請在正面而坐。宋江納頭便拜，口稱『死罪』！高棟慌忙答禮。宋江叫吳用，公孫勝扶住拜罷，就請上坐。再叫燕青傳令下去：『如若今後殺人者，定依軍令，處以重刑！』號令下去，不多時，只見紛紛解上人來：童威，童猛解上徐京；李俊，張橫解上王文德；楊雄，石秀解上楊溫；三阮解上李從吉；鄧天壽，薛永，李忠，曹正解上梅展；楊林解獻丘岳首級；李雲，湯隆，杜興，解獻葉春，王瑾首級；解珍，解寶擄捉聞參謀，并歌兒舞女，一應部從，解將到來。單單只走了四人：周昂，王煥，項元鎮，張開。宋江都教換了衣服，從新整頓盡皆請到忠義堂上，列坐相待。凡是活捉軍士，盡數放回濟州。另教安排一隻好船，安頓歌兒舞女，一應部從，令他自行看守。有詩爲證：

奉命高棟欠取裁，  
被人活捉上山來。

不知忠義爲何物，  
翻宴梁山嘯聚臺。

當時宋江便教殺牛宰馬，大設筵宴，一面分投賞軍，一面火吹火插，會集大小頭領，都來與高太尉相見各施禮畢，宋江持盞擎杯，吳用、公孫勝執瓶捧案，盧俊義等侍立相待。宋江開口道：『文面小吏，安敢叛逆聖朝，奈緣積累罪尤，逼得如此。二次雖奉天恩，中間委曲奸弊，難以縷陳。萬望太尉慈憫，救拔深陷之人，得瞻天日，刻骨銘心，誓圖死保。』高棟見了衆多好漢，一個個英雄猛烈，林冲，楊志怒目而視，

有欲要發作之色，先有了十分懼怯。便道：『宋公明，你等放心！高某回朝，必當重奏，請降寬恩大赦，前來招安，重賞加官，大小義士，盡食天祿，以爲良臣。』宋江聽了大喜，拜謝太尉。當日筵會，甚是整齊；大小頭領，輪番把盞，慇懃相勸。高太尉大醉，酒後不覺放蕩，便道：『我自小學得一身相撲，天下無對。』盧俊義卻也醉了，怪高太尉自誇『天下無對』，便指着燕青道：『我這個小兄弟，也會相撲，三番上岱岳爭交，天下無對。』高俅便起身來，脫了衣裳，要與燕青廝撲。衆頭領見宋江敬他是個天朝太尉，沒奈何處，只得隨順聽他說；不想要勸燕青相撲，正要滅高俅的嘴，都起身來道：『好，好，且看相撲！』衆人都闕下堂去。宋江亦醉，主張不定。兩個脫了衣裳，就廳階上，宋江叫把軟褥鋪下。兩個在剪絨毯上吐個門戶。高俅搶將入來，燕青手到，把高俅扭摔得定，只一交，翻在地褥上，做一塊半响掙不起。這一撲，喚做『守命撲』。宋江，盧俊義慌忙扶起高俅，再穿了衣服，都笑道：『太尉醉了，如何相撲得成功，切乞恕罪！』高俅惶恐無限，卻再入席，飲至夜深，扶入後堂歇了。

次日，又排筵會，與高太尉驚壓，高俅遂要辭回，與宋江等作別。宋江道：『某等淹留大貴人在此，并無異心；若有瞞昧，天地誅戮！』高俅道：『若是義士肯放高某回京，便好全家於天子前保奏義士，定來招安，國家重用。若更翻變，天所不蓋，地所不載，死於鎗箭之下！』宋江聽罷，叩首拜謝。高俅又道：『義士恐不信高某之言，可留下衆將爲當。』宋江道：『太尉乃大貴人之言，焉肯失信？何必拘留衆將。容日各備鞍馬，俱送回營。』高太尉謝了：『既承如此相款，深感厚意，只此告回。』宋江等衆苦留。當日再排大宴，序舊論新，筵席直至更深方散。

第三日，高太尉定要下山，宋江等相留不住，再設筵宴送行，擡出金銀綵緞之類，約數千金，專送太尉，爲折席之禮；衆節度使以下，另有餽送。高太尉推卻不得，只得都受了。飲酒中間，宋江又提起招安一事。高俅道：『義士可叫一個精細之人，跟隨某去，我直引他面見天子。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，隨即



好降詔勅。」宋江一心只要招安，便與吳用計議，教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跟隨太尉前去。吳用便道：「再教「鐵叫子」樂和作伴，兩個同去。」高太尉道：「既然義士相託，便留聞參謀在此爲信。」宋江大喜。至第四日，宋江與吳用帶二十餘騎，送高太尉并衆節度使下山，過金沙灘二十里外餞別，拜辭了高太尉，自回山寨，專等招安消息。

卻說高太尉等一行人馬，望濟州回來。先有人報知，濟州先鋒周昂，王煥，項元鎮，張開，太守張叔夜等出城迎接。高太尉進城，略住了數日，收拾軍馬，教衆節度使各自領兵回程暫歇，聽候調用。高太尉自帶了周昂，并大小牙將頭目，領了三軍，同蕭讓，樂和，一行部從，離了濟州，迤邐望東京進發。不言高太尉帶領梁山泊兩個人來，有分教，風流出衆，洞房深處遇君王；細作通神，相府園中尋俊傑。畢竟高太尉回京，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一回

燕青月夜遇道君

戴宗定計出樂和

話說梁山泊好漢，水戰三敗高俅，盡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殺害，盡數放還。高太尉許多人馬回京，就帶蕭讓，樂和前往京師，聽候招安一事，卻留下參謀聞煥章在梁山泊裏。那高俅在梁山泊時親口說道：『我回到朝廷，親引蕭讓等，面見天子，便當力奏保舉，火速差人前來招安。』因此上就叫樂和爲伴，與蕭讓一同去了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梁山泊衆頭目商議，宋江道：『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實。』吳用笑道：『我觀此人，生的蜂目蛇形，是個轉而忘恩之人。他折了許多軍馬，廢了朝廷許多錢糧，回到京師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朧奏過天子，權將軍士歇息，蕭讓，樂和軟監在府裏。若要等招安，空勞神力！』宋江道：『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猶可，又且陷了二人。』吳用道：『哥哥再選兩個乖覺的人，多將金寶前去京師，探聽消息，就行鑽刺關節，把衷情達知今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：此爲上計。』燕青便起身說道：『舊年鬧了東京，是小弟去李師師家入肩，不想這一場大鬧，他家已自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卻是天子心愛的人，官家那裏疑他。他自必然奏說：「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，故來驚嚇，已是遮過了。」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裏入肩，枕頭上關節最快。小弟可長可短，見機而作。』宋江道：『賢弟此去，須擔干係！』戴宗便道：『小弟幫他去走一遭。』『神機軍師』朱武道：『兄長昔日打華州時，嘗與宿太尉有恩。此人是個好心的人。若得本官於天子前早晚題奏，亦是順事。』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：『遇宿重重喜，莫非正應着此人身上。便請聞參謀來堂上同坐。』宋江道：『相公會認得太尉宿元景麼？』聞煥章道：『他是在下同廳朋友，如今和聖上寸步不離。此人極是仁慈寬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。』宋江道：『實不瞞相公說：我等疑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節。宿太尉舊日在華州降香，曾與宋江有一面之識。今要使人去

他那裏打個關節，求他添力，早晚於天子處題奏，共成此事。』聞參謀答道：『將軍既然如此，在下當修尺書奉去。』宋江大喜。隨即教取紙筆來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課，望空祈禱，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。隨即置酒，與戴宗，燕青送行。收拾金珠細軟之物，兩大籠子，書信隨身藏了，仍帶了開封府印信公文。兩個扮作公人，辭了頭領下山，渡過金沙灘，望東京進發。戴宗託着雨傘，背着個包裹。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籠子，拽扎起皂衫，腰繫着纏袋，脚下都是腿纏護膝，八搭麻鞋。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，不由順路入城，卻轉過萬壽門來。兩個到得城門邊，把門軍當住。燕青放下籠子，打着鄉談說道：『你做甚麼當我？』軍漢道：『殿帥府有鈞旨，梁山泊諸色人等，恐有夾帶入城，因此着仰各門，但有外鄉客人出入，好生盤詰。』燕青笑道：『你便是了事的公人，將着自家入，只管盤問。俺兩個從小在開封府勾當，這門下不知出入了幾萬遭，你顛倒只管盤問，梁山泊人，眼睜睜的都放他過去了。』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，劈面丟將去道：『你看，這是開封府公文不是？』那監門官聽得喝道：『既是開封府公文，只管問他怎地？放他入去！』燕青一把抓了公文，揣在懷裏，挑起籠子便走。戴宗也冷笑了一聲。兩個逕奔開封府前來，尋個客店安歇了。

次日，燕青換領布衫穿了，將搭膊繫了腰，換頂頭巾，歪戴着，只妝做小閒模樣。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分付戴宗道：『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，倘有些撮撒，哥哥自快回去。』分付戴宗了當，一直取路，逕奔李師師家來。到的門前看時，依舊曲檻雕欄，綠牕朱戶，比先時又修的好。燕青便揭起斑竹簾子從側首邊轉將入來，早聞的異香馥郁。入到客位前，見週迴吊掛，名賢書畫；增簷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蒼松；坐榻盡是雕花香楠木；小牀坐褥，盡鋪錦繡。燕青微微地咳嗽一聲，姪娘出來見了，便傳報李媽媽出來。看見是燕青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『你如何又來此間？』燕青道：『請出娘子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』李媽媽道：『你前番連累我家，壞了房子。你有話便說。』燕青道：『須是娘子出來，方纔說的。』李師師

在臆子後聽了多時，轉將出來。燕青看時，別是一般風韻：但見容貌似海棠滋曉露，腰肢如楊柳曼東風，渾如園苑瓊姬，絕勝桂宮仙姊。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，款燮湘裙，走到客位裏面。燕青起身，把那帕子放在桌上，先拜了李媽媽四拜，後拜李行首兩拜。李師師謙讓道：「免禮！俺年紀幼小，難以受拜。」燕青拜罷，起身道：「前者驚恐，小人等安身無處。」李師師道：「你休瞞我，你當初說道是：『張聞，那兩個是山東客人。』」臨期鬧了一場，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，別的人時，卻不滿門遭禍！他留下詞中兩句，道是：「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」我那時便自疑惑，正待要問，誰想駕到，後又鬧了這場，不會問的。今喜汝來，且釋我心中之疑。你不要隱瞞，實對我說知；若不明言，決無干休！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實訴衷曲，花魁娘子，休要吃驚！前番來的那個黑矮身材，爲頭坐的，正是『呼保義』宋江；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，三牙髭鬚那個，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『小旋风』柴進；這公人打扮，立在面前的，便是『神行太保』戴宗；門首和楊太尉廝打的，正是『黑旋风』李逵；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人都喚小人做『浪子』燕青。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，教小人詐作張聞，來宅上入肩。俺哥哥要見尊顏，非圖買笑迎歡，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，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，指望將替天行道，保國安民之心，上達天聽，早得招安，免致生靈受苦。若蒙如此，則娘子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也！如今被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閉塞賢路，下情不能上達，因此上來尋這條門路，不想驚嚇娘子。今俺哥哥無可拜送，只有些少微物在此，萬望笑留。」燕青便打開帕子，攤在桌上，都是金珠寶貝器皿。那虔婆愛的是財，一見便喜，忙叫孀子收拾過了，便請燕青進裏面小閣兒內坐地，安排好細食茶果，殷勤相待。原來李師師家，天子不時間來，因此上公子王孫，富豪子弟，誰敢來他家討茶吃！且說當時鋪下盤饌酒果，李師師親自相待。燕青道：「小人是個該死的人，如何敢對『花魁娘子』坐地？」李師師道：「休恁地說！你這一班義士，久聞大名，只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，與汝們衆位作成，因此上屈沉水泊。」燕青道：「前番陳太尉來招安，詔書上并無撫恤的言語，更兼

抵換了御酒。第二番領詔招安，正是詔上要緊字樣，故意讀破句讀：「除宋江，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并與赦免。」因此上，又不曾歸順。童樞密引將軍來，只兩陣，殺的片甲不歸。次後高太尉役天下民夫，造船征進，只三陣，人馬折其大半，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，不肯殺害，重重管待，送回京師，生擒人數，盡都放還。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，如回到朝廷，奏過天子，便來招安，因此帶了梁山泊兩個人來，一個是秀才蕭讓，一個是能唱樂和，眼見的把這兩人藏在家裏，不肯令他出來；損兵折將，必然瞞着天子。」李師師道：「他這等破耗錢糧，損折兵將，如何敢奏？這話我盡知了。且飲數杯，別作商議。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天性不能飲酒。」李師師道：「路遠風霜到此，開懷也飲幾杯。」燕青被央不過，一杯兩盞，只得陪侍。原來這李師師是個風塵妓女，水性的人，見了燕青這表人物，能言快說，口舌利便，倒有心看上他。酒席之間，用些話來嘲惹他；數杯酒後，一言半語，便來撩撥。燕青是個百伶百俐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他卻是好漢胸襟，怕誤了哥哥大事，那裏敢來承惹？李師師道：「久聞的哥哥諸般樂藝，酒邊閒聽，願聞也好！」燕青答道：「小人頗學了些本事，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？」李師師道：「我便先吹一曲，教哥哥聽！」便喚姬嫗取簫來，錦袋內掣出那管鳳簫。李師師接來，口中輕輕吹動，端的是穿雲裂石之聲。燕青聽了，喝采不已。李師師吹了一曲，遞過簫來，與燕青道：「哥哥也吹一曲，與我聽則個！」燕青卻要那婆娘歡喜，只得把出本事來，接過簫，便嗚嗚咽咽，也吹一曲。李師師聽了，不住聲喝采說道：「哥哥原來恁地吹的好簫！」李師師取過阮來，撥個小小的曲兒，教燕青聽，果然是玉珮齊鳴，黃鶯對轉，餘韻悠揚。燕青拜謝道：「小人也唱個曲兒，伏侍娘子。」頓開咽喉便唱，端的是聲清韻美，字正腔真。唱罷又拜。李師師執盞擎杯，親與燕青回酒謝唱，口兒裏悠悠放出些妖嬈聲嗽，來惹燕青；燕青緊緊的低了頭，唯喏而已。數杯之後，李師師笑道：「聞知哥哥好身紋繡，願求一觀如何？」燕青笑道：「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繡，怎敢在娘子跟前揜衣裸體，」李師師說道：「錦體社家子弟，那裏去問揜衣裸體！」三回五次，

定要討看。燕青只的脫膊下來，李師師看了，十分大喜，把尖尖玉手，便摸他身上。燕青慌忙穿了衣裳。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，又把言語來調他。燕青恐怕他動手動脚，難以迴避，心生一計，便動問道：『娘子今年貴庚多少？』李師師答道：『師師今年二十有七。』燕青說道：『小人今年二十有五，卻小兩年。娘子既然錯愛，願拜爲姊姊！』燕青便起身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八拜。這八拜是拜住那婦人一點邪心，中間裏好幹大事；若是第二個，在酒色之中的，也把大事壞了。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，端的是好男子。當時燕青又請李媽媽來，也拜了，拜做乾娘。燕青辭回，李師師道：『小哥只在我家下，休去店東宿。』燕青道：『既蒙錯愛，小人回店中，取了些東西便來。』李師師道：『休教我這裏專望。』燕青道：『店中離此間不遠，少刻便到。』燕青暫別了李師師，逕到客店中，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。戴宗道：『如此最好！只恐兄弟心猿意馬，拴縛不定。』燕青道：『大丈夫處世，若爲酒色而忘其本，此與禽獸何異？燕青但有此心，死於萬劍之下！』戴宗笑道：『你我都是好漢，何必說誓！』燕青道：『如何不說誓，兄長必然生疑！』戴宗道：『你當速去，善戲方便，早幹了事便回，休教我久等。』宿太尉的書，也等你來下。』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，再回李師師家，將一半送與李媽媽，一半散與全家大小，無一個不歡喜。便向客位側邊，收拾一間房，教燕青安歇，合家大小，都叫叔叔。也是緣法精巧，至夜，卻好有人來報，天子今晚到來。燕青聽的，便去拜告李師師道：『姊姊做個方便，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，告的紙御筆赦書，赦了小弟罪犯，出自姊姊之德！』李師師道：『今晚定教你見天子一面，你卻把些本事，動達天顏，赦書何愁沒有？』看看天晚，月色朦朧，花香馥郁，蘭麝芬芳，只見道君天子，引着一個小黃門，扮做白衣秀士，從地道中徑到李師師家後門來。到的閣子裏坐下，便教前後關閉了門戶，明晃晃點起燈燭燄煌。李師師冠梳插帶，整肅衣裳，前來接駕。拜舞起居，寒溫已了，天子命去其整妝衣服，相待寡人。李師師承旨，去其服色，迎駕入房。家間已準備下諸般細果，異品餽饌，擺在面前。李師師舉杯上勸天子，天子大喜，叫：『愛卿近前，

一處坐地！」李師師見天子龍顏大喜，向前奏道：「賤人有個姑舅兄弟，從小流落外方，今日纔歸，要見聖上，未敢擅便，乞取我玉聖鑑。」天子道：「既然是你兄弟，便宣將來見寡人，有何妨？」嬪子遂喚燕青直到房內，面見天子。燕青納頭便拜。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，先自大喜。李師師叫燕青吹簫，伏侍聖上飲酒，少刻又撥一回阮，然後叫燕青唱曲。燕青再拜奏道：「所記無非是淫詞豔曲，如何敢伏侍聖上？」官家道：「寡人私行妓館，其意正要聽豔曲消悶，卿當勿疑。」燕青借過象板，再拜罷，對李師師道：「音韻差錯，望姊姊見教。」燕青頓開喉咽，手拿象板，唱漁家傲一曲，道是：

一別家山音信杳，百種相思，腸斷何時了。燕子不來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兒小。薄倖郎君何日到？想自當初，莫要相逢好。好夢欲成還又覺，綠牕但覺鶯啼曉。

燕青唱罷，真乃是新鶯乍轉，清韻悠揚。天子甚喜，命教再唱。燕青拜倒在地，奏道：「臣有一隻減字木蘭花，上達天聽。」天子道：「好，寡人願聞！」燕青拜罷，遂唱減字木蘭花一曲，道是：

聽哀告，聽哀告！賤軀流落誰知道？誰知道？極天罔地，罪惡難分顛倒。有人提出火坑中，肝膽常存忠孝，常存忠孝，有朝須把大恩人報！

燕青唱罷，天子失驚，便問：「卿何故有此曲？」燕青大哭，拜在地下。天子轉疑，便道：「卿且訴胸中之事，寡人與卿理會。」燕青奏道：「臣有迷天之罪，不敢上奏！」天子曰：「赦卿無罪，但奏不妨！」燕青奏道：「臣自幼飄泊江湖，流落山東，跟隨客商，路經梁山泊過，致被劫擄上山，一住三年。今年方得脫身逃命，走回京師，雖然見的姊姊，則是不敢上街行走。倘或有人認得，通與做公的，此時如何分說？」李師師便奏道：「我兄弟心中，只有此苦，望陛下做主則個！」天子笑道：「此事容易，你是李行首兄弟，誰敢拿你！」燕青以目送情與李師師。李師師撒嬌撒癡，奏天子道：「我只要陛下親書一道赦書，赦免我兄弟，他纔放心。」天子云：「又無御寶在此，如何寫的？」李師師又奏道：「陛下親書御筆，便強



似玉寶天符。救濟兄弟做的護身符時，也是賤人遭際聖時。」天子被逼不過，只得命取紙筆。嫺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。燕青磨的墨濃，李師師遞過紫毫象管，天子拂開花箋黃紙，橫內大書一行。臨寫，又問燕青道：「寡人忘卿姓氏。」燕青道：「男女喚做燕青。」天子便寫御書道：

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虛靖道君天子，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，諸司不許拿問！

寫罷，下面押個御書花字。燕青再拜，叩頭受命，李師師執盞擎杯謝恩。天子便問：「汝在梁山泊，必知那裏備細。」燕青奏道：「宋江這夥，旗上大書『替天行道』，堂設『忠義』爲名，不敢侵佔州府，不肯擾害良民，單殺賊官污吏讒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願與國家出力。」天子乃曰：「寡人前者兩番降詔遣人招安，如何抗拒，不伏歸降？」燕青奏道：「頭一番招安，詔書上并無撫恤招諭之言，更兼抵換了御酒，盡是村醪，以此變了事情。第二番招安，故把詔書讀破句讀，要除宋江，暗藏弊倖，因此又變了事情。童樞密引軍到來，只兩陣，殺得片甲不回。高太尉提督軍馬，又役天下民夫，修造戰船征進，不會得梁山泊一根折箭；只三陣，殺的手腳無措，軍馬折其三停，自己亦被活捉上山，許了招安，方纔放回，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，卻留下間參謀在彼質當。」天子聽罷，便歎道：「寡人怎知此事！童貫回京時奏說：『軍士不伏暑熱，暫且收兵罷戰。』高俅回京奏道：『病患不能征進，權且罷戰回京。』」李師師奏道：「陛下雖然聖明，身居九重，卻被奸臣閉塞賢路，如之奈何？」天子嗟歎不已。約有更深，燕青拿了赦書，叩頭安置，自去歇息。天子與李師師上牀同寢，當夜五更，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。燕青起來，推道清早幹事，逕來客店裏，把說過的話，對戴宗一一說知。戴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多是幸事。我兩個去下宿太尉的書。」燕青道：「飯罷便去。」兩個吃了些早飯，打挾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，拿了書信，逕投宿太尉府中來。街坊上借問人時，說太尉在內裏未歸。燕青道：「這早晚正是退朝時分，如何未歸？」街坊人道：「宿太尉是今上心愛的近待官員，早晚與天子寸步不離，歸早歸晚，難以指定。」正說之間，有人報道：「這不

是太尉來也？」燕青大喜，便對戴宗道：「哥哥，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，我自去見太尉去。」燕青近前，看見一簇錦衣花帽從人，捧着轎子。燕青就當街跪下，便道：「小人有書札上呈太尉。」宿太尉見了，叫道：「跟將進來！」燕青隨到廳前。太尉下了轎子。便投側首書院裏坐下。太尉叫燕青入來，便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幹人？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從山東來，今有聞參謀書札上呈。」太尉道：「那個聞參謀？」燕青便向懷中取出書，呈遞上去。宿太尉看了封皮，說道：「我道是那個聞參謀，原來是我幼年同廳的聞煥章！」遂拆開書來看時，寫道：

侍生聞煥章沐手百拜奉書

太尉恩相鈞座前：賤子自髫年時，出入門牆，已三十載矣！昨蒙高殿帥召至軍前，參謀大事。奈緣勸諫不從，忠言不聽，三番敗績，言之甚羞。高太尉與賤子，一同被擄，陷於縲紲，義士宋公明，寬裕仁慈，不忍加害。今高殿帥帶領梁山蕭讓，樂和赴京，欲請招安，留賤子在此質當。萬望恩相不惜齒牙，早晚於天子前題奏，速降招安之典，俾令義士宋公明等，早得釋罪獲恩，建功立業，國家幸甚！天下幸甚！救取賤子，實領再生之賜。拂楮拳拳，幸垂照察。

宣和四年春正月

日 煥章再拜奉上

宿太尉看了書，大驚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燕青答道：「男女是梁山泊浪子」燕青。」隨即出來，取了籠子，逕到書院裏。燕青稟道：「太尉在鞏州降香時，多曾伏侍太尉來，恩相緣何忘了。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，聊表我哥哥寸心。每日占卜課內，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濟。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來招安；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，則梁山泊十萬人之衆，皆感大恩！哥哥責着限次，男女便回。」燕青拜辭了便出府來，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，已有在心。且說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議：「這兩件事都有些次第，只是蕭讓樂和在高太尉府中，怎生得出？」戴宗道：「我和你依舊扮作山人，去高太尉府前伺候。等他府裏有

人出來，把些金銀賄賂與他，賺得一個廝見。通了消息，便有商量。」當時兩個換了結束，帶將金銀，逕投太平橋來。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，只見府裏一個年紀小的處候，搖擺將出來，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。那處候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燕青道：「請幹辦到茶坊中說話。」兩個到閣子內，與戴宗相見了，同坐吃茶。燕青道：「實不瞞幹辦說：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個人，一個跟的叫做樂和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，欲要見他一見，因此上相央幹辦。」處候道：「你兩個且休說，節堂深處的勾當，誰理會的？」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，放在桌子上，對處候道：「足下只引的樂和出來，相見一面，不要出衙門，便送這錠銀子與足下。」那人見了財物，一時利動人心，便道：「端的有這兩個人，在裏面。太尉鈞旨，只教養在後花園裏歇宿。我與你喚他出來，說了話，你休失信，把銀子與我。」戴宗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人便起身分付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茶坊裏等我。」那人急急入府去了。戴宗，燕青兩個在茶房中，等不到半個時辰，只見那小處候慌慌出來說道：「先把銀子來，樂和已叫出耳房裏了。」戴宗與燕青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就把銀子與他。處候得了銀子，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。那處候道：「你兩個快說了話便去！」燕青便與樂和道：「我同戴宗在這裏定計，賺得你兩個出去。」樂和道：「直把我兩個養在後花園中，牆垣又高，無計可出，折花梯子，盡都藏過了，如何能發出來。」燕青道：「靠牆有樹麼？」樂和道：「傍邊一遭，都是大柳樹。」燕青道：「今夜晚間，只聽咳嗽為號。我在外面，漾過兩條索去，你就相近的柳樹上，把索子絞縛了。我兩個在牆外。各把一條索子扯住，你兩個就從索上盤將出來。四更為期，不可失誤。」那處候便道：「你兩個只管說甚的？快去罷！」樂和自入去了，暗暗通報了蕭讓。燕青急急去與戴宗說知，當日至夜伺候着。且說燕青，戴宗兩個，就街上買了兩條纜索，藏在身邊，先去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。原來離府後是條河，河邊卻有兩隻空船纜着，離岸不遠。兩個便就空船裏伏了，看看聽得更鼓已打四更，兩個便上岸來，遞着牆後咳嗽，只聽的牆裏應聲咳嗽，兩邊都已會意，燕青便把索來漾將過去。約莫裏面拴

縛牢了，兩個在外面對絞定，緊緊地拽住索頭。只見樂和先盤出來，隨後便是蕭讓，兩個都溜將下來，卻把索子丟入牆內去了。卻去敲開客店門，房中取了行李，就店中打火，做了早飯吃，算了房宿錢。四個來到城門邊，等門開時，一湧出來，望梁山泊回報消息。不是這四個回來，有分教：宿太尉單奏此事，梁山泊全受招安。畢竟宿太尉怎生奏請聖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

梁山泊分金大買市

宋公明全夥受招安

話說燕青在李師師家遇見道君天子，告得一道本身赦書，次後見了宿太尉，又和戴宗定計，去高太尉府中，賺出蕭讓，樂和。四個人等城門開時，隨即出城，逕趕回梁山泊來，報知上項事務。且說李師師當夜不見燕青來家，心中亦有些疑慮。卻說高太尉府中親隨人，次日供送茶飯與蕭讓，樂和，就房中不見了二人，慌忙報知都管。都管便來花園中看時，只見柳樹邊拴着兩條繩索，已知走了二人，只得報知太尉。高俅聽罷，吃了一驚，越添憂悶，只在府中推病不出。次日五更，道君天子設朝，駕坐文德殿。文武班齊，天子宣命捲簾，旨令左右近臣，宣樞密使童貫出班，問道：「你去歲統十萬大軍，親爲招討，征進梁山泊，勝敗如何？」童貫跪下，便奏道：「臣舊歲統率大軍，前去征進，非不效力，奈緣暑熱，軍士不伏水土，患病者衆，十死二三；臣見軍馬艱難，以此權且收兵罷戰，各歸本營操練。所有「御林軍」，於路病患，多有損折。次後降詔，此夥賊人，不伏招撫。及高俅以舟師征進，亦中途抱病而返。」天子大怒，喝道：「都是汝等妬賢嫉能，奸佞之臣，瞞着寡人行事！你去歲統兵征伐梁山泊，如何只兩陣，被寇兵殺的人馬辟易，片甲隻騎無還，遂令王師敗績。次後高俅那廝，廢了州郡多少錢糧，陷害了許多兵船，折了若干軍馬，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，宋江等不肯殺害，放將回來。寡人聞宋江這夥，不侵州府，不掠良民，只待招安，與國家出力，都是汝等不才貪佞之臣，枉受朝廷爵祿，壞了國家大事！汝掌管樞密，豈不自慚！本當拿問，姑免這次，再犯不饒！」童貫默默無言，退在一邊。天子又問：「你大臣中，誰可前去招撫梁山泊宋江等一班人衆？」聖宣未了，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，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往一遭。」天子大喜：「寡人御筆親書丹詔。」便叫擡上御案，拂開詔紙，天子就御案上親書丹詔。左右近臣，捧過御寶，天子自行用訖。

又命庫藏官，敕取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綠錦七十二疋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盡付與宿太尉。又贈正從表裏二十四疋，金字招安御旗一面，限次日便行。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。百官朝罷，童樞密羞慚滿面，回府推病，不敢入朝。高太尉聞知，恐懼無措，亦不敢入朝。有詩爲證：

一封恩詔出明光，  
佇看梁山盡束裝。

知道懷柔勝征伐，  
悔教赤子受痍傷。

且說宿太尉打擔了御酒，金銀牌面，段疋，表裏之物，上馬出城，打起御賜金字黃旗，衆官相送出南薰門，投濟州進發，不在話下。卻說燕青，戴宗，蕭讓，樂和四個，連夜到山寨，把上件事都說與宋公明并頭領知道。燕青便取出道君天子御筆親寫赦書，與宋江等衆人看了。吳用道：『此回必有佳音！』宋江焚起好香，取出九天玄女課來，望空祈禱祝告了，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。宋江大喜，此事必成。再煩戴宗，燕青前去探聽虛實，作急回報，好做準備。戴宗，燕青去了數日，回來報說：『朝廷差宿太尉親齋丹詔，更有御酒，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表裏，前來招安，早晚到也！』宋江聽罷，大喜，在忠義堂上，忙傳將令，分撥人員，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，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，上而都是結綵懸花，下而陳設笙簫鼓樂；各處附近州郡，雇倩樂人，分撥於各山棚去處，迎接詔勅。每一座山棚上，撥一個小頭目監管。一壁教人分投買辦菓品，海味，按酒，乾食等項，準備筵宴茶飯席面。且說宿太尉奉勅來梁山泊招安，一千人馬，迤邐都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，館驛中安下。太守起居宿太尉已畢，把過接風酒。張叔夜稟道：『朝廷頒詔勅來招安，已是二次，蓋因不得其人，誤了國家大事。今者太尉此行，必與國家立大功也！』宿太尉乃言：『天子近聞梁山泊一夥，以義爲主，不侵州郡，不害良民，口稱替天行道，今差下官齋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勅賜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綠錦七十二疋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表裏二十四疋，來此招安。禮物輕否？』張叔夜道：『這一班人，非在禮物輕重，要圖忠義報國，揚名後

代。若得太尉早來如此，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，虛耗了錢糧。此一夥義士歸降之後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下官在此專待，有煩太守親往山寨報知，着令准備迎接。」張叔夜答道：「小官願往。」隨即上馬出城，帶了十數個從人，逕投梁山泊來。到得山下，早有小頭目接着，報上山寨裏來。宋江聽罷慌忙下山，迎接張太守上山，到忠義堂上，相見罷，張叔夜道：「義士恭喜！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，齎擎丹詔，御筆親書，前來招安。勅賜金牌，表裏，御酒，段疋，見在濟州城內。義士可以准備迎接詔旨。」宋江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「宋江等再生之幸！」當時留請張太守茶飯。張叔夜道：「非是下官拒意，惟恐太尉見怪回遲。」宋江道：「略奉一杯，非敢爲禮。」張叔夜堅執便行。宋江忙教托出一盤金銀相送。張太守見了，便道：「這個決不敢受。」宋江道：「些少微物，聊表寸心。若事畢之後，尙容圖報。」張叔夜道：「深感義士厚意，且留於大寨，卻來請領，亦未爲晚。」太守可謂廉以律己者矣！有詩爲證：

濟州太守世無雙，  
不愛黃金愛宋江。

信是清廉能服衆，  
非關威勢可招降。

宋江便差大小軍師吳用，朱武，并蕭讓，樂和四個，跟隨張太守下山，直往濟州來，參見宿太尉。約至後日，衆多大小頭目，離寨三十里外，伏道相迎。當時吳用等跟隨太守張叔夜連夜下山，直到濟州。次日，來館驛中，參見宿太尉，拜罷，跪在面前。宿太尉教平身起來，俱各命坐。四個謙讓，那裏敢坐。太尉問其姓氏，吳用答道：「小生吳用，在下朱武，蕭讓，樂和，奉兄長宋公明命，特來迎接恩相。兄長與弟兄，後日離寨三十里外，伏道迎接。」宿太尉大喜，便道：「加亮先生，自從華州一別之後，已經數載，誰想今日得與重會！下官知汝弟兄之心，素懷忠義，只被奸臣閉塞，讒佞專權，使汝衆人，下情不能上達。目今天子悉已知之，特命下官齎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御酒表裏，前來招安。汝等勿疑，盡心受領。」吳用等再拜稱謝道：「山野狂夫，有勞恩相降臨。感蒙天恩，皆出太尉之賜。衆弟兄刻

骨銘心，難以補報。」張叔夜一面設宴管待。到第三日清晨，濟州裝起香車三座，將御酒另一處龍鳳盒內擡着，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另一處扛擡；御書丹詔，龍亭內安放。宿太尉上了馬，靠龍亭東行，太守張叔夜騎馬在後相陪，吳用等四人，乘馬跟着；大小人伴，一齊簇擁。前面馬上，打着御賜銷金黃旗，金鼓旗旛隊伍開路，出了濟州，迤邐前行。未及十里，早迎着山棚。宿太尉在馬上看了，見上面結綵懸花，下面笙簫鼓樂，迫道迎接。再行不過數十里，又是結綵山棚。前面望見香煙接道，宋江，盧俊義跪在面前，背後衆頭領齊齊都跪在地下，迎接恩詔。宿太尉道：『都教上馬。』一同迎至水邊，那梁山泊千百隻戰船一齊渡將過去。直至金沙灘上岸。三關之上，三關之下，鼓樂喧天，軍士導從，儀衛不斷，異香繚繞，直至忠義堂前下馬。香車龍亭，擡放忠義堂上。中間設着三個几案，都用黃羅龍鳳桌圍圍着。正中設萬歲龍牌將御書丹詔，放在中間，金銀牌面，放在左邊，紅綠錦段，放在右邊，御酒表裏，亦放於前。金爐內焚着好香。宋江，盧俊義邀請宿太尉，張太守上堂設坐。左邊立着蕭讓，樂和，右邊立着裴宣，燕青。宋江，盧俊義等，都跪在堂前。裴宣喝拜。拜罷，蕭讓開讀詔文。

制曰：朕自即位以來，用仁義以治天下，公賞罰以定干戈，求賢未嘗少怠，愛民如恐不及，遐邇赤子；咸知朕心。切念宋江，盧俊義等，素懷忠義，不施暴虐，歸順之心已久，報效之志凜然。雖犯罪惡，各有所由，察其衷情，深可憐憫。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，齎捧詔書，親到梁山水泊，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，盡行赦免。給降金牌三十六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賜與宋江等上頭領；銀牌七十二面，綠錦七十二疋，賜與宋江部下頭目。赦書到日，莫負朕心，早早歸順，必當重用。故茲詔赦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四年春二月

日詔示

蕭讓讀罷丹詔，宋江等山呼萬歲，再拜謝恩已畢，宿太尉取過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令裴宣依次照名給



散已罷。叫開御酒，取過銀酒海，都傾在裏面，隨即取過鏝杓盃酒，就堂前溫熱，傾在銀壺內。宿太尉執着金鐘，斟過一杯酒來，對衆頭領道：『宿元景雖奉君命，特齎御酒到此，命賜衆頭領，誠恐義士見疑，元景先飲此杯，與衆義士看，勿得疑慮。』衆頭領稱謝不已。宿太尉飲畢，再斟酒來，先勸宋江，宋江舉杯跪飲。然後盧俊義，吳用，公孫勝，陸續飲酒，遍勸一百單八名頭領，俱飲一杯。宋江傳命，教收起御酒，卻請太尉居中而坐，衆頭領拜覆起居。宋江進前稱謝道：『宋江昨者西嶽得識台顏，多感太尉恩厚，於天子左右，力奏救拔，宋江等再見天日之光，銘心刻骨，不敢有忘。』宿太尉道：『元景雖知義士等忠義凜然，替天行道，奈緣不知就裏委曲之事，因此，天子左右未敢題奏，以致擔誤了許多時。前者收得聞參謀書，又蒙厚禮，方知有此衷情。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，官家與元景閒論，問起義士，以此元景奏知此事。不期天子已知備細，與某所奏相同。次日，天子駕坐文德殿，就百官之前，痛責童樞密，深怪高太尉，累次無功；親命取過文房四寶，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特差宿某，親到大寨，啓請衆頭領。煩望義士早早收拾朝京，休負聖天子宣召撫安之意。』衆皆大喜，拜手稱謝。禮畢，張太守推說地方有事，別了太尉，自回城內去了。這裏且說宋江，教請出聞參謀相見，宿太尉欣然話舊，滿堂歡喜。當請宿太尉居中上坐，聞參謀對席相陪。堂上堂下，皆列位次，大設筵宴，輪番把盞。廳前大吹大搥。雖無炮龍烹鳳，端的是肉山酒海。當日盡皆大醉，各扶歸幕次安歇。次日又排筵宴，各各傾心露膽，講說平生之懷。第三日，再排席面，請宿太尉遊山，至暮盡醉方散。倏爾已經數日，宿太尉要回，宋江等堅意相留。宿太尉道：『義士不知就裏，元景奉天子勅旨而來，到此間數日之久，荷蒙英雄慨然歸順，大義俱全。若不急回，誠恐奸臣相妬，別生異議。』宋江等道：『太尉既然如此，不敢苦留。今日盡此一醉，來早拜送恩相下山。』當日會集大小頭領，盡來集義飲宴。吃酒中間，衆皆稱謝。宿太尉又用好言撫恤，至晚方散。次日清晨，安排車馬，宋江親捧一盤金珠，到宿太尉幕次，再拜上獻。宿太尉那裏肯受。宋江再三獻納，方纔收了。打疊衣箱，拴

東行李鞍馬，準備起程。其餘跟來人數，連日自是朱武，樂和管待，依例飲饌，酒量高低，並皆厚贈金銀財帛，衆人皆喜。仍將金寶齋送聞參謀，亦不肯受。宋江堅執奉承，纔肯收納。宋江遂請聞參謀隨同宿太尉回京師。梁山泊大小頭領，金鼓細樂，相送太尉下山，渡過金沙灘，俱送過三十里外，衆皆下馬，與宿太尉把盞餞行。宋江當先執盞擎杯道：『太尉恩相回見天顏，善言保奏。』宿太尉回道：『義士但且放心，只早早收拾朝京爲上。軍馬若到京師來，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。俺先奏聞天子，使人持節來迎，方見十分公氣。』宋江道：『恩相容覆：小可水洼，自從王倫上山開創之後，卻是晁蓋上山，今至宋江，已經數載，附近居民，擾害不淺。小可愚意，今欲罄竭資財，買市十日，收拾已了，便當盡數朝京，安敢遲滯。亦望太尉將此愚衷，上達天聽，以寬限次。』宿太尉應允，別了衆人，帶了開詔，一千人馬，自投濟州而去。宋江等卻回大寨，到忠義堂上，鳴鼓聚衆；大小頭領坐下，諸多軍校都到堂前。宋江傳令：『衆弟兄在此，自從王倫開創山寨以來，次後晁天王上山建業，如此興旺。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，推我爲尊，已經數載。今日喜得朝廷招安，重見天日之面，早晚要去朝京，與國家出力。今來汝等衆人，但得府庫之物，納於庫中公用，其餘所得之資，並從均分。我等一百八人，上應天星，生死一處。今者天子寬恩降詔，赦罪招安，大小衆人，盡皆釋其所犯。我等一百八人，早晚朝京面聖，莫負天子洪恩。汝等軍校，也有自來落草的，也有隨衆上山的，亦有軍官失陷的，亦有擄掠來的。今次我等受了招安，俱赴朝廷。你等如願去的，作數上名進發；如不願去的，就這裏報名相辭。我自齋發你等下山，任從生理。』宋江號令已罷，着落裴宣，蕭讓照數上名。號令一下，三軍各自去商議。當下辭去的，也有三五千，宋江皆賞錢物，齋發去了，願隨去充軍者，作數報官。次日，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，差人四散去貼，曉示臨近州郡鄉鎮村坊，各各報知，仍請諸人到山買市十日。其告示曰：

梁山泊義士宋江等，謹以大義佈告四方：一向因聚衆山林，多擾四方百姓。今日幸蒙

天子寬仁厚德，特降詔勅，赦免本罪，招安歸降。朝暮朝覲，無以酬謝，就本身買市十日。倘蒙不外齋價前來，一一報答，並無虛謬。特此告知，遠近居民，勿疑辭避，惠然光臨，不勝萬幸。

宣和四年三月 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請

蕭讓寫畢告示，差人去附近州郡，及四散村坊，盡行貼遍。發庫內金珠寶貝，綵段綾羅，紗緞等項，分散各頭領，並軍校人員，另選一分，爲上國進奉，其餘堆集山寨，盡行招人買市十日，於三月初三日爲始，至十三日止，宰下牛羊，醞造酒醴，但到山寨裏買市的人，盡以酒食管待，犒勞從人。至期，四方居民，擔囊負笈，霧集雲屯，俱至山寨。宋江傳令，以一舉十，俱各歡喜，拜謝下山。一連十日，每日如此。十日以外，住罷買市，號令大小，收拾赴京朝覲。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還鄉。吳用諫道：『兄長未可。且留衆寶眷在此山寨。待我等朝覲面君之後，承恩已定，那時發遣各家老小還鄉未遲。』宋江聽罷道：『軍師之言極當。』再傳將令，教頭領即便收拾，整頓軍士。宋江等隨即火速起身，早到濟州，謝了太守張叔夜。太守即設筵宴，管待衆多義士，賞勞三軍人馬。宋江等辭了張太守，出城進發，帶領衆多軍馬，逕投東京來。先令載宗，燕青前來京師宿太尉府中報知。太尉見說，隨即便入內裏，奏知天子。宋江等衆人軍馬朝京。天子聞奏大喜，便差太尉並御駕指揮使一員，手持旌旄節鉞，出城迎接。當下宿太尉領聖旨出郭。且說宋江軍馬在路，甚是擺的整齊。前面打着兩面紅旗：一面上書『順天』二字，一面上書『護國』二字。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，惟有吳學究綸巾羽服，公孫勝鶴氅道袍，魯智深烈火僧衣，武行者香皂直裰。其餘都是戰袍金鎧，本身服色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京師城外，前逢御駕指揮使，持節迎着軍馬。宋江聞知，領衆頭領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，且把軍馬屯駐新曹門外，下了寨柵，聽候聖旨。且說宿太尉並御駕指揮使入城，回奏天子說：『宋江等軍馬，俱屯在新曹門外，聽候聖旨。』天子乃曰：『寡人久聞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，上應天星，更兼英雄勇猛。今已歸降，到於京師。寡人來日，引百官登宣德樓。可教宋江等』

俱依臨敵披掛戎裝服色，休帶大隊人馬，只將三五百馬步軍進城，自東過西，寡人親要觀看。也教在城軍民，知此英雄豪傑，爲國良臣。然後卻令卸其衣甲，除去軍器，都穿所賜錦袍，從東華門而入，就文德殿朝見。」御駕指揮使直至行營寨前，口傳聖旨，與宋江等知道。次日，宋江傳令，教「鐵面孔目」裴宣，選揀彪形大漢，五七百步軍，前面打着金鼓旗旛，後面擺着鎗刀斧鉞，中間豎着「順天」，「護國」二面紅旗，軍士各懸刀劍弓矢，衆人各都穿本身披掛，戎裝袍甲，擺成隊伍，從東郭門而入。只見東京百姓軍民，扶老挈幼，迫路觀看，如祝天神。是時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樓上，臨軒觀看。見前面擺列金鼓旗旛，鎗刀斧鉞，各分隊伍；中有踏白馬軍，打起「順天」，「護國」二面紅旗，外有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樂；後面衆多好漢，簇簇而行。怎見得英雄好漢，入城朝覲，但見：

風清玉陛，露挹金盤。東方旭日初升，北闕珠簾半捲。南薰門外，百八員義士歸心；宣德樓前，億萬歲君王刮目。肅威儀乍行朝典，逞精神猶整軍容。風雨日星，並識天顏之霽；電雷霹靂，不煩天討之威。帝闕前萬靈咸集；有聖，有仙，有那吒，有金剛，有閻羅，有判官，有門神，有太歲，乃至夜叉鬼魔，共仰道君天子；鳳樓下百獸來朝；爲彪，爲豹，爲麒麟，爲狻猊，爲犴狴，爲金翅，爲雕鷹，爲龜猿，以及犬鼠蛇蝎，皆知宋主人王。五龍夾日：是爲「入雲龍」，「混江龍」，「出林龍」，「九紋龍」，「獨角龍」，如「出洞蛟」，「翻江蜃」，自逐隊朝天；衆虎離山：是爲「挿翅虎」，「跳欄虎」，「錦毛虎」，「花項虎」，「青眼虎」，「笑面虎」，「矮脚虎」，「中箭虎」，「若病大蟲」，「母大蟲」，亦隨班行禮。原稱公候百子的，應請朝儀；誰知塵舞山呼，亦許園丁，醫算，匠作，船工之輩。凡生毛髮鬚髯的，自堪寵命；豈意紉袍紫綬，並加婦人，浪子，和尚，行者之身。擬空名，則太保，軍師，那馬，孔目，郎將，先鋒，官銜早列；比古人，則霸王，李廣，關索，溫侯，尉遲，仁貴，當代重生。那有生得好的，如「白面郎」挿一枝花，擎着笛，扇，鼓，旛，欲歌且舞；看這生得醜的，似「青面獸」蒙鬼臉

兒，拿着鎗，刀，鞭，箭，會戰能征。長的比『險道神』，身長一丈；很的像『石將軍』，力鎮三山。髮可赤，眼可青，俱各抱丹心一片；摸得天，跳得浪，決不走邪佞兩途。喜近君王，不似昔時『無面目』；恩寬防禦，果然此日『沒遮攔』。試看全夥裏舞鎗弄棒的書生，猶勝滿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。義士今欣遇主，皇家始慶得人！

且說道君天子，同百官在宣德樓上，看了梁山泊宋江等這一行部從，喜動龍顏，心中大悅，與百官道：『此輩好漢，真英雄也！』歎羨不已。命殿頭官傳旨，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袍見帝。殿頭官領命，傳與宋江等，向東華門外脫去戎裝慣帶，穿了御賜紅綠錦袍，懸帶金銀牌面，各帶朝天巾幘，抹綠朝靴。惟公孫勝將紅錦裁成道袍，魯智深縫作僧衣，武行者改作直裰，皆不忘君賜也。宋江，盧俊義爲首，吳用，公孫勝爲次，引領衆人，從東華門而入。當日整肅朝儀，陳設鸞駕，辰牌時候，天子駕臨文德殿。儀禮司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，排班行禮。殿頭官贊拜舞起居，山呼萬歲已畢，天子欣喜，勅令宣上文德殿來，照依班次賜坐。命排御筵：勅光祿寺擺宴，良醞選酒，珍羞署造食，掌醢署造飯，大官署供膳，教坊司奏樂。天子親御寶座陪宴，只見：

九重門啓，嗚嗚噦之鸞聲；閶闔天開，靚巍巍之龍袞。筵開玳瑁，七寶器黃金嵌就；爐列麒麟，百和香龍腦修成。玻璃盞間琥珀鐘，瑪瑙杯聯珊瑚舉。赤瑛盤內，龍堆麟脯鸞肝；紫玉碟中，滿筍蹄蹄熊掌。桃花湯潔，縷塞北之黃羊；銀絲膾鮮，剖江南之赤鯉。黃金盞滿泛香醪，紫霞杯灑浮瓊液。五俎八簋，百味庶羞。糖滷就甘甜獅仙，麵製成香酥定勝，方當酒進五巡，正是湯陳三獻，教坊司鳳鸞韶舞，禮樂司排長伶官。朝鬼門道，分明開說，頭一個裝外的，黑漆幘頭，有如明鏡，描花羅襪，儼若生成；第二個戲色的，繫離水犀角腰帶，裹紅花綠葉羅巾，黃衣欄長襖短鞦靴，衫油襟密排山水樣；第三個末色的，裹結絡毬頭帽子，着縹役疊勝羅衫，最先來提掇甚分明，念幾段雜文真罕有；第四個

淨色的，語言動衆，顏色繁過，依院本填腔調曲，按格範打諢發科；第五個貼淨的，忙中九伯，眼目張狂，隊額角塗，一道明氈，劈面門抹兩色蛤粉，裹一頂油油膩膩舊頭巾，穿一領邈邈邈邈戲襖，喫六棒杆板不嫌疼，打兩杖麻鞭渾似耍。這五人引領着六十四回隊舞優人，百二十名散做樂工。搬演雜劇，裝孤打攬，個個青巾桶帽，人人紅帶花袍。吹龍笛，擊鼗鼓，聲震雲霄；彈錦瑟，撫銀箏，韻驚魚鳥。弔百戲衆口諳諱，縱諧語齊聲喝采。裝扮的是：『太平年萬國來朝』，『雍熙世八仙慶壽』。搬演的是：『玄宗夢遊廣寒殿』，『狄青夜奪崑崙關』。也有神仙道侶，亦有孝子順孫。觀之者，真可堅其心志；聽之者，足以養其性情。須臾間，八個排長，簇擁着四個美人，歌舞雙行，吹彈並舉。歌的是：『朝天子』，『賀聖朝』，『感皇恩』，『殿前歡』，治世之音；舞的是：『醉回回』，『活觀音』，『柳青娘』，『鮑老兒』，淳正之態。果然道：百寶裝腰帶，珍珠絡臂鞵；笑時花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大宴已成，衆樂齊舉。主上無爲千萬壽，天顏有喜萬方同。有詩爲證：

九重鳳闕新開宴，

千歲龍墀舊賜衣。

蓋世功名能自立，

矢心忠義豈相違。

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，至暮方散。謝恩已罷，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內，在西華門外，各各上馬，回歸本寨。次日入城，禮儀司引至文德殿謝恩，喜動龍顏，天子欲加官爵，勅令宋江等來日受職。宋江等謝恩，出朝回寨，不在話下。又說樞密院官，具本上奏：『新降之人，未效功勞，不可輒便加爵，可待日後征討，建立功勳，量加官賞。現今數萬之衆，逼城下寨，甚爲不宜。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，原是京師有被陷之將，仍還本處，外路軍兵，各歸原所。其餘人衆，分作五路，山東，河北，分調開去，此爲上策。』次日，天子命御駕指揮使，直至宋江營中，口傳聖旨，令宋江等分開軍馬，各歸原所。衆頭領聽得，心中不悅，回道：『我等投降朝廷，都不會見些官爵，便要將俺弟兄等分遣調開。俺等衆頭領，生死相隨，誓不

相捨！端的要如此，我們只得再回梁山泊去。」宋江急忙止住，遂用忠言懇求來使，煩乞善言回奏。那指揮使回到朝廷，那裏敢隱蔽，只得把上項所言，奏聞天子。天子大驚，急宣樞密院官計議。有樞密使童貫奏道：「這廝們雖降，其心不改，終貽大患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陛下傳旨，賺入京城，將此一百八人，盡數剿除，然後分散他的軍馬，以絕國家之患。」天子聽罷，聖意沉吟未決。向那御屏風背後，轉出一大臣，紫袍象簡，高聲喝道：「四邊狼煙未息，中間又起禍胎，都是汝等庸惡之臣，壞了聖朝天下。」正是只憑立國安邦口，來救驚天動地人。畢竟御屏風後喝的那員大臣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八十三回

宋公明奉詔破大遼

陳橋驛滴淚斬小卒

話說當年有遼國郎主，起兵前來，侵佔山後九州邊界；兵分四路而入，劫掠山東，山西，搶掠河南，河北。各處州縣，申達表文，奏請朝廷求救，先經樞密院，然後得到御前。所有樞密童貫，同太師蔡京，太尉高俅，楊戩商議，納下表章不奏；只是行移隣近州府，催償各處運調軍馬，前去策應，正如擔雪填井一般。此事人皆盡知，只瞞着天子一個。適來四個賊臣設計，教樞密童貫啓奏，將宋江等衆，要行陷害。不期那御屏風後，轉出一員大臣來喝住，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。便向殿前啓奏道：『陛下，宋江這夥好漢方始歸降，一百八人，恩同手足，意若同胞，他們決不肯便折散分開，雖死不捨相離。如何今又要害他衆人性命？此輩好漢，智勇非同小可。倘或城中翻變起來，將何解救？現今遼國興兵十萬之衆，侵佔山後九州所屬縣治。各處申達表文求救，累次調兵前去征勦交鋒，如湯潑蟻。賊勢浩大，所遣官軍，又無良策，每每只是折兵損將，瞞着陛下不奏。以臣愚見，正好差宋江等全夥良將，部領所屬軍將人馬，直抵本境，收伏遼賊，令此輩好漢建功，進用於國，實有便益。微臣不敢自專，乞請聖鑒。』天子聽罷宿太尉所奏，龍顏大喜，詢問衆官，俱言有理。天子大罵樞密院童貫等官：『都是汝等讒佞之徒，誤國之輩，妬賢嫉能；閉塞賢路，飾詞矯情，壞盡朝廷大事！姑恕情罪，免其追問。』天子親書詔勅，賜宋江爲破遼都先鋒，盧俊義爲副先鋒，其餘諸將，待建功之後，加官受爵。就差太尉宿元景親齎詔勅，去宋江軍前行營開讀。天子退朝，百官皆散。

且說宿太尉領了聖旨出朝，逕到宋江行寨軍前開讀。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，跪聽詔勅已罷，衆皆大喜。宋江等拜謝宿太尉道：『某等衆人，正欲如此，與國家出力，建功立業，以爲忠臣。今得太尉恩相，力賜

保奏，恩同父母。只有梁山泊晁天王靈位，未曾安厝；亦有各家老小家眷，未曾發送還鄉；所有城垣，未曾拆毀，戰船亦未曾將來。有煩恩相題奏，乞降聖旨，寬限旬日，還山了此數事，整頓器具，鎗刀，甲馬，便當盡忠報國。」宿太尉聽罷大喜，回奏天子。卽降聖旨，勅賜庫內取金一千兩，銀五千兩，綵段五千疋，頒賜衆將，就令太尉於庫藏開支，去行營俵散與衆將。原有老小者，賞賜給付與老小養贍終身；原無老小者，給付本人，自行收受。宋江奉勅，謝恩已畢，給散衆人收訖。宿太尉回朝，分付宋江道：『將軍還山可速去快來，先使人報知下官，不可遲誤！』

再說宋江聚衆商議，所帶還山人數是誰？宋江與同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劉唐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宋清，阮家三弟兄，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；其餘大隊人馬，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扎。宋江與吳用，公孫勝等，於路無話，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坐下。便傳將令，教各家老小眷屬，收拾行李，准備起程。一面叫宰殺豬羊，牲口，香燭，錢馬，祭獻晁天王，然後焚化靈牌。隨卽將各家老小，各各送回原所州縣，上車乘馬，俱已去了。然後教自家莊客，送老小，宋太公，併家眷人口，再回鄆城縣朱家村，復爲良民。隨卽叫阮家三弟兄，揀選合用船隻，其餘不堪用的小船，盡行給散與附近居民收用。山中應有屋宇房舍，任從居民搬拆；三關城垣，忠義等屋，盡行拆毀。一應事務，整理已了，收拾人馬，火速還京。

一路無話，早到東京。盧俊義等接至大寨，先使燕青入城，報知宿太尉，要辭天子，引領大軍起程。宿太尉見報，入內奏知天子。次日，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，龍顏欣悅，賜酒已罷，玉音道：『卿等休辭道途跋涉，軍馬驅馳，與寡人征虜破遼，早奏凱歌而回，朕當重加錄用；其衆將校，量功加爵。卿勿怠焉！』宋江叩頭稱謝，端簡啓奏：『臣乃鄙猥小吏，誤犯刑典，流遞江州。醉後狂言，臨刑棄市，衆力救之無處逃避，遂乃潛身水泊，苟延微命。所犯罪惡，萬死難逃。今蒙聖上寬恤收錄，大敷曠蕩之恩，得蒙赦免本罪。臣披肝瀝膽，尙不能補報聖上之恩。今奉詔命，敢不竭力盡忠，死而後已！』天子大喜，再賜御

酒，教取描金鵲畫弓箭一副，名馬一匹，全副鞍轡，寶刀一口，賜與宋江。宋江叩首謝恩，辭陛出內，將領天子御賜寶刀，鞍馬，弓箭，就帶回營，傳令諸軍將校，准備起行。

且說徽宗天子，次早令宿太尉傳下聖旨，教中書省院官二員，就陳橋驛與宋江先鋒犒勞三軍，每名軍士酒一瓶，肉一斤，對衆關支，毋得尅減。中書省得了聖旨，一面連更曉夜，整頓酒肉，差官二員，前去給散。

再說宋江傳令諸軍，便與軍師吳用計議，將軍馬分作二起進程：令五虎八彪將引軍先行，十驃騎將在後，宋江，盧俊義，吳用，公孫勝統領中軍。水軍頭領三阮，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帶領童威，童猛，孟康，王定六，并水手頭目人等，撐駕戰船，自蔡河內出黃河，投北進發。宋江催趕三軍，取陳橋驛大路而進；號令軍將，毋得動擾鄉民。有詩爲證：

招搖旌旆出天京，  
受命專師事遠征。

請看梁山軍紀律，  
何如太尉御營兵。

且說中書省差到二員廂官，在陳橋驛給散酒肉，賞勞三軍。誰想這夥官員，貪濫無厭，徇私作弊，尅減酒肉。都是那等讒佞之徒，貪愛賄賂的人。卻將御賜的官酒，每瓶尅減只有半瓶，肉一斤，尅減六兩。前隊軍馬，轡行給散過了；後軍散到一隊阜軍之中，都是頭上黑盔，身披玄甲，卻是項充，李裒所管的牌手。那軍漢中一個軍校，接得酒肉過來看時，酒只半瓶，肉只十兩，指着廂官罵道：『都是你這等好利之徒，壞了朝廷恩賞！』廂官喝道：『我怎的是好利之徒？』那軍校道：『天子賜俺一瓶酒，一斤肉，你都尅減了。不是我們爭嘴，堪恨你這廝們無道理，佛面上去刮金！』廂官罵道：『你這大膽，剛不盡，殺不絕的賊！梁山泊反性，尙不改！』軍校大怒，把這酒和肉，劈臉都打將去。廂官喝道：『捉下這個潑賊！』那軍校就團牌邊掣出刀來。廂官指着手大罵道：『腌臢草寇，拔刀敢殺誰？』軍校道：『俺在梁山泊時，強

似你的好漢，被我殺了萬千。量你這等賊官，直些甚鳥？」廂官喝道：「你敢殺我？」那軍校走入一步，手起一刀飛去，正中廂官臉上，刺着撲地倒了。衆人發聲喊，都走了。那軍漢又趕將入來，再舉了幾刀，眼見的不能勾活了。衆軍漢簇住了不行。

當下項充，李袞飛報宋江。宋江聽得大驚，便與吳用商議，此事如之奈何。吳學究道：「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，今又做得這件事來，正中了他的機會。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，一面申復省院，勒兵聽罪。急急可叫戴宗，燕青，悄悄進城，備細告知宿太尉。煩他預先奏知委曲，令中書省院讒害不得，方保無事。」宋江計議定了，飛馬親到陳橋驛邊。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。宋江自令人於館驛內，搬出酒肉，賞勞三軍都教進前；卻喚這軍校直到館驛中，問其情節。那軍校答道：「他千梁山泊反賊，萬梁山泊反賊，罵俺們殺剛不盡，因此一時性起，殺了他，專待將軍聽罪。」宋江道：「他是朝廷命官，我兀自懼他，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！須是要連累我等衆人！俺如今方始奉詔去破大遼，未曾見尺寸之功，倒做了這等的勾當，如之奈何？」那軍校叩首伏死。宋江哭道：「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，大小兄弟，不曾壞了一個。今日一身入官所管，寸步也由我不得。雖是你強氣未滅，使不的舊時性格。」這軍校道：「小人只是伏死。」宋江令那軍校痛飲一醉，教他樹下縊死，卻斬頭來號令；將廂官屍首，備棺槨盛貯，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院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戴宗，燕青，潛地進城，逕到宿太尉府內，備細訴知衷情。當晚宿太尉入內，將上項事務，奏知天子。次日，天子於文德殿設朝，當有中書省院官出班奏曰：「新降將宋江部下兵卒，殺死省院差去監散酒肉命官一員，乞聖旨拿問。」天子曰：「寡人待不委你省院來，事卻該你這衙門；你們又委用不得其人，以致惹起事端。賞軍酒肉，大破小用，軍士有名無實，以致如此。」省院等官又奏道：「御酒之物，誰敢尅減？」是時天威震怒，喝道：「寡人已自差人暗行體察，深知備細，爾等尙自巧言令色，對朕支吾！寡

人御賜之酒，一瓶尅半瓶，賜肉一斤，只有十兩，以致壯士一怒，目前流血！」天子喝問：「正犯安在？」省院官奏道：「宋江已將本犯斬首號令示衆，申呈本院，勒兵聽罪。」天子曰：「他既斬了正犯軍士，宋江禁治不嚴之罪，權且紀錄，待破遼回日，量功理會。」省院官默默無言而退。天子當時傳旨，差官前去，催督宋江起程，所殺軍校，就於陳橋驛梟首示衆。

卻說宋江正在陳橋驛勒兵聽罪，只見駕上差官來到，着宋江等進兵征遼，違犯軍校，梟首示衆。宋江謝恩已畢，將軍校首級，掛於陳橋驛號令，將屍埋了。宋江大哭一場，垂淚上馬，提兵望北而進。每日兵行六十里，扎營下寨，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沿路無話。將次相近遼境，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即日遼兵四路侵犯，我等分兵前去征討的是？只打城池的是？」吳用道：「若是分兵前去，奈緣地廣人稀，首尾不能救應。不如只是打他幾個城池，卻再商量。若還攻擊得緊，他自然收兵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此計甚高！」隨即喚過段景住來，分付道：「你走北路甚熟，可引領軍馬前進。近的是甚州縣？」段景住稟道：「前面便是檀州，正是遼國緊要隘口。有條水路，港汊最深，喚做潞水，團團遶着城池。這潞水直通渭河，須用戰船征進。宜先遣水軍頭領船隻到了，然後水陸並進，船騎相連，可取檀州。」宋江聽罷，便使戴宗催促水軍頭領李俊等，曉夜趨船至潞水取齊。

卻說宋江整點人馬，水軍船隻，約會日期，水陸並行，殺投檀州來。且說檀州城內，守把城池番官，卻是遼國洞仙侍郎手下四員猛將：一個喚做阿里奇，一個喚做咬兒惟康，一個喚做楚明玉，一個喚做曹明濟。此四員戰將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聞知宋朝差宋江全夥到來，一面寫表申奏郎主，一面關報隣近蘄州，潞州，涿州，雄州救應，一面調兵出城迎敵。便差阿里奇，楚明玉兩個，引兵出戰。

且說『大刀』關勝，在於前部先鋒，引軍殺近檀州所屬密雲縣來。縣官聞的，飛報與兩個番將說道：「宋朝軍馬，大張旗號，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這夥。」阿里奇聽了笑道：「既是這夥草寇，何足道哉！」

傳令教番兵扎括已了，來日出密雲縣，與宋江交鋒。

次日，宋江聽報遼兵已近，即時傳令，將士交鋒，要看頭勢，休要失支脫節。衆將得令，披掛上馬，宋江，盧俊義，俱各戎裝纓帶，親在軍前監戰。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，黑洞洞遮天蔽日，都是皁雕旗。兩下齊把弓箭射住陣脚。只見對陣皁旗開處，正中間捧出一員番將，騎着一匹達馬，鬚環踢跳。宋江看那番將時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三叉紫金冠，冠口內拴兩根雉尾。穿一領襯甲白羅袍，袍背上繡三個鳳凰。披一副連環鎖鐵鎧，繫一條嵌寶獅蠻帶，著一對雲根鷹爪靴，掛一條護項銷金帕，帶一張鵲畫鐵胎弓，懸一壺鷗翎鉞子箭。手拈梨花點鋼鎗，坐騎銀色拳花馬。

那番官旗號上寫的分明：『大遼上將阿里奇』。宋江看了，與諸將道：『此番將不可輕敵！』言未絕，『金鎗手』徐寧出戰，橫着鉤鑣鎗，驟坐下馬，直臨陣前。番將阿里奇見了大罵道：『宋朝合敗，命草寇爲將，敢來侵犯大國，尚不知死！』徐寧喝道：『辱國小將，敢出穢言！』兩軍吶喊。徐寧與阿里奇搶到陣心交戰，兩馬相逢，兵器並舉。二將鬪不過三十餘合，徐寧敵不住番將，望本陣便走。花榮急取弓箭在手，那番將正趕將來。張清又早按住鞍韉，探手去錦袋內取個石子，看着番將較親，照面門上只一石子，正中阿里奇左眼，翻筋斗落於馬下，這裏花榮，林冲，秦明，索超，四將齊出，先擒了那匹好馬，活捉了阿里奇歸陣。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，急要向前去救時，被宋江大隊軍馬，前後掩殺將來，就棄了密雲縣，大敗虧輸，奔檀州來。宋江且不追趕，就在密雲縣屯扎下營。看番將阿里奇時，打破眉梢，損其一目，負痛身死。宋江傳令，教把番官屍骸燒化。功績簿上，標寫『張清第一功』。就將阿里奇連環鎖鐵鎧，出白梨花鎗，嵌寶獅蠻帶，銀色拳花馬，并靴，袍，弓，箭，賜了張清。是日且就密雲縣中，衆皆作賀，設宴飲酒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宋江陞帳，傳令起軍，都離密雲縣，直抵檀州來。卻說檀州洞仙侍郎聽得報來折了一員正將，堅閉城門，不出迎敵；又聽的報有水軍戰船，在於城下，遂乃引衆番將，上城觀看。只見宋江陣中猛將，搖旗吶喊，耀武揚威，搥戰廝殺。洞仙侍郎見了說道：『似此，怎不輸了小將軍阿里奇？』當下副將楚明玉答應道：『小將軍那裏是輸與那廝？蠻兵先輸了，俺小將軍趕將過去，被那裏一個穿綠的蠻子，一石子打下馬去。那廝隊裏四個蠻子，四條鎗，便來攔住了。俺這壁廂措手不及，以此輸與他了。』洞仙侍郎道：『那個打石子的蠻子，怎地模樣？』左右有認得的，指着說道：『城下兀那個帶青包巾，現今披着小將軍的衣甲，騎着小將軍的馬，那個便是。』洞仙侍郎攀着女牆邊看時，只見張清已先見了，攛馬向前，只一石子飛來。左右齊叫一聲躲時，那石子早從洞仙侍郎耳根邊擦過，把耳輪擦了一片皮。洞仙侍郎負疼道：『這個蠻子，直這般利害！』下城來，一面寫表，申奏大遼郎主，一面行報外境各州隄備。

卻說宋江引兵在城下，一連打了三五日，不能取勝，再引軍馬，回密雲縣屯駐，帳中坐下，計議破城之策。只見戴宗報來，取到水軍頭領，乘駕戰船，都到潞水。宋江便教李俊等到軍中商議。李俊等都到帳前參見宋江。宋江道：『今次廝殺，不比在梁山泊時，可要先探水勢深淺，方可進兵。我看這條潞水，水勢甚急，倘或一失，難以救應。爾等宜仔細，不可托大！將船隻蓋伏的好着，只扮作運糧船相似。你等頭領各帶暗器，潛伏於船內。止着三五人撐駕搖櫓，岸上着兩人撻拽，一步步挨到城下，把船泊在兩岸，待我這裏進兵。城中知道，必開水門來搶糧船。爾等伏兵卻起，奪他水門，可成大功。』李俊等聽令去了。只見探水小校報道：『西北上有一彪軍馬，捲殺而來，都打着皁雕旗，約有一萬餘人，望檀州來了。』吳用道：『必是遼國調來救兵。我這裏先差幾將攔截廝殺，殺的散時，免令城中得他壯膽。』宋江便差張清，董平，關勝，林冲，各帶十數個小頭領，五千軍馬，飛奔前來。

原來遼國郎主，聞知說是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，領兵殺至檀州，圍了城子，特差這兩個皇姪，前來救

應：一個喚做耶律國珍，一個喚做國寶；兩個乃是遼國上將，又是皇姪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引起一萬番兵，來救檀州。看看至近，迎着宋兵。兩邊擺開陣勢，兩員番將，一齊出馬，但見：

頭戴粧金嵌寶三叉紫金冠，身披錦邊珠嵌鎖子黃金鎧。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，袍上斑斑錦織金翅鵬。腰繫白玉帶，背插虎頭牌。左邊袋內插雕弓，右手壺中攢硬箭。手中塔丈二綠沉鎗，坐下騎九尺銀鬃馬。

那番將是弟兄兩個，都一般打扮，都一般使鎗。宋兵迎着，擺開陣勢。『雙鎗將』董平出馬，厲聲高叫：『來者甚處番賊？』那耶律國珍大怒，喝道：『水洼草寇，敢來犯吾大國，倒問俺那裏來的？』董平也不再問，躍馬挺鎗，直搶耶律國珍。那番家年少的將軍，性氣正剛，那裏肯饒人一步，挺起鋼鎗，直迎過來。二馬相交，三鎗亂舉。二將正在征塵影裏，殺氣叢中，使雙鎗的，另有槍法；使單鎗的，各用神機。兩個鬪過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那耶律國寶，見哥哥戰了許多時，恐怕力怯，就中軍篩起鑼來。耶律國珍正鬪到熱處，聽的鳴鑼，急要脫身，被董平兩條槍絞住，那裏肯放。耶律國珍此時心忙，槍法慢了些，被董平右手逼過綠沉槍，使起左手槍來，望番將項根上只一槍，擱個正着。可憐耶律國珍，金冠倒卓，兩腳登空，落於馬下。兄弟耶律國寶看見哥哥落馬，便搶出陣來，一騎馬，一條槍，奔來救取。宋兵陣上『沒羽箭』張清，見他過來，這裏那得放空，在馬上約住梨花槍，探隻手去錦袋內，拈出一個石子，把馬一拍，飛出陣前。這耶律國寶飛也似來，張清迎頭撲將去；兩騎馬隔不的十來丈遠近，番將不隄防，只道他來交戰。只見張清手起，喝聲道：『着！』那石子望耶律國寶面上打個正着，翻筋斗落馬。關勝，林冲擁兵掩殺。遼兵無主，東西亂擲。只一陣，殺散遼兵萬餘人馬，把兩個番官，全副鞍馬，兩面金牌，收拾寶冠袍甲，仍割下兩顆首級，當時奪了戰馬一千餘匹，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法獻納。宋江大喜，賞勞三軍，書寫董平，張清第二功，等打破檀州，一併申奏。



宋江與吳用商議到晚，寫下軍帖，差調林冲，關勝，引領一彪軍馬，從西北上去取檀州；再調呼延灼，董平，也引一彪軍馬，從東北上進兵；卻教盧俊義引一彪軍馬，從西南上取路；我等中軍，從東南路上去；只聽的砲響，一齊進發。卻差砲手凌振，及李逵，樊瑞，鮑旭，并牌手項充，李袞，將帶滾牌軍一千餘人直去城下，施放號砲。至二更爲期，水陸並進。各路軍兵，都要廝應。號令已了，諸軍各各準備取城。且說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堅守，專望救兵到來；卻有皇姪敗殘人馬，逃命奔入城中，備細告說；兩個皇姪大王，耶律國珍被個使雙鎗的害了，耶律國寶被個戴青包巾的，使石子打下馬來拿去。洞仙侍郎跌脚罵道：『又是這蠻子！不爭損了二位皇姪，教俺有甚面目去見郎主？拿住那個青包巾的蠻子時，碎碎的割那廝！』至晚，番兵報洞仙侍郎道：『潞水河內，有五七百隻糧船，泊在兩岸，遠遠處又有軍馬來也！』洞仙侍郎聽了道：『那蠻子不識俺的水路，錯把糧船直行到這裏。岸上人馬，一定是來尋糧船。』便差三員番將，楚明玉，曹明濟，咬兒惟康，前來分付道：『那宋江等蠻子，今晚又調許多人馬來，卻有若干糧船，在俺河裏。可教咬兒惟康引一千軍馬出城衝突，卻教楚明玉，曹明濟開放水門，從緊溜裏放船出去。三停之內截他二停糧船，便是汝等幹大功也！』不知成敗何如，有詩爲證：

妙算從來迥不同，

檀州城下列艤艚。

侍郎不識兵家意，

反自開門把路通。

再說宋江入馬，當晚黃昏左側，李逵，樊瑞爲首，將引步軍在城下大罵。洞仙侍郎叫咬兒惟康，催趲軍馬，出城圍殺。城門開處，放下吊橋，遼兵出城。卻說李逵，樊瑞，鮑旭，項充，李袞五個好漢，引一千步軍，盡是悍勇刀牌手，就吊橋邊衝住，番軍人馬，那裏能勾出的城來。凌振卻在軍中，搭起砲架，準備放砲，只等時候來到。由他城上放箭，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，鮑旭卻在後面吶喊。雖是一千餘人，卻有萬餘人的氣象。洞仙侍郎在城中見軍馬衝突不出，急叫楚明玉，曹明濟開了水門搶船，此時宋江水軍頭領，

都已先自伏在船中準備，未曾動彈。見他水門開了，一片片絞起閘板，放出戰船來。凌振得了消息，便先點起一個風火砲來。砲聲響處，兩邊戰船，廝迎將來，抵敵番船。左邊踴出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右邊踴出阮家三弟兄，都使着戰船，殺入番船隊裏。番將楚明玉，曹明濟，見戰船踴躍而來，抵敵不住，料道有埋伏軍兵；急待要回船，早被這裏水手軍兵，都跳過船來，只得上岸而走。宋江水軍那六個頭領，先搶了水門。管門番將，殺的殺了，走的走了。這楚明玉，曹明濟，各自逃命去了。水門上預先一把火起。凌振又放一個車箱砲來。那砲直飛在半天裏響。洞仙侍郎聽的火砲連天聲響，嚇的魂不附體。李遠，樊瑞，鮑旭引領牌手項充，李袞等衆，直殺入城。洞仙侍郎和咬兒惟康在城中，看見城門已被奪了，又見四路宋兵一齊都殺到來，只得上馬，棄了城池，出北門便走。未及二里，正撞着『大刀』關勝，『豹子頭』林冲，攔住去路。正是天羅密佈難移步，地網高張怎脫身。畢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四回

宋公明兵打薊州城

盧俊義大戰玉田縣

話說洞仙侍郎見檀州已失，只得奔走出城。同咬兒惟康擁護而行。正撞着林冲，關勝，大殺一陣，那裏有心戀戰，望刺斜裏，死命撞出去。關勝，林冲要搶城子，也不來追趕，且奔入城。

卻說宋江引大隊軍馬入檀州，趕散番軍，一面出榜，安撫百姓軍民，秋毫不許有犯。傳令教把戰船盡數收入城中。一面賞勞三軍，及將在城遼國所用官員，有姓者仍前委用，無姓番官，盡行發遣出城，還於沙漠。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，得了檀州，盡將府庫財帛金寶，解赴京師，寫書申呈宿太尉，題奏此事。

天子聞奏，龍顏大喜。隨即降旨，欽差東京府同知趙安撫統領二萬御營軍馬，前來監戰。卻說宋江等聽的報來，引衆將出郭遠遠迎接，入到檀州府內歇下，權爲行軍帥府。諸將頭目。盡來參見，施禮已畢。原來這趙安撫，祖是趙家宗派，爲人寬仁厚德，作事端方，亦是宿太尉於天子前保奏，特差此人上邊，監督兵馬。這趙安撫見了宋江仁德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『聖上已知你等衆將用心，軍士勞苦，特差下官前來軍前監督，就賞賜金銀段疋二十五車，但有奇功，申奏朝廷，請降官封。將軍今已得了州郡，下官再當申達朝廷。衆將皆須盡忠竭力，早成大功，班師回京，天子必當重用。』宋江等拜謝道：『請煩安撫相公，鎮守檀州，小將等分兵攻取遼國緊要州郡。教他首尾不能相顧。』一面將賞賜俵散軍將，一面勒回各路軍馬聽調，攻取遼國州郡。有楊雄稟道：『前面便是薊州相近。此處是個大郡，錢糧極廣，米麥豐盈，乃是遼國庫藏。打了薊州，諸處可取。』宋江聽罷，便請軍師吳用商議。

卻說洞仙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，撞見楚明玉，曹明濟，引着些敗殘軍馬，一同投奔薊州。入的城來，見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，訴說：『宋江兵將浩大，內有一個使石子的蠻子，十分了得。那石子百發百中，

不放一個空，最會打人。兩位皇姪并小將阿里奇，盡是被他石子打死了。」耶律大王道：「既是這般，你且在這裏幫俺殺那蠻子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流星探馬報將來，說道：「宋江兵分兩路，來打薊州，一路殺至平峪縣，一路殺至玉田縣。」御弟大王聽了，隨即便教「洞仙侍郎」，將引本部軍馬，把住平峪縣口，不要和他廝殺。俺先引兵，且拿了玉田縣的蠻子，卻從背後抄將過來，平峪縣的蠻子，走往那裏去？一邊關報薊州，幽州，教兩路軍馬，前來接應。」原來這薊州，卻是遼國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。部領四個孩兒：長子宗雲，次子宗電，三子宗雷，四子宗霖。手下十數員戰將，一個總兵大將，喚做寶密聖，一個副總兵，喚做天山勇，守住着薊州城池。當時御弟大王，囑付寶密聖守城，親引大軍，將帶四個孩兒，并副總兵天山勇，飛奔玉田縣來。

且說宋江引兵前至平峪縣，見前面把住關隘，未敢進兵，就平峪西屯住。：：：卻說盧俊義引許多戰將；三萬人馬，前到玉田縣，早與遼兵相近。盧俊義便與軍師朱武商議道：「目今與遼兵相近，只是吳人不識越境，到他地理生疎，何策可取？」朱武答道：「若論愚意，未知他地理，諸軍不可擅進；可將隊伍擺爲長蛇之勢，首尾相應，循環無端：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疎。」盧先鋒道：「軍師所言，正合吾意。」遂乃催兵前進。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，但見：

黃沙漫漫，黑霧濃濃。阜雕旗展一派烏雲，拐子馬蕩半天殺氣。青氈笠帽，似千池荷葉弄輕風；鐵打兜鍪，如萬頃海洋凝凍日。人人衣襟左掩，個個髮搭齊肩，連環鐵鎧重披，刺納戰袍緊繫。番軍壯健，黑面皮碧眼黃鬚；達馬咆哮，闊膀膊鋼腰鐵腳。羊角弓攢沙柳箭，虎皮袍襯窄雕鞍。生居邊塞，長成會拽硬弓；世本朔方，養大能騎劣馬。銅鑿羯鼓軍前打，蘆葉胡笳馬上吹。

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，引兵先到玉田縣，將軍馬擺開陣勢。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，下來回報盧先鋒道：「番人佈的陣，乃是「五虎靠山陣」，不足爲奇。」朱武再上將臺，把號旗招動，左盤右旋，調撥衆軍

也擺一個陣勢。盧俊義看了不識，問道：「此是何陣勢？」朱武道：「此乃是『鯤化為鵬陣』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何爲『鯤化為鵬』？」朱武道：「北海有魚，其名曰鯤，能化大鵬，一飛九萬里。此陣遠觀近看，只是個小陣，若來攻時，便變做大陣，因此喚做『鯤化為鵬』。」盧俊義聽了，稱讚不已。

對陣敵軍鼓響，門旗開處，那御弟大王，親自出馬，四個孩兒，分在左右，都是一般披掛。但見：

頭戴鐵縵笠，箭番盔，上拴純黑球纓。身襯寶圓鏡，柳葉細甲，繫條獅鬚金帶。踏靴半彎鷹嘴，梨花袍錦繡盤龍。各掛強弓硬弩，都騎駿馬雕鞍。腰間盡插錐劍，手內齊拿掃帚刀。

中間御弟大王，兩邊四個小將軍，身上兩肩胛，都懸着小小明鏡，鏡邊對嵌着阜纓。四口寶刀，四騎快馬，齊齊擺在陣前。那御弟大王背後，又是層層擺列，自有許多戰將。那四員小將軍高聲大叫：「汝等草賊，何敢犯吾邊界？」盧俊義聽的，便問道：「兩軍臨敵，那個英雄當先出戰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『大刀』關勝，舞起青龍偃月刀，爭先出馬。那邊番將耶律宗雲，舞刀拍馬，來迎關勝。兩個鬪不上五合，耶律宗霖拍馬舞刀，便來協助。呼延灼見了，舉起雙鞭，直出迎住廝殺。那兩個耶律宗電、耶律宗雷弟兄，挺刀躍馬，齊出交戰。這裏徐寧，索超，各舉兵器相迎。四對兒在陣前廝殺，絞做一團，打做一塊。

正鬪之間，『沒羽箭』張清看見，悄悄的縱馬趕向陣前。卻有檀州敗殘的軍士，認的張清，慌忙報知御弟大王道：「這對陣穿綠戰袍的蠻子，便是慣飛石子的。他如今趕馬出陣來，又使前番手段。」天山勇聽了便道：「大王放心，教這蠻子喫俺一弩箭！」原來那天山勇，馬上慣使漆抹弩，一尺來長鐵翎箭，有名喚做『一點油』。那天山勇在馬上把了事環帶住，趕馬出陣，教兩個副將在前面影射着，三騎馬悄悄直趕至陣前。張清又先見了，偷取石子在手，看着那番官當頭的，只一石子，急叫『着』！早從盔上察過。那天山勇卻閃在這將馬背後，安的箭穩，扣的弦正，懸着張清較親，直射將來。張清叫聲『阿也』！急躲時，射中咽喉，翻身落馬。『雙鎗將』董平，『九紋龍』史進，將引解珍，解寶，死命去救回。盧先鋒看了，急教

拔出箭來，血流不止，項上便束縛兜住。隨即叫郝潤，郝潤扶張清上車子，護送回檀州，教『神醫』安道全調治。

車子卻纔去了，只見陣前喊聲又起，報道：『西北上有一彪軍馬，飛奔殺來，並不打話，橫衝直撞，趕入陣中。』盧俊義見箭射了張清，無心戀戰，四將各伴輪詐敗，退回去了。四個番將，乘勢趕來；西北上來的番軍，刺斜裏又殺將來；對陣的大隊番軍，山倒也似，踴躍將來，那裏變的陣法。三軍衆將，隔的七斷八續，你我不能相救，只留盧俊義一騎馬，一條鎗，倒殺過那邊去了。天色傍晚，四個小將軍卻好回來正迎着盧俊義一騎馬，一條鎗，力敵四個番將，竝無半點懼怯。約鬪了一個時辰，盧俊義得便處，賣個破綻，耶律宗霖把刀砍將人來，被盧俊義大喝一聲，那番將措手不及，着一鎗，刺下馬去。那三個小將軍，各喫了一驚，皆有懼色，無心戀戰，拍馬去了。盧俊義下馬，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級，拴在馬項下。翻身上馬，望南而行，又撞見一夥遼兵，約有一千餘人。被盧俊義又撞殺入去，遼兵四散奔走。再行不到數里，又撞見一彪軍馬。

此夜月黑，不辨是何處的人馬，只聽的語音，卻是宋朝人說話。盧俊義便問來軍是誰？卻是呼延灼答應。盧俊義大喜，合兵一處。呼延灼道：『被遼兵衝散，不相救應。小將撞開陣勢，和韓滔，彭玘直殺到此，不知諸將如何？』盧俊義又說：『力敵四將，被我殺了一個，三個走了。次後又撞着一千餘人，亦被我殺散。來到這裏，不想迎着將軍。』兩個並馬，帶着從人，望南而行。不過十數里路，前面早有軍馬攔路。呼延灼道：『黑夜怎地廝殺，待天明決一死戰！』對陣聽的，便問道：『來者莫非呼延灼將軍？』呼延灼認的聲音，是『大刀』關勝，便叫道：『盧頭領在此！』衆頭領都下馬，且來草地上坐下。盧俊義，呼延灼說了本身之事。關勝道：『陣前失利，你我不相救應，我和宣贊，郝思文，單廷珪，魏定國五騎馬，尋條路走，然後收拾的軍兵一千餘人，來到這裏。不識地理，只在此伏路，待天明卻行。不想撞着哥哥。』合

兵一處，衆人捱到天曉，迤邐望南再行。將次到玉田縣，見一彪人馬哨路。看時，卻是『雙鎗將』董平，『金鎗手』徐寧弟兄們，都扎住玉田縣中，遼兵盡行趕散，說道：『侯健，白勝兩個，去報宋公明，只不見了解珍，解寶，楊林，石勇。』盧俊義教且進兵。在玉田縣界，檢點衆將軍校，不見了五千餘人，心中煩惱。已牌時分，有人報道：『解珍，解寶，楊林，石勇，將領二千餘人來了。』盧俊義又喚來問時，解珍道：『俺四個倒撞過去了！深入重地，迷蹤失路，急切不敢回轉。今早又撞見遼兵，大殺了一場，方纔到得這裏。』盧俊義叫將耶律宗霖首級，於玉田縣號令，撫諭三軍百姓。

未到黃昏前後，軍士們正要收拾安歇，只見伏路小校來報道：『遼兵不知多少，四面把縣圍了。』盧俊義聽的大驚，引了燕青上城看時，遠近火把，有十里厚薄。一個小將軍，當先指點，正是耶律宗霖，騎着一匹劣馬，在火把中間，催趕三軍。燕青道：『昨日張清中他一冷箭，今日回禮則個！』燕青取出弩子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番將鼻凹，番將落馬。衆兵急救時，宗霖已自傷悶不醒。番軍早退五里。

盧俊義縣中與衆將商議：『雖然放了一冷箭，遼兵稍退，天明必來攻圍，裏的鐵桶相似，怎生解救？』朱武道：『宋公明若得知道這個消息，必然來救，裏應外合，方可免難。』衆人捱到天明，望見遼兵四面擺的無縫。只見東南上塵土起，兵馬數萬人而來，衆將皆望南兵。朱武道：『此必是宋公明軍馬到了！等他收軍，齊望南殺去，這裏盡數起兵，隨後一掩。』

且說對陣遼兵，從辰時直圍到未牌，正待困倦，卻被宋江軍馬殺來，抵當不住，盡數收拾都去。朱武道：『不就這裏追趕，更待何時！』盧俊義當即傳令，開縣四門，盡領軍馬，出城追殺，遼兵大敗，殺的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遼兵四散敗走。宋江趕的遼兵去遠，到天明鳴金收軍，進玉田縣，盧先鋒合兵一處，訴說攻打薊州。

留下柴進，李應，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阮家三弟兄，王矮虎，一丈青，孫新，顧大嫂，張青，孫二娘，

裴宣，蕭讓，宋清，樂和，安道全，皇甫端，童威，童猛，王定六，都隨趙樞密在檀州守禦，其餘諸將，分作左右二軍。宋先鋒總領左軍人馬四十八員：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朱仝，雷橫，劉唐，李逵，魯智深，武松，楊雄，石秀，孫新，孫立，歐鵬，鄧飛，呂方，郭盛，樊瑞，鮑旭，項充，李袞，穆弘，穆春，孔明，孔亮，燕順，馬麟，施恩，薛永，宋萬，杜遷，朱貴，朱富，凌震，湯隆，蔡福，慶蔡，戴宗，蔣敬，金大堅，段景住，時遷，郁保四，孟康。盧先鋒總領右軍人馬三十七員：軍師朱武，關勝，呼延灼，董平，張清，索超，徐寧，燕青，史進，解珍，解寶，韓滔，彭圮，宣贊，郝思文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陳達，楊春，李忠，周通，陶宗旺，鄭天壽，龔旺，丁得孫，鄒淵，鄒潤，李立，李雲，焦挺，石勇，侯健，杜興，曹正，楊林，白勝。分兵已罷，作兩路來取薊州：宋先鋒引軍取平峪縣進發。盧俊義引兵取玉田縣進發。趙安撫與二十三將，鎮守檀州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，且教暫歇；攻打薊州，自有計較了。先使人往檀州，問張清箭瘡如何？「神醫」安道全使人回話道：「雖然外損皮肉，卻不傷內，請主將放心。調理的膿水乾時，自然無事。即日炎天，軍士多病，已稟過趙樞密相公，遣蕭讓，宋清，前往東京收買藥餌，就向太醫院關支暑藥。皇甫端亦要關給官局內啖馬的藥材物料，都委蕭讓，宋清去了。就報先鋒知道。」宋江聽的，心中頗喜，再與盧先鋒計較，先打薊州。宋江道：「我未知你在玉田縣受圍時，已自先商量下計了。有公孫勝原是薊州人，楊雄亦會在那府裏做節級，石秀，時遷亦在那裏住的久遠。前日殺退遼兵，我教時遷，石秀，也只做敗殘軍馬，雜在裏面，必然都投薊州城內住扎。他兩個若入的城中，自有去處。時遷會獻計道：「薊州城有一座大寺，喚叫寶嚴寺，廊下有法輪寶藏，中間是大雄寶殿，前有一座寶塔，直聳雲霄。」石秀說道：「教他去寶塔頂上躲着，每日飯食，我自對付來與他喫。只等城外哥哥軍馬打得緊急時，然後卻就寶嚴寺塔上放起火來爲號。」時遷自是個慣飛簷走壁的人，那裏躲不了身子？石秀臨期自去州衙內放火，他兩個商量



已定，自去了。我這裏一面收拾進兵。」有西江月爲證：

山後遼兵侵境，中原宋帝興軍。水鄉取出衆天星，奉詔去邪歸正。暗地時遷放火，更兼石秀同行。等閒打破永平城，千載功勳可敬！

次日，宋江引兵，撇了平峪縣，與盧俊義合兵一處，催起軍馬，逕奔薊州來。

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了兩個孩兒，不勝懊恨，便同大將寶密聖，天山勇，洞仙侍郎等商議道：『前次涿州；薊州兩路救兵，各自分散前去。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縣，早晚進兵，來打薊州，似此怎生奈何？』大將寶密聖道：『宋江兵若不來，萬事皆休。若是那夥蠻子來時，小將自出去與他相敵；若不活拿他幾個，這廝們那裏肯退？』洞仙侍郎道：『那蠻子隊有那個穿綠袍的，慣使石子，好生利害，可以隄防他。』天山勇道：『這個蠻子，已被俺一弩箭，射中咽喉，多是死了也！』洞仙侍郎道：『除了這個蠻子，別的不打緊！』正商議間，小校來報，宋江軍馬，殺奔薊州來。御弟大王連忙整點三軍人馬，教寶密勝，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敵。離城三十里外，與宋江對敵。

各自擺開陣勢，番將寶密聖橫槊出馬。宋江在陣見了，便問道：『斬將奪旗，乃見頭功！』說猶未了，只見『豹子頭』林冲，便出陣前來，與番將寶密聖大戰。兩個鬪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林冲要見頭功，持丈八蛇矛，鬪到間深裏，暴雷也似大叫一聲，撥過長鎗，用蛇矛去寶密聖脖項上刺中一矛，搠下馬去。宋江大喜。兩軍發喊。番將天山勇見刺了寶密聖，橫鎗便出。宋江陣裏，徐寧挺鉤鑣鎗直迎將來。二馬相交，鬪不到二十來合，被徐寧手起一鎗，把天山勇搠於馬下。宋江見連贏了二將，心中大喜，催軍混戰。遼兵大敗，望薊州奔走。宋江軍馬趕了十數里，收兵回來。

當日宋江扎下營寨，賞勞三軍，次日傳令，拔寨都起，直抵薊州。第三日，御弟大王，見折了二員大將十分驚慌，又見報道：『宋軍到了！』忙與洞仙侍郎道：『你可引這支軍馬，出城迎敵，替俺分憂也好。』

洞仙侍郎不敢不依，只得引了咬兒惟吳，楚明玉，曹明濟，領起一千軍馬，就城下擺開。宋江軍馬漸近城邊，雁翅般排將來。門旗開處，索超橫擔大斧，出馬陣前。番兵隊裏，咬兒惟康便捨出陣來。兩個並不打話。二將相交，鬪到二十餘合。番將終是膽怯，無心戀戰，只得要走。索超縱馬趕上，雙手輪起大斧，擡着番將腦門上劈將下來，把這咬兒惟康腦袋，劈做兩半個。洞仙侍郎見了，慌忙叫楚明玉，曹明濟，快去策應。這兩個已自八分膽怯，因喫逼不過，只得挺起手中鎗，向前出陣。宋江軍中『九紋龍』史進，見番軍中二將雙出，便舞刀拍馬，直取二將。史進逞起英雄，手起刀落，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。這曹明濟急待要走，史進趕上一刀，也砍於馬下。史進縱馬殺入遼軍陣內，宋江見了，鞭梢一指，驅兵大進，直殺到吊橋邊。耶律得重見了，越添愁悶，便教緊閉城門，各將上城緊守。一面申奏郎主，一面差人往霸州，幽州求救。

且說宋江與吳用計議道：『似此城中緊守，如何擺布？』吳用道：『既城中已有石秀，時遷在裏面，如何就鬧的長遠？教四面豎起雲梯砲架，即便攻城。再教凌振將火砲四下裏施放，打將入去。攻擊得緊，其城必破。』宋江即便傳令，四面連夜攻城。

再說御弟大王，見宋兵四下裏攻擊得緊，盡驅蘆州在城百姓，上城守護。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內，守了多日，不見動靜。只見時遷來報道：『城外哥哥軍馬，打得城子緊。我們不就這裏放火，更待何時？』石秀見說了，便和時遷商議，先從寶塔上放起一把火來，然後去佛殿上燒着。時遷道：『你快去州衙內放火。在南門要緊的去處，火着起來，外面見了，定然加力攻城，愁他不破。』兩個商量了，都自有引火的藥頭，火刀，火石，火筒，煙煤，藏在身邊。當日晚來，宋江軍馬攻城甚緊。卻說時遷，他是個飛簷走壁的人，跳牆越城，如登平地。當時先去寶嚴寺塔上，點起一把火來。那寶塔最高，火起時，城裏城外，那裏不看見火。光照的三十餘里遠近，似火鑽一般，然後卻來佛殿上放火。那兩把火起，城中鼎沸起來。百

姓人民，家家老幼慌忙，戶戶兒啼女哭，大小逃生。石秀直爬去薊州衙門庭屋上，騰風板裏，點起火來。薊州城中，見三處火起，知有細作，百姓那裏有心守護城池，已都阻當不住，各自逃歸看家。沒多時，山門裏又一把火起，卻是時遷出寶嚴寺來，又放了一把火。那御弟大王，見了城中無半個更次，四五路火起，知宋江有人在城裏。慌慌急急，收拾軍馬，帶了老小，并兩個孩兒，裝載上車，開了北門便走。宋江見城中軍馬慌亂，催促軍兵，捲殺入城。城裏城外，喊殺連天，早奪了南門。洞仙侍郎見寡不敵衆，只得跟隨御弟大王，投北門而走。

宋江引大隊軍馬，入薊州城來，便傳下將令，先教救滅了四邊風火。天明出榜，安撫薊州百姓。將三軍人馬，盡數收入薊州屯住，賞勞三軍諸將。功績簿上，標寫石秀，時遷功次，便行文書，申覆趙安撫知道。得了薊州大郡，請相公前來駐扎。趙安撫回文書來說道：『我在檀州，權且屯扎，教宋先鋒且守住薊州。即日炎暑，天氣喧熱，未可動兵。待到天氣微涼，再作計議。』宋江得了回文，便教盧俊義分領原撥軍將，於玉田縣屯扎，其餘大隊軍兵，守住薊州。待到天氣微涼，別行聽調。

卻說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，將帶老小，奔回幽州，直至燕京，來見大遼郎主。且說遼國郎主，墮坐金殿，聚集文武兩班臣僚，朝參已畢。有閤門大使奏道：『薊州御弟大王，回至門下。』郎主聞奏，忙教宣召，宣至殿下。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，俯伏御階之下，放聲大哭。郎主道：『俺的愛弟，且休煩惱！有甚事務，當以盡情奏知寡人。』那耶律得重奏道：『宋朝童子天子，差調宋江領兵前來征討，軍馬勢大，難以抵敵，送了臣的兩個孩兒，殺了檀州四員大將。宋軍席捲而來，又失陷了薊州，特來殿前請死！』大遼國主聽了，傳聖旨道：『卿且起來，俺的這裏好生商議。』郎主道：『引兵的那蠻子，是甚人？這等嘍囉！』班部中右丞相太師褚堅，出班奏道：『臣聞宋江這夥，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，卻不肯殺害良民，專一替天行道，只殺濫官污吏，詐害百姓的人。後來童貫，高俅，引兵前去收捕，被宋江只五陣，殺』

的片甲不回。他這夥好漢，剽捕他不得。童子天子遣使三番降詔去招安他，後來都投降了。只把宋江封爲先鋒使，又不曾實授官職，其餘都是白身人。今日差將他來，便和俺們廝殺。他道有一百八人，應天上星宿。這夥人好生了得，郎主休要小。了他！』郎主道：『你這等話說時，焦地怎生是好？』班部叢中轉出一員官，乃是歐陽侍郎，欄袍拂地，象簡當胸，奏道：『郎主萬歲！臣雖不才，願獻小計，可退宋兵。』郎主大喜道：『你既有好的見識，當下便說。』歐陽侍郎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宋江名標青史，事載丹書。正是護國謀成欺呂望，順天功就賽張良。畢竟歐陽侍郎奏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五回

宋公明夜度益津關

吳學究智取文安縣

話說當下歐陽侍郎奏道：『宋江這夥，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漢。如今宋朝童子天子，被蔡京，童貫，高俅，楊戩四個賊臣弄權，嫉賢妬能，閉塞賢路，非親不進，非財不用，久後如何容的他們！論臣愚意，郎主可加官爵，重賜金帛，多賞輕裘肥馬。臣願爲使臣，說他來降俺大遼國。郎主若得這夥軍馬來，獻中原如同反掌。臣不敢自專，乞郎主聖鑑不錯。』郎主聽罷，便道：『你也說的是。你就爲使臣，將帶一百八騎好馬，一百八疋緞子，俺的勅命一道，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，總領遼兵大元帥；賜與金一提，銀一秤，權當信物；教把衆頭目的姓名，都抄將來，盡數封他官爵。』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啓奏郎主道：『宋江這一夥草賊，招安他做甚？放着奴婢手下，有二十八宿將軍，十一曜大將，有的是強兵猛將，怕不贏他？若是這夥蠻子不退呵，奴婢親自引兵去剿殺這廝。』國主道：『你便是了的好漢，如插翅大蟲。再添的這夥呵！你又加生兩翅。你且休得阻當。』遼主不聽兀顏之言，再有誰敢多言？原來這兀顏光都統軍，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，十八般武藝，無有不通，兵書戰策，盡皆熟閱。年方三十五六，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，八尺有餘身材，面白唇紅，鬚黃眼碧，威儀猛勇。上陣時，仗條渾鐵點鋼鎗，殺到濃處，不時掣出腰間鐵簡，使的錚錚有聲，端的是有萬夫不當之勇。

且不說兀顏統軍諫奏，卻說那歐陽侍郎領了遼國勅旨。將了許多禮物馬匹，上了馬，逕投薊州來。宋江正在薊州作養軍士，聽的遼國有使命至，未審來意吉凶，遂取『玄女』之課，當下一卜，卜得個上上之兆，便與吳用商議道：『卦中上上之兆，多是遼國來招安我們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』吳用道：『若是如此時，正可將計就計，受了他招安。將此薊州與盧先鋒管了，卻取他薊州。若更得了他薊州，不愁他遼國不破。即

今取了他檀州，先去遼國一隻左手。此事容易，只是放些先難後易，令他不疑。」

且說那歐陽侍郎已到城下，宋江傳令，教開城門，放他進來。歐陽侍郎入到城中，至州衙前下馬，直到廳上。敝禮罷，分賓主而坐。宋江便問道：「侍郎來意何幹？」歐陽侍郎道：「有件小事，上達鈞聽，乞屏左右。」宋江遂將左右喝退，請進後堂深處說話。歐陽侍郎至後堂，欠身與宋江道：「俺大遼國，久聞將軍大名，爭奈山遙水遠，無由拜見威顏。又聞將軍在梁山山寨，替天行道，衆弟兄同心協力。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，有金帛投於門下者，便得高官重用；無賄賂投於門下者，總有大功於國，空被沉埋，不得陞賞。如此奸黨弄權，讒佞僥倖，嫉賢妬能，賞罰不明，以致天下大亂。江南，兩浙，山東，河北，盜賊並起，草寇猖狂，良民受其塗炭，不得聊生。今將軍統十萬精兵，赤心歸順，止得先鋒之職，又無陞受品爵；衆弟兄劬勞報國，俱各自身之士，遂命引兵直抵沙漠，受此勞苦，與國建功，朝廷又無恩賜。此皆奸臣之計。若沿途擄掠金珠寶貝，令人饋送浸潤與蔡京，童貫，高俅，楊戩四個賊臣，可保官爵，恩命立至。若還不肯如此行事，將軍縱使赤心報國，建大功德，回到朝廷。反坐罪犯。歐某今奉大遼國主特，遣小官齎勅命一道，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，總領兵馬大元帥。贈金一提，銀一秤，彩段一百八疋，名馬一百八騎。便要抄錄一百八位頭領姓名，赴國照名欽授官爵。非來誘說將軍，此是國主久聞將軍盛德，特遣歐某前來，預請將軍衆將，同意協心，輔助本國。」宋江聽罷，便答道：「侍郎言之極是。爭奈宋江出身微賤，鄆城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權居梁山泊，避難逃災。宋天子三番降詔，赦罪招安，雖然官小職微，亦未曾立得功績，以報朝廷赦罪之恩。今蒙郎主賜我以厚爵，贈之以重賞；然雖如此，未敢拜受，請侍郎且回。即今溽暑炎熱，權令軍馬停歇，暫且借國王這兩個城子屯兵，守待早晚秋涼，再作商議。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將軍不棄，權且受下遼王金帛彩段鞍馬。俺回去，慢慢地再來說話，未爲晚矣！」宋江道：「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，耳目最多，倘或走透消息，先惹其禍。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兵權執掌，盡在將軍手內，

誰敢不從？」宋江道：「侍郎不知就裏。我等弟兄中間，多有性直剛勇之士。等我調和端正，衆所同心，卻慢慢地回話，亦未爲遲。」有詩爲證：

金帛重馱出薊州，

薰風回首不勝羞。

遼王若問歸降事，

雲在青山月在樓。

於是令備酒肴相待，送歐陽侍郎出城上馬去了。宋江卻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？」吳用聽了，長嘆一聲，低首不語，肚裏沉吟。宋江便問道：「軍師何故嘆氣？」吳用答道：「我尋思起來，只是兄長以忠義爲主，小弟不敢多言。我想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，端的是有理。目今宋朝天子，至聖至明，果被蔡京，童貫，高俅，楊戩四個奸臣專權，主上聽信。設使日後縱有成功，必無陞賞，我等三番招安，兄長爲尊，只得個先鋒虛職。若論我小子愚意，棄宋從遼，豈不爲勝，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。」宋江聽罷，便道：「軍師差矣！若從遼國，此事切不可提。縱使宋朝負我，我忠心不負宋朝。久後縱無功賞，也得青史上留名。若背正順逆，天不容恕！吾輩當盡忠報國，死而後已！」吳用道：「若是兄長存忠義於心，只就這條計上，可以取他薊州。……：目今盛暑炎天，且當暫停，將養軍馬。」宋江，吳用計議已定，且不與衆人說。同衆將屯駐薊州，待過暑熱。

次日，與公孫勝在中軍閒話，宋江問道：「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，乃盛世之高士。前番因打高唐州，要破高廉邪法，背地使戴宗，李逵來尋足下，說：「尊師羅真人，術法靈驗。」敢煩賢弟，來日引宋江去法座前，焚香參拜，一洗塵俗。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公孫勝便道：「貧道亦欲歸望老母，參省本師。爲見兄長連日屯兵未定，不敢開言。今日正欲要稟仁兄，不想兄長要去。來日清晨，同往參禮本師，貧道就行省視老母。」

次日，宋江暫委軍師掌管軍馬。收拾了名香淨果，金珠彩段，將帶花榮，戴宗，呂方，郭盛，燕順，馬

麟六個頭領。宋江與公孫勝共八騎馬，帶領五千步卒，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。宋江等在馬上，離了蘄州來到山峯深處。但見青松滿徑，涼氣愴愴，炎暑全無，端的好座佳麗之山。公孫勝在馬上道：『有名喚做呼魚鼻山。』宋江看那山時，但見：

四圍山嶂，八面玲瓏。重重曉色映晴霞，瀝瀝琴聲飛瀑布。溪澗中漱玉飛瓊，石壁上堆藍疊翠。白雲洞口，紫藤高掛綠蘿垂；碧玉峯前，丹桂懸崖青蔓裊。引子蒼猿獻果，呼羣麋鹿銜花。千峯競秀，夜深山鶴聽仙經；萬壑爭流，風暖幽禽相對語。地僻紅塵飛不到，山深車馬幾曾來。

當下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，衆人下馬，整頓衣巾。小校托着信香禮物，逕到觀裏鶴軒前面。觀裏道衆，見了公孫勝，俱各向前施禮，同來見宋江，亦施禮罷。公孫勝便問：『吾師何在？』道衆道：『師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靜坐，少會到觀。』公孫勝聽了，便和宋公明逕投後山退居內來。轉進觀後，崎嶇徑路，曲折階衢。行不到一里之間，但見荆棘爲籬，外面都是青松翠柏，籬內盡是瑤草琪花。中有三間雪洞；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。童子知有客來，開門相接。公孫勝先進草庵鶴軒前，禮拜本師已畢，便稟道：『弟子舊友，山東宋公明，受了招安，今奉勅命，封先鋒之職，統兵來破遼虜，今到蘄州，特地要來參禮我師；見在此間。』羅真人見說，便教請進。

宋江進得草庵，羅真人降階迎接。宋江再三懇請羅真人，坐受拜禮。羅真人道：『將軍國家上將，貧道乃山野村夫，何敢當此？』宋江堅意謙讓，要禮拜他。羅真人方纔肯坐。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爇，參禮了八拜，便呼花榮等六個頭領，俱各禮拜已了。羅真人都教請坐，命童子烹茶獻菓已罷。羅真人乃曰：『將軍上應星魁，外合列曜，一同替天行道，今則歸順宋朝，此清名萬載不磨矣！』宋江道：『江乃鄆城小吏，逃罪上山，感謝四方豪傑，望風而來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；恩如骨肉，情若股肱。天垂景象，方知上感天星地曜，會合一處。今奉詔命，統領大兵，征進遼國，逕涉仙境，夙生有緣，得一瞻拜。萬望真人指迷』



前程之事，不勝萬幸。」羅真人道：「蒙將軍不棄，折節下問。出家人違俗已久，心如死灰，無可效忠，幸勿督過。」宋江再拜求教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少坐，當具素齋。天色已晚，就此荒山草榻，權宿一宵，來早回馬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宋江便道：「宋江正欲我師指教，點悟愚迷，安忍便去？」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段，上獻羅真人。羅真人乃曰：「貧道僻居野叟，寄形宇內，縱使受此金珠，亦無用處。隨身自有布袍遮體，綾錦彩段，亦不會穿。將軍統數萬之師，軍前賞賜，日費浩繁，所賜之物，乞請納回。」宋江再拜，望請收納。羅真人堅執不受，當即供獻素齋，齋罷，又喫了茶。羅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母，明早卻來，隨將軍回城。當晚留宋江菴中閒話。宋江把心腹之事，備細告知羅真人，願求指迷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一點忠義之心，與天地均同，神明必相護佑。他日生當封侯，死當廟食，決無疑慮。只是將軍一生命薄，不得全美。」宋江告道：「我師，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終？」羅真人道：「非也！將軍亡必正寢，死必歸墳。只是所生命薄，爲人到處多磨，憂中少樂。得意濃時，便當退步，切勿久戀富貴。」宋江再告：「我師，富貴非宋江之意，但願弟兄常常完聚，雖居貧賤，亦滿微心。只求大家安樂。」羅真人笑道：「大限到來，豈容汝等留戀乎？」宋江再拜，求羅真人法語。羅真人命童子取過紙筆，寫下八句法語，度與宋江。那八句說道是：

忠心者少，

義氣者稀。

幽燕功畢，

明月虛輝。

始逢冬暮，

鴻雁分飛。

吳頭楚尾，

官祿同歸。

宋江看畢，不曉其意，再拜懇告：「乞我師金口剖決，指引迷愚。」羅真人道：「此乃天機，不可泄漏。他日應時，將軍自知。夜深更靜，請將軍觀內暫宿一宵，來日再會。貧道當年寢寐，未曾還的，再欲赴夢去也。將軍勿罪！」宋江收了八句法語，藏在身邊，辭了羅真人，來觀內宿歇。衆道衆接至方丈宿了一宵。次日清晨，來參真人，其時公孫勝已到草庵裏了。羅真人叫備素饌齋飯相待。早饌已畢，羅真人再與宋

江道：『將軍在上，貧道一言可稟。這個徒弟公孫勝，本從貧道山中出家，遠絕塵俗，正當其理。奈緣是一會下星辰，不由他不來。今俗緣日短，道行日長。若今日便留下，在此伏侍貧道，卻不見了弟兄往日情分。從今日跟將軍去幹大功，如奏凱還京，此時相辭，卻望將軍還放。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，二乃免他老母倚門之望。將軍忠義之士，必舉忠義之行。未知將軍雅意肯納貧道否？』宋江道：『師父法旨，弟子安敢不聽？況公孫勝先生與江弟兄，去住從他，焉敢阻當？』羅真人同公孫勝都打個稽首道：『謝承將軍金諾。』當下衆人，拜辭羅真人。羅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巷相別。羅真人道：『將軍善加保重，早得健節封侯。』宋江拜別，出到觀前。所有乘坐馬匹，在觀中喂養，從人已牽在觀外俟候。衆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觀外相別。宋江教軍馬至半山平坦之處，與公孫勝等一同上馬，再回蘄州。

一路無話，早到城中，州衙前下馬。『黑旋風』李逵接着說道：『哥哥去望羅真人，怎生不帶兄弟去走一遭！』戴宗道：『羅真人說，你要殺他，好生怪你！』李逵道：『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！』衆人都笑。宋江入進衙內，衆人都到後堂。宋江取出羅真人那八句法話，遞與吳用看詳，不曉其意，衆人反復看了亦不省的。公孫勝道：『兄長，此乃天機玄語，不可泄漏。收取過了，終身受用，休得只顧猜疑。師父法語，過後方知。』宋江遂從其說，藏於天書之內。

自此之後，屯駐軍馬，在蘄州一月有餘，並無軍情之串。至七月半後，檀州趙樞密行文書到來，說奉朝廷勅旨，催兵出戰。宋江接得樞密院劄付，便與軍師吳用計議，前到玉山縣，合會盧俊義等，操練軍馬，整頓軍器，分撥人員已定，再回蘄州，祭祀旗纛，選日出師。聞左右報：『遼國有使來到。』宋江出接；卻是歐陽侍郎，便請入後堂。敘禮已罷，宋江問道：『侍郎來意如何？』歐陽侍郎道：『乞退左右！』宋江隨即喝散軍士。侍郎乃言：『俺大遼國主，好生慕公之德。若蒙將軍慨然歸順，肯助大遼，必當建節封侯。全望早成大義，免俺國主懸望之心。』宋江答道：『這裏也無外人，亦當盡忠告訴：侍郎不知前番足

下來時，衆軍皆知其意。內中有一半人，不肯歸順。若是宋江便隨侍郎出幽州，朝見郎主時，有副先鋒盧俊義，必然引兵追趕。若就那裏城下廝併，不見了我弟兄們日前的義氣。我今先帶些心腹之人，不揀那座城子，借我躲避。他若引兵趕來。知我下落，那時卻好回避他。他若不聽，卻和他廝併，也未遲。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時，他軍馬回報東京，必然別生枝節。我等那時朝見郎主，引領大遼軍馬，卻來與他廝殺，未爲晚矣！」歐陽侍郎聽了宋江這一席言語，心中甚喜，便回道：「這裏緊靠霸州，有兩個隘口：一個喚做益津關，兩邊都是險峻高山，中間只一條驛路；一個是文安縣，兩面都是惡山，過的關口，便是縣治。這兩座去處，是霸州兩扇大門。將軍若是如此，可往霸州躲避。本州是俺遼國舅康里定安守把。將軍可就那裏，與國舅同住，卻看這裏如何。」宋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宋江星夜使人回家，搬取老父，以絕根本。侍郎可暗地使人來引宋江去。只如此說，今夜我等收拾也。」歐陽侍郎大喜，別了宋江，上馬去了。有詩爲證：

國士從胡志可傷，

常山罵賊姓名香。

宋江若肯降遼國，

何似梁山作大王。

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，吳用，朱武到薊州，一同計較智取霸州之策。下來便見宋江，酌量已定，盧俊義領令去了。吳用，朱武暗暗分付衆將，如此如此而行。宋江帶去人數，林冲，花榮，朱全，劉唐，穆弘，李逵，樊瑞，鮑旭，項充，李袞，呂方，郭盛，孔明，孔亮，共計一十五員頭領，止帶一萬來軍校。撥定人數，只等歐陽侍郎來到便行。望了兩日，只見歐陽侍郎飛馬而來，對宋江道：「俺郎主知道將軍實是好心的人，既蒙歸順，怕他宋兵做甚麼？俺大遼國，有的是好兵好將，強人壯馬相助。你既然要取令大人，不放心時，且請在霸州與國舅作伴，俺卻差人去取未遲。」宋江聽了，與侍郎道：「願去的軍將，收拾已完備，幾時可行。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則今夜便行，請將軍傳令。」宋江隨即分付下去，都教馬摘響鈴，軍

卒衝枚疾走，當晚便行。一面管待來使。黃昏左側，開城西門便出。歐陽侍郎引數十騎，在前領路。宋江引一支軍馬，隨後便行。約行過二十餘里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失聲，叫聲：『苦也！』說道：『約下軍師吳學究回來歸順大遼，不想來的慌速，不曾等的他來。軍馬慢行，卻快使人取接他來。』當時已是三更左側，前面已是益津關隘口。歐陽侍郎大喝一聲開門。當下把關的軍將，開收關口，軍馬人將，盡數度關，直到霸州。天色將曉，歐陽侍郎請宋江入城，報知國舅康里定安。原來這國舅，是大遼郎主皇后親兄，爲人最有權勢，更兼膽勇過人。將着兩員侍郎，守住霸州：一個喚做金福侍郎，一個喚做葉清侍郎。聽的報道宋江來降，便叫軍馬且在城外下寨，只教爲頭的宋先鋒請進城來。歐陽侍郎便同宋江入城，來見定安國舅。國舅見了宋江，一表非俗，便乃降階而接，請至後堂，敘禮罷，請在上坐。宋江答道：『國舅乃金枝玉葉，小將是投降之人，怎消受國舅殊禮重待？宋江將何報答？』定安國舅道：『多聽得將軍的名傳寰海，威鎮中原，聲名聞於大遼。俺的國主，好生慕愛。』宋江道：『小將比領國舅的福蔭，宋江當盡心報答郎主大恩。』定安國舅大喜，忙叫安排慶賀筵宴。一面又叫推牛宰馬，賞勞三軍。城中選了一所宅子，教宋江，花榮等安歇，方纔教軍馬盡數入城屯紮。花榮等衆將，都來見了國舅等衆人。番將同宋江一處安歇，已了。宋江便請歐陽侍郎分付道：『可煩侍郎差人報與把關的軍漢，怕有軍師吳用來時，分付便可教他進關來，我和他一處安歇。昨夜來得倉卒，不曾等候得他。我一時與足下只顧先來了，正忘了他。軍情主事，少他不得。更兼軍師文武足備，智謀並優，六韜三略，無有不會。』歐陽侍郎聽了，隨即便傳下言語，差人去與益津關，文安縣二處把關軍將說知：『但有一個秀才模樣的人，姓吳名用，便可放他過來。』

且說文安縣得了歐陽侍郎的言語，便差人轉出益津關上，報知就裏，說與備細。上關來望時，只見塵頭蔽日，土霧遮天，有軍馬奔上關來。把關將士准備擂木砲石，安排對敵，只見山前一騎馬上，坐着一人，秀才模樣，背後一個行脚僧，一個行者，隨後又有數十個百姓，都趕上關來。馬到關前，高聲大叫：『我

是宋江手下軍師吳用，欲待來尋兄長，被宋兵追趕得緊，你可開關救我！」把關將道：「想來正是此人！」隨即開關，放入吳學究來。只見那兩個行脚僧人，行者，也挨入關。關上人當住，那行者早撞在門裏了。和尚便道：「俺兩個出家人，被軍馬趕的緊，救咱們則個！」把關的軍，定要推出關去。那和尚發作，行者焦躁，大叫道：「俺不是出家人，俺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，武松的便是！」花和尚輪起鐵禪杖，攔頭便打；武行者掣出雙戒刀，就便殺人，正如砍瓜切菜一般。那數十個百姓，便是解珍，解寶，李立，李雲，楊林，石勇，時遷，段景住，白勝，郁保四這夥人，早奔關裏，一發奪了關口。盧俊義引着軍兵，都趕到關上，一齊殺入文安縣來。把關的官員，那裏迎敵的住。這夥都到文安縣取齊。

卻說吳用飛馬奔到霸州城下，守門的番官報入城來。宋江與歐陽侍郎在城邊相接，便教引見國舅康里定安。吳用說道：「吳用不合來的遲了些個。正出城來，不想盧俊義知覺，直趕將來，追到關前。小生今入城來，此時不知如何。」又見流星探馬報來說道：「宋兵奪了文安縣，軍馬殺近霸州。」定安國舅便教點兵，出城迎敵，宋江道：「未可調兵，等他到城下，宋江自用好言招撫他。如若不從，卻和他廝併未遲。只見探馬又報將來說：『宋江離城不遠！』定安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瞻望。見宋兵整整齊齊，都擺列在城下。盧俊義頂盔掛甲，躍馬橫鎗，點軍調將，耀武揚威，立馬在門旗之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『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來。』宋江立在城樓下女牆邊，指着盧俊義說道：『兄弟，所有宋朝賞罰不明，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我已順了大遼國主。汝可同心，也來幫助我，同扶大遼國主，不失了梁山許多時相聚之意。』盧俊義大罵道：『俺在北京安家樂業，你來賺我上山。宋天子三番降詔，招安我們，有何虧負你處？你怎敢反背朝廷？你那短見無能之人，早出來打話，見個勝敗輸贏！』宋江大怒，喝教開城門，便差林冲，花榮，朱仝，穆弘，四將齊出，活拿這廝。盧俊義一見了四將，約住軍校，躍馬橫鎗，直取四將，全無懼怯。林冲等四將鬪了二十餘合，撥回馬頭，望城中便走。盧俊義把鎗一招，後面大隊軍馬，一齊趕殺入來。林冲，

花榮占住吊橋，回身再殺，詐敗佯輸，誘引盧俊義搶入城中。背後三軍，齊聲吶喊，城中宋江等諸將，一齊兵變，接應內城，四方混殺，人人束手，個個歸心。定安國舅，氣的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與衆等侍郎束手被擒。

宋江引軍到城中，諸將都至州衙內來，參見宋江。宋江傳令，先請上安定國舅，并歐陽侍郎，金福侍郎，葉清侍郎，並皆分坐，以禮相待。宋江道：『汝遼國不知就裏，看的俺們差矣！我這夥好漢，非比嘯聚山林之輩。一個個乃是列宿之臣，豈肯背主降遼？只要取汝霸州，特地乘此機會。今已成功，國舅等請回本國，切勿憂疑，俺無殺害之心。但是汝等部下之人，并各家老小，俱各還本國。霸州城子，已屬宋朝，汝等勿得再來爭執。今後刀兵到處，無有再容。』宋江號令已了，將城中應有番官，盡數驅遣起身，隨從定安國舅，都回幽州。宋江一面出榜安民，令副先鋒盧俊義將引一半軍馬，回守薊州，宋江等一半軍將，守住霸州。差人齎奉軍帖，飛報趙樞密，得了霸州。趙安撫聽了大喜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廷。

且說安定安國舅，與同三個侍郎，帶領衆人，歸到燕京，來見郎主，備細奏說宋江詐降一事，因此被那夥蠻子，占了霸州。遼主聽了大怒，喝罵歐陽侍郎：『都是你這奴婢佞臣，往來搬鬪，折了俺的霸州緊要的城池，教俺燕京如何保守？快與我拿去斬了！』班部中轉出兀顏統軍，啓奏道：『郎主勿憂，量這廝何須國主費力，奴婢自有個道理，且免斬歐陽侍郎。若是宋江知得，反被他恥笑。』遼主准奏，赦了歐陽侍郎。兀顏統軍奏道：『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將軍，十一曜大將，前去布下陣勢，把這些蠻子，一鼓兒平收！』說言未絕，班部中卻轉出賀統軍前來奏道：『郎主不用憂心，奴婢自有個見識。常言道：「殺雞焉用牛刀。」那裏消得正統軍自去，只賀某聊施小計，教這一夥蠻子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』郎主聽了，大喜道：『俺的愛卿，願聞你的妙策。』賀統軍啓口搖舌，說這妙計，有分教，盧俊義來到一個去處，馬無料草，人絕口糧。直教三軍驍勇齊消魄，一代英雄也皺眉。畢竟賀統軍道出甚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

宋公明大戰獨鹿山

盧俊義兵陷青石峪

話說賀統軍，姓賀名重寶，是遼國中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。身長一丈，力敵萬人，善行妖法，使一口三尖兩刃刀。見今守住幽州，就提督諸路軍馬。當時賀重寶奏郎主道：『奴婢這幽州地面，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，只一條路入去，四面盡是高山，並無活路。臣撥十數騎人馬，引這夥蠻子，直入裏面，卻調軍馬外面圍住。教這廝前無出路，後無退步，必然餓死。』兀顏統軍道：『怎生使得這廝們來？』賀統軍道：『他打了俺三個大郡，氣滿志驕，必然想着幽州。俺這裏分兵去誘引他，他必然乘勢來趕，引入陷坑山內，走那裏去？』兀顏統軍道：『你的計策，怕不濟事，必還用俺大兵撲殺。且看你去如何？』

當下賀統軍辭了國主，帶了盔甲刀馬，引了一行步從兵卒，回到幽州城內。將軍馬點起，分作三隊：一隊守住幽州，二隊望霸州，薊州進發。傳令已了，便驅遣兩隊軍馬出城。差兩個兄弟前去領兵：大兄弟賀拆去打霸州，小兄弟賀雲去打薊州，都不要贏他，只佯輸詐敗，引入幽州境界，自有計策。

卻說宋江等守住霸州，有人來報：『遼兵侵犯薊州，恐有疎失，望調軍兵救護。』宋江道：『既然來打必須迎敵，就此機會，去取幽州。』宋江留下些少軍馬，守定霸州，其餘大隊軍兵，拔寨都起。引軍前去薊州，會合盧俊義軍馬，約日進兵。

且說番將賀拆引兵霸州來，宋江正調軍馬出來，卻好半路裏接着。不曾鬪的三合，賀拆引軍敗走，宋江不去追趕。卻說賀雲去打薊州，正迎着呼延灼，不戰自退。

宋江會合盧俊義一同上帳，商議攻取幽州之策。吳用，朱武便道：『幽州分兵兩路而來，此必是誘引之計，且未可行。』盧俊義道：『軍師錯矣！那廝連輸了數次，如何是誘敵之計？當取不取，過後難取，不

就這裏去取幽州，便待何時？」宋江道：「這廝勢窮力盡，有何良策可施？正好乘此機會。」遂不從吳用朱武之言，引兵往幽州便進。將兩處軍馬，分作大小三路起行。只見前軍報來說：「遼兵在前攔住。」宋江到軍前看時，山坡後轉出一彪卓旗來。宋江便教前軍擺開人馬，只見那番軍番將，分作四路，向山坡前擺開。宋江，盧俊義與衆將看時，如黑雲湧出千百萬人馬相似，簇擁着一員番官，橫着三尖兩刃刀，立馬陣前。那番官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明霜鎖鐵盔，身披曜日連環甲，足穿抹綠雲根靴，腰繫龜背狻猊帶。襯着錦繡緋紅袍，執着鐵桿狼牙棒。手持三尖兩刃八環刀，坐下四蹄雙翼千里馬。

前面行軍旗上，寫的分明：「大遼副統軍賀重寶。」躍馬橫刀，出於陣前。宋江看了道：「遼國統軍，必是上將，誰敢出馬？」說猶未了，「大刀」關勝，舞起青龍偃月刀，縱坐下赤兔馬，飛出陣來，也不打話，便與賀統軍相併。鬪到三十餘合，賀統軍氣力不加，撥過刀，望本陣便走。關勝驟馬追趕，賀統軍引了敗兵，奔轉山坡。宋江便調軍馬追趕。約有四五十里，聽的四下裏戰鼓齊起。宋江急叫回軍時，山坡左邊，早撞過一彪番軍攔路。宋江急分兵迎敵時，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遼兵。前面賀統軍勒兵回來夾攻，宋江兵馬，四下救應不迭，被番兵撞做兩段。

卻說盧俊義引兵在後面廝殺時，不見了前面軍馬，急尋門路，要殺回來，只見脅窩裏又撞出番軍來廝併遼兵喊殺連天，四下裏撞擊，左右被番軍圍住在核心。盧俊義調撥衆將，左右衝突，前後捲殺，尋路出去衆將揚威耀武，抖擻精神，正奔四下裏廝殺，忽見陰雲閉合，黑霧遮天，白晝如夜，不分東西南北。盧俊義心慌，急引一支軍馬，死命殺出昏黑中。聽得前面響鈴聲響，縱馬引兵殺過去。至一山口，只聽得裏面人語馬嘶，領軍趕將入去，只見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對而不見。盧俊義殺到裏面，約莫二更前後，方纔風靜雲開，復見一天星斗。衆人打一看時，四面盡是高山，左右是懸崖峭壁，只見高山峻嶺，無路可登。



隨行人馬，只見徐寧，索超，韓滔，彭玘，陳達，楊春，周通，李忠，鄒潤，鄒潤，楊林，白勝，大小十二個頭領，有五千軍馬。星光之下，待尋歸路，四下高山圍匝，不能得出。盧俊義道：『軍士廝殺了一日，神思困倦，且就這裏權歇一宵，暫停戰馬，明日卻尋歸路。』

再說宋江正廝殺間，只見黑雲四起，走石飛沙，軍士對面，都不相見。隨軍內卻有公孫勝在馬上見了，知道此是妖法，急拔寶劍在手，就馬上作用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『疾！』把寶劍指點之處，只見陰雲四散，狂風頓息，遼軍不戰自退。宋江驅兵殺透重圍，退到一座高山，迎着本部軍馬。且把糧車頭尾相銜權做寨柵。計點大小頭領，於內不見了盧俊義等一十三人，并五千餘軍馬。至天明，宋江便遣呼延灼，林冲，秦明，關勝，各帶軍兵，四下裏去尋了一日，不知些消息回覆。宋江便取玄女課，焚香占卜已罷，說道：『大象不妨，只是陷在幽陰之處，急切難得出來。』宋江放心不下，遂遣解珍，解寶，扮作獵戶，繞山來尋，又差時遷，石勇，段景住，曹正，四下裏去打聽消息。

且說解珍，解寶，披上虎皮袍，拄了鋼叉，只望深山裏行。看看天色向晚，兩個行到山中，四邊只一望不見人煙，都是亂山巒嶂。解珍，解寶又行了幾個山頭。是夜月色朦朧，遠遠地望見山畔一點燈光。弟兄兩個道：『那裏有燈光之處，必是有人家。我兩個且尋去討些飯喫。』望着燈光處，拽開脚步奔將來。未得一里多路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傍着樹林坡，有作三數間草屋，屋下破壁裏，閃出燈光來。解珍，解寶推開扇門，燈光之下，見是個婆婆，年紀六旬之上。弟兄兩個，放下鋼叉，納頭便拜。那婆婆道：『我只道是俺孩兒來家，不想卻是客人到此。客人休拜！你是那裏獵戶？怎生到此？』解珍道：『小人原是山東人氏，舊日是獵戶人家。因來此間做些買賣，不想正撞着軍馬熱鬧，連連廝殺，以此消折了本錢，無甚生理。弟兄兩個，只得來山中尋討些野味養口。誰想不識路徑，迷蹤失跡，來到這裏，投宅上暫宿一宵。望老奶奶收留則個！』那婆婆道：『自古云：「誰人頂着房子走哩？」我家兩個孩兒，也是獵戶，敢如今便回來也』

客人少坐，我安排些晚飯與你兩個喫。」解珍，解寶謝道：「多感老奶奶！」那婆婆入裏面去了。弟兄兩個，卻坐在門前。不多時，只見門外兩個人，扛着一個獐子入來，口裏叫道：「娘，你在那裏？」只見那婆婆出來道：「孩兒，你們回了。且放下獐子，與這兩位客人廝見。」解珍，解寶慌忙下拜。那兩個答禮已罷，便問：「客人何處？因甚到此？」解珍，解寶便把方纔的話再說一遍。那兩個道：「俺祖居在此。俺是劉二，兄弟劉三。父是劉一，不幸死了，只有母親。專靠打獵營生，在此三二十年了。此間路徑甚雜，俺們尚有不認的去處。你兩個是山東人氏，如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喫？你休瞞我，你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？」解珍，解寶道：「既到這裏，如何藏的？實訴與兄長。」有詩爲證：

峯巒重疊繞周遭，  
兵陷核心不可逃。

二解欲知獵虎路，  
故將蹤跡混漁樵。

當時解珍，解寶跪在地下說道：「小人們果是山東獵戶。弟兄兩個，喚做解珍，解寶，在梁山泊跟隨宋公明哥哥許多時落草。今來受了招安，隨着哥哥，來破遼國。前日正與賀統軍大戰，被他衝散，一支軍馬不知陷在那裏。特差小人弟兄兩個來打探消息。」那兩個弟兄笑道：「你二位既是好漢，且請起，俺指與你路頭。你兩個且少坐，俺煮一腿獐子肉，煖杯社酒，安排請你二位。」沒一個更次，煮的肉來。劉二，劉三，管待解珍，解寶。飲酒之間，動問道：「俺們久聞梁山泊替天行道，不損良民，直傳聞到俺遼國。」解珍，解寶便答道：「俺哥哥以忠義爲主，誓不擾害善良，單殺濫官酷吏，倚強凌弱之人。」那兩個道：「俺們只聽的說，原來果然如此！」盡皆歡喜，便有相愛不捨之情。解珍，解寶道：「我那支軍馬，有十數個頭領，三五千兵卒，正不知下落何處。我想也得好一片地來排陷他。」那兩個道：「你不知俺這北邊地理。只此間是幽州管下，有個去處，喚做青石峪，只有一條路入去，四面盡是懸崖峻壑的高山。若是填塞了那條入去的路，再也出不來。多定只是陷在那裏了。此間別無這般寬闊去處。如今你那宋先鋒屯軍之處，喚

做獨鹿山。這山前平坦地面，可以廝殺；若山頂上望時，都見四邊來的軍馬。你若救那支軍馬，捨命打開青石峪，方纔可以救出。那青石峪口，必然多有軍馬，截斷這條路口。此地柏樹極多，惟有青石峪口兩株大柏樹，最大的好，形如傘蓋，四面盡皆望見。那大樹邊正是峪口。更隄防一件，賀統軍會行妖法，教宋先鋒破他這一件要緊。」

解珍，解寶得了這言語，拜謝了劉家兄弟兩個，連夜回寨來。宋江見了問道：「你兩個打聽的些分曉麼？」解珍，解寶卻把劉家弟兄的言語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宋江失驚，便請軍師吳用商議。正說之間，只見小校報道：「段景住，石勇引將白勝來了。」宋江道：「白勝是與盧先鋒一同失陷，他此來必是有異。」隨即喚來帳下問時，段景住先說：「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澗邊觀望，只見山頂上一個大氈包滾將下來。我兩個看時，看看滾到山脚下，卻是一團氈衫，裏面四圍裹定，上用繩索緊拴。直到樹邊看時，裏面卻是白勝。」白勝便道：「盧頭領與小弟等一十三人，正廝殺間，只見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不辨東南西北。只聽的人語馬嘶之聲，盧頭領便教只顧殺將入去。誰想深入重地？那裏盡是四面高山，無計可出，又無糧草接濟，一行人馬，實是艱難。盧頭領差小弟從山頂上滾將下來，尋路報信，不想正撞着石勇，段景住二人，望哥哥早發救兵前去接應，遲則諸將必然死了。」

宋江聽罷，連夜點起軍馬，令解珍，解寶為頭引路，望這大柏樹，便是峪口。傳令教馬步軍兵，併力殺去，務要殺開峪口。人馬行到天明，遠遠的望見山前兩株大柏樹，果然形如傘蓋。當下解珍，解寶引着軍馬，殺到山前。峪口賀統軍，便將軍馬擺開，兩個兄弟爭先出戰。宋江軍將要搶峪口，一齊向前。『豹子頭』林冲飛馬先到，正迎着賀拆，交馬只兩合，從肚皮上一鎗擱着，把那賀拆擱於馬下。步軍頭領，見馬軍先到贏了，一發都奔將入去。『黑旋風』李逵，手輪雙斧，一迷里砍殺遼兵。背後便是『混世魔王』樊瑞，『喪門神』鮑旭，引着牌手項充，李袞，並衆多蠻牌，直殺入遼兵隊裏。李逵正迎着賀雲。搶到馬下，一

斧砍斷馬脚，當時倒了，賀雲落馬。李逵雙斧如飛，連人帶馬，只顧亂斃。遼兵正擁將來，卻被樊瑞、鮑旭兩衆牌手撞着。賀統軍見折了兩個兄弟，便口中念念有詞，作起妖法，不知道些甚麼，只見狂風大起，就地生雲，黑暗暗罩住山頭，昏慘慘迷合谷口。正作用間，宋軍中轉過公孫勝來，在馬上掣出寶劍在手，口中念不過數句，大喝一聲道：『疾！』只見四面狂風，掃退浮雲，現出朗朗一輪紅日。馬步三軍衆將向前，捨死併殺遼兵。賀統軍見作法不靈，敵軍衝突的緊，自舞刀拍馬，殺過陣來。只見兩軍一齊混戰，宋兵殺的遼兵東逃西竄。

馬軍追趕遼兵，步兵便去扒開峪口。原來被這遼兵重重疊疊將大塊青石，填塞住這條出路。步軍扒開峪口，殺進青石峪內。盧俊義見了宋江軍馬，皆稱慚愧。宋江傳令，教且休趕遼兵，收軍回獨鹿山，將息被困人馬。盧俊義見了宋江，放聲大哭道：『若不得仁兄垂救，幾喪了兄弟性命！』宋江，盧俊義同吳用，公孫勝，並馬回寨，將息三軍，解甲暫歇。

次日，軍師吳學究說道：『可乘此機會，就好取幽州。若得了幽州，遼國之亡，垂手可待。』宋江便叫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軍馬，且回蘄州權歇，宋江暫領大小諸將軍卒人等，離了獨鹿山，前來攻打幽州。

賀統軍正退回在城中，爲折了兩個兄弟，心中好生納悶。又聽得探馬報道：『宋江軍馬來打幽州。』番軍越慌。衆遼兵上城觀望，見東北下一簇紅旗，西北下一簇青旗，兩彪軍馬奔幽州而來，即報與賀統軍。賀統軍聽的大驚，親自上城來看時，認爲是遼國來的旗號，心中大喜。來的紅旗軍馬，盡寫銀字，這支軍乃是大遼國駙馬太眞胥慶，只有五千餘人。這一支青旗軍馬，旗上都是金字，盡插雉尾，乃是李金吾大將。原來那個番官，正受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，姓李名集，呼爲李金吾，乃李陵之後蔭，襲金吾之爵。見在雄州屯扎，部下有一萬來軍馬。侵犯大宋邊界，正是此輩。聽的遼主折了城子，因此調兵前來助戰。賀統軍見了，使人去報兩路軍馬，且休入城，教去山背後埋伏暫歇，待我軍馬出城，一面等宋江兵來，左

右掩殺。賀統軍傳報已了，遂引軍兵出幽州迎敵。

宋江諸將已近幽州，吳用便道：『若是他閉門不出，便無準備；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敵，必有埋伏。我軍可先分兵作三路而進：一路直往幽州進發，迎敵來軍；兩路如羽翼相似，左右護持。若有埋伏軍起，便教這兩路軍去迎敵。』宋江便撥調關勝帶宣贊，郝思文領兵在左，再調呼延灼帶單廷珪，魏定國領兵在右，各領一萬餘人，從山後小路，慢慢而行。宋江等引大軍前來，逕往幽州進發。

卻說賀統軍引兵前來，正迎着宋江軍馬。兩軍相對，林冲出馬，與賀統軍交戰。鬪不到五合，賀統軍回馬便走。宋江軍馬追趕，賀統軍分兵兩路，不入幽州，遶城而走。吳用在馬上便叫：『休趕！』說猶未了，左邊撞出太真駙馬來，已有關勝卻好迎住；右邊撞出李金吾來，又有呼延灼卻好迎住。正來三路軍馬，逼住大戰，殺的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。

賀統軍情知遶兵不勝，欲回幽州時，撞過二將，接住便殺，乃是花榮，秦明，死戰定。賀統軍欲退回西門城邊，又撞見『雙鎗將』董平，又殺了一陣。轉過南門，撞見朱仝，接着又殺一陣。賀統軍不敢入城，撞條大路，望北而走。不隄防前面撞着『鎮三山』黃信，舞起大刀，直取賀統軍。賀統軍心慌，措手不及，被黃信一刀，正砍在馬頭上。賀統軍棄馬而走，不想脅窩裏又撞出楊雄，石秀兩步軍頭領，齊上把賀統軍撚翻在肚皮下。宋萬挺鎗又趕將來。衆人只怕爭功，壞了義氣，就把賀統軍亂鎗戳死。那隊遶兵，已自先散，各自逃生。太真駙馬，見統軍隊裏，倒了帥字旗，軍校漫散，情知不濟，便引了這彪紅旗軍，從山背後走了。李金吾正戰之間，不見了這紅旗軍，料道不濟事，也引了這彪青旗軍，望山後退去。

宋江見這三路軍兵，盡皆退了，大驅人馬，奔來奪取幽州。不動聲色，一鼓而收。來到幽州城內，扎駐三軍，便出榜安撫百姓。隨即差人急往檀州報捷，請趙樞密移兵薊州守把，就取這支水軍頭領，併船隻，前來幽州聽調，卻教副先鋒盧俊義分守霸州。前後共得了四個大郡。趙安撫見了來文大喜。一面申奏朝

廷，一面行移薊瀕二州，知會再差水軍頭領，收拾進發，準備水陸並進。

且說遼主陞殿，會集文武番官。左丞相幽西孛瑾，右丞相太師褚堅，統軍大將等衆，當廷商議：『卽自宋江侵奪邊界，占了俺四座大郡，早晚必來侵犯皇城，燕京難保。賀統軍弟兄三個已亡，汝等文武羣臣，當國家多事之秋，如何處置？』有都統軍兀顏光奏道：『郎主勿憂！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領兵，往往被人阻當，以致養成賊勢，成此大禍。伏乞親降聖旨，任臣選調軍馬，會合諸處軍，尅日興師，務要擒獲宋江等衆，恢復原奪城池。』郎主准奏，遂賜出明珠虎牌，金印勅旨，黃鉞白旄，朱旛皂蓋，盡付與兀顏統軍。『不問金枝玉葉，皇親國戚，不揀是何軍馬，竝聽愛卿調遣。速便起兵，前去征進！』

兀顏統軍領了聖旨兵符，便下教場，會集諸多番將，傳下將令，調遣諸處軍馬，前來策應。卻纔傳令已罷，有統軍長子兀顏延壽，直至演武亭上稟道：『父親一面整點大軍，孩兒先帶數員猛將，會集太眞駙馬李金吾將軍，二處軍馬，先到幽州，殺敗這蠻子們八分。待父親來時，甕中捉鼈，一鼓掃清宋兵。不知父親鈞意如何？』兀顏統軍道：『吾兒言見得是。與汝突騎五千，精兵二萬，就做先鋒，卽便會同太眞駙馬李金吾，刻下便行。如有捷音，火速飛報。』小將軍欣然領了號令，整點三軍，逕奔幽州來。正是萬馬奔馳天地怕，千軍踴躍鬼神愁。畢竟兀顏小將軍怎生搦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